

第五册

春  
明  
外  
史

769





著水恨張

史外明春

冊下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5 7767B

行印局書界世

517460

## 第四十一回 指點畫中人神傳阿堵 紛騰詩外事典出何家



這

時講臺上，新添了一架折的屏風，隔了講臺一小角。華醉美引他到了講臺邊，便對那女孩道：「王三姑娘，你到那屏風裏去脫衣服。」王三姑娘鼻子裏哼了一聲，就走上講臺，進屏風裏面去了。於是講臺下的男學生，有彼此作個鬼臉的，有對着笑一笑的，有低着頭和同坐人輕輕說話的。但是這卻是一兩分鐘的工夫，以後大家不約而同的望着講臺上，看他怎樣出來。誰知那王三姑娘走進圍屏去，好像有半天的工夫，還沒有看見出來，學生都等得有些不耐煩。華醉美背着兩隻手在圍屏外，走來走去，他見三姑娘還沒有出來，便也探過頭去一望。那三姑娘的衣服，全解了鈕扣，披在身上。赤着一雙雪白的腳，踏着鞋子，站在地下，他看見華醉美將身子一閃，把衣服又掩了一掩。華醉美將手表一看，說道：「脫下！又去五分鐘了。」三姑娘慢慢騰騰的脫下右邊衫袖，露出一隻手胳膊來，把衣服脫下了，可是胸前前還繫了一個大紅兜肚。知道也是留不住，低着頭把兜肚解了。華醉美見他慢慢的，索性自己也走進圍屏來，把腳微微一頓，皺着眉道：「快點噯。王三姑娘死勁兒的板着面孔，兩手撫摸着腰。」華醉美道：「解開頭髮，解開頭髮！」王三姑娘，這倒不猶豫，將辮子解了，頭髮分披在肩上。這時華醉美恍惚聽見有嗤嗤之聲，又走出圍屏外。王三姑娘隔着問道：「華先生，下衣也脫嗎？」華醉美道：「我不是早和你說了嗎？還問什麼？」王三姑娘依舊撫摸着腰，呆立了一會。華醉美道：「快點噯！」王三姑娘逼得沒有法，輕輕的隔着圍屏道：「脫了。」華醉美道：「你出來。」王三姑娘低頭一看，渾身這副樣子，打圍屏縫裏往外一看，見有這些個人，身上一陣發熱，人都慌了。華醉美見他老不出來，沒有法子，就把圍屏一折，疊在一處，放到一邊，立時雪搏玉刻也似的一個女像，站在講臺之上，比那圖畫上的自由神只差兩個肉翅膀罷了。王三姑娘這時像喝醉了酒一樣，垂着頭，用牙齒咬着嘴唇皮，兩手交叉的垂下去，兩隻腿不由的緊緊地夾住。臺下

的男學生，瞪着兩隻眼睛，像荔枝一般，都看呆了。女學生的面孔，一個個都生了一團紅暈，只好把頭半低着，向着桌子，卻把眼睛皮擡起來，眼珠朝他瞪了兩眼。有幾個調皮的男學生，故意回過頭來看女學生。這一個看那一個，卻無緣無故，乾咳嗽兩聲。彼此一對面，作一個鬼臉，女學生又羞又氣，把臉都緋得鐵緊。有幾個開通些的，以為愈害臊，男學生愈搗鬼，索性也像男生一樣，睜眼望着講臺上的模特兒。這時，講臺下怎麼樣鬧，華醉美他也不知道，他正在用手扶着王三姑娘的胳膊，叫他站在臺口上來，鞋子也不踏了，光着一雙腳，就站在臺板上。華醉美把王三姑娘的左手，扶着給他撐上了腰。將他右手舉起，作個半月形。伸開手掌，扶着鬢角。然後把兩隻手扶着王三姑娘的腰，叫他身子望右彎，再又扶着他的頭向左彎。大概做成一個S形的曲線美。華醉美比好了曲線，將王三姑娘散的頭髮，又扶了幾下，披到胸前來，這才走下講臺，正對着王三姑娘看了一看。然後又走遠些，歪着頭，兩邊都看了一看。他笑着說道：對你就是這樣站着。那王三姑娘亦條條無牽掛，站在講臺上，讓一二百隻眼睛飽看，心裏未嘗不難為情。但是把心一橫，只當沒有人，也就不算什麼。這課堂裏的學生，今天嘗一個新鮮，也是很高興，看一筆，畫一筆，都帶着笑容，畫將起來。有幾個愛看曲線美的，都坐在正中第一排。模特兒赤着身子，站在講臺上，正對着他們的臉。他們的臉，對着模特兒也只差三四尺路，有個近視眼，也坐在第一排，戴上眼鏡，仔仔細細的看着畫，因為太用心的原故，極力的去看，偏着頭，眼珠也不轉。手上拿着筆，憑空的懸在半天也不知道下筆。華醉美在課堂上走來走去，監督着男女學生寫生，走到近視眼身邊，問道：你怎麼不畫？近視眼如夢初醒，一看手上的筆，不知道那裏去了？正不知道怎麼好。華醉美一彎腰，卻在模特兒腳下檢了起來，交給他。說道：快畫罷。你離得這樣近，還看不清楚嗎？近視眼心不在焉的，糊裏糊塗的就畫去。後面的男學生看見，大家都抿着嘴笑，有幾個還偷偷兒的瞟女學生幾眼。朱映霞的位子，本和烏淑芬相並，輕輕的對他道：你看這些東西可惡不可惡？他老瞧我們。烏淑芬道：我們畫我們的，不要理他。說時，朱映霞一看他的紙上，已經畫起

了渾身輪廓。便笑着問道：你還畫全身嗎？烏淑芬道：那自然。朱映霞鼓着嘴，搖了一搖頭，說道：我不，我只畫半截。烏淑芬道：不要做聲，我們越說話，他們越看得厲害呢？朱映霞果然就不做聲，只是低着頭畫畫。一點鐘畫完，大家下課堂，那王三姑娘也休息十分鐘，便拿了衣服披在身上。朱映霞和幾個女學生都坐在課堂上沒有出去，便聚在一處說話。王三姑娘一個人站在講臺上，無意思得很，踏着了鞋子，走下講臺來，也想找女學生說話，慢慢的走過來，又不敢十分走近。烏淑芬他最是爽直，走上前迎着他，他笑了一笑。烏淑芬問道：你十幾歲？王三姑娘道：十六歲。那些女學生看見他二人說話，一擁而上，將他團團圍住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就問了他許多話。據他說家裏還有一個母親，一個弟弟，住在西城，離這兒不遠呢。是你們這裏一個王先生，找着我的乾媽，我乾媽給我介紹來的。先是論鐘頭，說是給我一塊錢，一點鐘，我媽和我乾媽都不肯，後來改了三十塊錢一個月，一個禮拜來讓你們畫兩回。聽說你們畫的這個相，很能賣錢，你們真要掙錢呢。這些女學生聽了，都笑起來。朱映霞道：你乾媽還管你的事嗎？烏淑芬聽到他問這句話，就扯扯他的衣襟。王三姑娘倒不在乎似的，說道：怎麼不管啦？我掙的錢，他總要分一股呢。朱映霞心裏恍然，這話問不得，就不再做聲。王三姑娘道：你們畫的呢？給我瞧瞧。他們站着說話的地方，有一張桌子上，斜立着一塊圖畫板，幾個銅釘子，釘着一張畫，大致已經畫起來了。王三姑娘一看，禁不住一笑，回頭對烏淑芬道：我說你們這事真缺。大家萬料不到王三姑娘說出這一句話來，要想用話去駁他時，一刻兒也就想不到相當的話。正好上堂的鐘又響了，大家便散開去，各上各的位子。那華醉美和着一些男學生又都走上堂來。這一個鐘頭，王三姑娘也不像先一次那樣害臊，很痛快的就把衣服脫了。華醉美用手攙扶着他，仍舊比着先前那個姿勢。比好了，他背着兩隻手，依舊在各位學生之後，去看他們動筆。用手指着學生的畫，臉上帶着一點笑容，眼睛望一望模特兒，又望一望畫稿。然後對學生道：那個地方應該隆起些，那個地方應該低凹些，那個地方要曲，那個地方要直。說畢，用手遙指着模特兒身上，一處一處，替學生的畫稿更

正。這些醉心藝術的學生，看見華先生笑嘻嘻地口講而手畫，不懂的地方，經他這樣一點化，都明白了。有幾個學生，畫的得意，低頭近看着畫，擡頭遠看着人，搖着腦袋以為很對，還請華醉美看看。華醉美有批評好的，也有批評不好的。然後對於各人的畫，下一個總結論。說道：人體寫生，僅僅貌似，這像印泥人一樣，有什麼趣味？這裏面很用得着中國畫裏的一個神字，我希望你們不要是一筆畫一筆，最好是對於模特兒渾身，由筆尖下融化出來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要能够傳神。我還要聲明一句，就是週身上下，要筆筆都到，那個地方，也不可忽略的。這些學生高高興興，聽着華醉美講演，又不覺畫了一個鐘頭。臨到下堂，還有幾個人戀戀不捨。這些女學生，大家又在教室外空場子裏去，互相討論。這堂下面，是一堂國文。這教國文的教員，是這裏牛校長特聘的。牛校長所以特聘，又是因金總長特薦的，所以不能不另眼相看。這位教員的國文程度，不能說壞。他是前清的一個老舉人，現在又在公府裏當清客。不過他不知道什麼叫教授法，在古文觀止，文選，東萊博議幾部書上選幾篇文章出來，教學校裏書記一抄，油印一印，這就算講義。上堂的時候，也照着講義念上一遍，就算完事。然後對學生說道：諸位有不懂的，可以來問。說畢，端把椅子放在講臺上，默默的坐着。學生真就去問他時，也是不能了解。譬如人家問道：大塊假我以文章，是什麼意思？他就說：大塊者宇宙也。假者，予也。說完，他一雙眼睛，在大框老花眼鏡裏，望上一翻，對人說道：懂了嗎？學生問也是白問。後來念完了，索性由他去坐着。學生呢，看小說的看小說，投稿的寫稿子。還有些人很忙，老早就預算着在國文堂上寫家信。據學生說：這也是不得已。因為這教員來路太硬，大家是擁戴校長的人，就不能不擁戴這教員。所以不注重分數的學生，就不上這堂課，免得無形中受一點鐘拘束。烏淑芬因為這個緣故，下了寫生課，他就回寄宿舍去。他回去以後，將手上的布傘掛在壁上，猛然擡頭，看見日曆上，有一行字，是今日下午二時，在會館內開旅京學生同鄉會。這行字，就是自己用鋼筆記的，正是怕自己忘記了的意思。他一見，馬上就去問問同鄉何慕貞女士去不去。何慕貞因為他新認識的朋友畢波麗，有

上十天沒有接他來信，心裏掛念得很，又不便寫信去問，很是着急。他知道畢波麗是同鄉會的一個幹事，一定到會的，正好借着這個機會去探探究竟，便道：我沒有打算去。密斯烏去嗎？若是去的話，我可以陪你去走一趟。烏淑芬道：你不去我也不去。何慕貞道：你何必以我爲轉移呢？那末，我就陪你去罷。吃過午飯之後，何慕貞連忙走回房去，攏了一攏剪的短髮。在頭髮上繞了一匝水紅色的束髮絲條。然後擦了一擦粉，換了一件花衣服，在衣服上又灑了一些香水。對着鏡子，先是近看了許多次，再又站遠些，把背向着鏡子，掉過頭來，看了一眼。捨落得好了，然後找了一塊新的手絹，灑上香水，披在脅下鈕扣上。手上拿着一把蔭日傘，這才來找烏淑芬。烏淑芬臉上雖然有幾個麻子，他愛修飾卻和別人有過之無不及。這時他手心上抹着一大塊雪花膏，對着鏡子，正向有麻的地方去擦。回頭一見何慕貞來了，對着鏡子裏的人笑道：飯剛吃完，真快，你就拾落好了。我聽到你說隨便去，還不知道你去不去呢？何慕貞道：我本來要出城買東西，順便去看一看罷。烏淑芬道：那末，你還是主張去的了。他一面說話，一面攏頭擦粉，各事辦妥貼了，已經在三十分鐘以外。何慕貞道：走罷，兩點鐘開會，現在已經是一點三刻了。烏淑芬笑道：你這是不打算去的人，比我還性急些呢。烏淑芬雖然是一句無心的話，說出來了，何慕貞到好像難爲情，低着頭沒有答話。兩個人出了寄宿舍，雇了車子，便一路到會館裏來。開會的地點，就在大廳一邊戲廳裏。學生來有一二百，女學生卻只有七八個人。進門的地方，有幾個招待員，手上拿着傳單，在那裏站着。他們看見女學生遠遠的來了，都二十四分的客氣，帶着笑容迎上前來。烏淑芬穿着淡綠色的褂子，披着粉紅的面紗，遠看很是豔麗。他走在前，何慕貞在後，迎上前來的人，當然先招呼他。招待員先是很高興的走上前，及至走到身邊，見烏淑芬是個麻子，搶上一步，卻去招待何慕貞去了。他先點了一個頭，便用手捲着的傳單，對旁邊桌上一指，笑嘻嘻地道：請簽名。何慕貞簽了名，又一個招待員搶過來，行一個半鞠躬式禮，將手上的傳單，遞了一張給何慕貞。烏淑芬卻是自己簽名，簽了名，自己在桌上一疊傳單裏面，抽了一張。然後和何慕



貞兩人並排走着，一隻手胳膊吊着蔭日傘，一隻手胳膊互相挽着，一同進去。走進戲廳，何慕貞的眼睛像閃電一般，對着人叢裏面看了一週。那戲臺柱子邊，有一個穿綠色長衫的，正是畢波麗，何慕貞看見他，早忍不住微微一笑。心裏想着，畢波麗看見他來了，一定會過來的。不料俄延了十幾分鐘，已經搖鈴開會，畢波麗始終沒有過來。後來有幾個人演說過去了，大家討論會裏的規則，和改選職員，在會場上的人，就自由談起話來。畢波麗坐在那邊一擡頭，正和何慕貞打了一個照面，這不好模糊了，客客氣氣的，和何慕貞點了一個頭。何慕貞想着，也許他避什麼嫌疑，所以當着衆人的面，不和我親近。忽然又一轉想，要在往日，我是可以這樣想，這回他有半個月沒有寫信給我，今天又這樣裝聾作啞，分明是和我決裂了。本來我們只有兩個月和一二十封信的交情，也不算什麼，撒手就撒手罷。不錯，有一回我和密斯脫王在真光看電影，碰見了他，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你就和我惱了嗎？哼！你不理我，我還會理你？板着面孔，再望也不望畢波麗一望。這時戲臺下紛紛舉職員，凡是女學生的熟人都叫着密斯某某，笑着說道：請你擔任一個吧？這幾個女學生，都有人借着事情前來說話。惟有烏淑芬朋友最少，就是有一兩個和他點頭的，也不過是見面禮，並沒有人表示舉他當職員的。烏淑芬心裏一想，這一定因為我是個麻子，所以都疏遠着我。回頭選舉職員揭曉了，女學生裏面就是我一個人落選，那有多們難為情？我不如先走罷。便輕輕的對何慕貞道：會場上一點沒有秩序，決沒有結果，我們走罷。何慕貞見畢波麗不很理他，抵在這裏很沒有意思。而今烏淑芬提倡要走，正合其意，答道：好，我們走罷。兩個人趁着大家在忙亂投票，就悄悄的走了。畢波麗在一邊，都看在眼裏。心想，你幸而只生得有這種漂亮，若是有密斯余那樣漂亮，那還驕傲的得了嗎？他從前看見何慕貞是無處不好，現在心裏有了個余瑞香，早就不把何慕貞放在心裏。況且他有好幾次碰見何慕貞和男學生在一處，更加教他難受。今天對於何慕貞一點兒不客氣，才出了一口惡氣。何慕貞走了，會也散了。這會場裏就有人喊着畢波麗道：密斯脫畢，我們這就到社裏去吧。畢波麗回頭一看，卻是

他荷花新詩社的社友辛文哲，便答道：我這幾天詩興大減，做不出好詩來。對不住，今天我是耍誤卯的了。辛文哲道：好！你不去，那還成？豈不是唐詩裏面取消了李太白的地位。昨天我在秋池週刊上看見你那首失戀之夜，就好，這是成功的作品。畢波麗道：你的詩，也越發進步了。你發表的那篇丁香花下，我讀了一遍，疑心我真在丁香花下呢。他們說得高興，大聲疾呼，就有些人望着他們。他二人更是得意，大談其詩。辛文哲趁機走上戲臺，將頭上的草帽子，取在手上，在空中招了幾招。說道：大家別走！我還有一件事要報告諸位。會場上的人，本來有一部分走出去了，聽他吶喊，又走回來。辛文哲道：我們幾個同志，辦了一個秋池週刊，每禮拜出一期，不可不看！大家見辛文哲走上戲臺，叫住大家，一定有什麼大問題，不料卻是這樣不要緊的事。大家大失所望。那辛文哲洋洋得意，在他帽子裏面，拿出一本薄薄的大冊子，用一隻手舉着，一隻手指着，對大家說道：這就是秋池週刊，裏面有許多好的作品，兄弟也有幾篇，登在上面，很不算壞，歡迎大家批評。這書雖然很好，定價每期只賣大洋三分。他這樣說着，大家面面相覷，以為上了他一個當，沒有人作聲。人叢中倒有一兩下冷巴掌，不知道是誰鼓的。大家借着一聲巴掌，哈哈大笑，一閃的走了。辛文哲見這些人這樣冷酷的表示，很是不高興，悵悵的站在臺上，望着大家走去。畢波麗在臺下說道：密斯脫辛，你不是要到社裏去嗎？時候不早了。畢波麗也是一時想不到話。讓辛文哲下臺，所以隨口的說了出來。辛文哲跳下戲臺來，說道：好極，我們一塊兒走。你剛才說不去，我就不贊成。畢波麗道：我陪你去一趟也可以。不過我六點鐘有一點兒事，我不赴聚餐會，詩做完了，我就走。辛文哲道：那倒可以，走罷。他二人出了會館，就到荷花社來。這荷花社設在一家學校附近公寓裏。裏面本有幾個社員，大家商議着，廚房隔壁那兩間房子，又大又便宜，便把他公賃了過來，用黃紙寫了一張橫匾貼在門上，上面大書荷花社三個字。把學校裏課堂上不要的桌椅搬了幾件，放在裏面。又弄了兩個書架子，各人捐些書，放在上面。這兩間屋子，閒人還不許進去，只有荷花社的社員，可以到裏面去看書看報。這一天，又是他們荷花社雅集的日子。

子，值日員易詩鳴、毛大文二人，上東安市場買了一大包花生仁，一大包倭瓜子，和半兩龍井茶葉，一併提了回來，以便當時烹茶助詩興。到了下午四點鐘，是他們集會的時間，社員陸續而來。到了四點半鐘，值日員易詩鳴說道：「今天大概密斯脫畢和密斯脫辛都要誤卯，我們不必等他罷。」社員麻結緣道：「不等也好，我還要趕回去校對週刊稿子呢。」今天我們做什麼題目？易詩鳴道：「今天一個人做十首小詩，諸位以為如何？」社員杜小甫道：「十首詩太多了，我看只要做得好，倒不必拘首數。若有能够多做的，也不限十首，做二十首也可以。」大家都說：「此話極對。」於是分途動起手來。毛大文拿出一疊裁了的毛光紅格紙，紙後面印着有字，是荷花社特製詩箋。另外還有兩行小註，是此箋只爲謄寫詩稿用的，不得拿去作旁的用途。他用兩個指頭蘸着口水，然後將那紙一張一張的帶揪帶數。數完了，每人給五張。大家拿了詩箋，就各據一張桌子，拿起桌上的筆，打開桌上的墨盒，各自打詩稿子。兩間屋子裏，雖然有十個人，卻一點聲息沒有。那麻結緣右手拿着筆，伸到墨盒子裏去蘸墨，左手伏在桌上撐着腮，卻伸他的小指頭到嘴裏去剔臭牙齒。正剔得入神，後面杜小甫忽然喊起來道：「我知道了！黃金是愛情的魔障呀。」接上喊道：「密斯脫麻，這句怎麼樣？」麻結緣不會提防，被他喊得嚇了一跳。杜小甫拿着那張格子紙，送到麻結緣桌上，復又問道：「你瞧怎樣？」麻結緣是剛才想到了兩句，被他這一打扯，完全給攔回去了。他正沒好氣，便不能講那詩人溫柔敦厚之旨，看了一看，要笑不笑的樣子，說道：「這話也很平常，誰都能說。」杜小甫便有些不耐煩起來。說道：「密斯脫麻，自然是個大詩家，所說的都是別人不能說的。」他口裏說時，眼睛可望着桌上的稿子紙，用手一指稿子上那第一首小詩道：「這時怎樣說？」麻結緣道：「那兒有不妥嗎？」易詩鳴在那邊桌上聽見他們爭吵，便走了過來。麻結緣氣不憤，就把自己的詩遞給易詩鳴看。那詩是：「生下娘胎五件事，吃喝穿衣睡交與戀愛。戀愛好比味之素，戀愛好比醬油醋，各件事裏有了他，就有一點味了。」易詩鳴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意思倒很新鮮。」杜小甫道：「怎麼着？老易你也這樣說。你看他會把個譬方的譬，寫成了比較的比，睡覺寫成了睡交，這還罷了，

戀愛是個喂爾伯，他當了郎用。易詩鳴仔細一看，果然有點錯了。那麻結緣那裏能輸這一口氣？說道：「比較和譬方，我還不知道嗎？寫這個比字，無非是草稿上的省筆。睡覺的覺字，北方念成交字，我們南方人念成手腳的腳，寫睡交正是對了。再說戀愛，分明是個郎，不過也可以當喂爾伯用罷了。毛大文左手抓着把花生仁，右手一粒粒籍着，不住的望嘴裏丟。嘴裏咀嚼着花生仁，帶着說話道：『不吧？胡適之先生說……他一句話沒說完，那杜小甫早就不耐煩，說道：『什麼胡十枝胡九枝？毛大文也不等他說完，說道：『你們共產黨反對胡適之，那是有成見。你瞧，我一提他的名字，你就急了。』杜小甫道：『他值得我反對，安福餘孽，豬仔，臭政客。這幾句話直氣得毛大文手腳冰冷，說道：『你側瞧瞧，他這無法無天的共產黨。當時荷花社社員，不做詩了，大家全離了椅子，站了起來。立刻白色主義一黨，對杜小甫大加攻擊。易詩鳴站在屋子中間擺一個丁字椿。左手插在他那西裝衣袋裏，右手一死勁兒捏着個拳頭，比着姿勢，一伸一縮，一擡一落，他說道：『文學是一樣優美純潔的東西，這中間不應該含有黨見的臭味。』他說在這個當兒，畢波麗和辛文哲正走到院子裏，趕來做詩，一聽到社裏人聲大起，他連忙止了腳。辛文哲輕輕的對畢波麗道：『我們反正誤了卯了，不要進去罷。聽那個口氣，怕又是開什麼會。』畢波麗比辛文哲是更積伶，早回轉身退了出來。辛文哲也跟在後面，說道：『密斯脫畢，上那兒？今天真光換片子，看電影去吧？』畢波麗道：『換片子不是今天，是明天呢？你問別的我不知道，這個我最在行。』辛文哲道：『啊！我想起來了。聽說你有一個戀人，換片子就去，所以你也逢期必到，這事是真的嗎？』彷彿聽見說姓余，漂亮得很，父親還是一個銀行家啦。畢波麗是巴不得他這樣說，卻故意不肯承認，問道：『誰對你說的？』說時，臉上故意裝出笑容來。辛文哲道：『不用人對我說，我看你的詩，常常有什麼寄艾夫妹，那不是指這位密斯余嗎？』畢波麗於是無言可答的樣子，算默認了。二人一路說話，一路走上大街，恰好事有湊巧，有一輛敞篷汽車，由面前拐灣，走得很慢。看見上面有幾位很美麗的女眷，其中有一個女郎，穿了一件杏黃色印度綢旗袍，週圍滾着豆綠的珠瓣，華彩奪目，正是魂夢顛

倒，念念不忘的余瑞香。畢波麗這一見，真覺觸了電一樣，渾身都酥軟起來。那汽車將拐灣兒拐過去，早就風馳電掣，一溜煙似的走了。他心裏想道：這余瑞香，真是天使一般，他若真是我一個戀人，我還有什麼話說？我就爲他死了，也是情願的。可是奇怪，自從我寫了幾封信給他之後，連電影都不來看了，叫我想什麼法子和他接近？想到這裏人都呆了。辛文哲站在一邊問道：密斯脫畢，怎麼了？想什麼心事呀？畢波麗笑道：我有兩個地方要去，不知道上那兒好呢？我們明兒會罷。他癡心妄想的想着，這裏到東安市場去不遠，也許余瑞香是到東安市場去了，反正沒事，何不上東安市場去碰碰看？碰巧再遇見他，多看上一兩眼也是好的。心裏這樣想着，兩隻腳不由自主的，就往東安市場走，走到東安市場，繞了兩個圓圈，那裏看見余瑞香一點影子？自己也覺着自己未免神經過敏，不由得暗笑。剛要出門，頂頭遇見一個穿西裝的漢子，左手上拿着一根溜光滾圓的手杖，向地上一戳一戳的走着。右手挽着一個婦人，長裙，短褂，革履，蓬頭，打扮似乎姨太太女學生之間，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這一系列的主任教員馬攀龍先生。那一個呢，當然是師母，不過畢波麗是知道的，馬先生並沒有太太，家裏只有一個寄住的姨姪女楊花女士，這大概就是楊花女士吧？他且不問那些，取下帽子，共總兒點了一個頭，馬攀龍對於學生向來是很客氣的，畢波麗是個出風頭的學生，他尤其不能怠慢一點，笑着說道：市場裏走走，買書來了嗎？畢波麗順口答應道：買書來了。馬攀龍道：不要走，我們一塊兒到書攤子上望望。我要買幾部古文，你和我挑兩部去。畢波麗回去，本來也沒有事，如今和先生一路走，這也是榮耀的事，掉轉身，倒和馬攀龍一路走着。到了書店裏，馬攀龍叫夥計把韓昌黎、柳宗元、蘇東坡這些人的文集都搬了出來，一部一部的翻着看，隨挑了五六部。畢波麗對於古文這樣東西，向來不很大看見，那裏知道那一部好？他常聽見人說：古文筆法百篇不錯，就挑了一部，遞給馬攀龍道：馬先生，這一部書很好，我近來就常看這一部書。馬攀龍究竟是一個教員，略略知道一些古文的門徑。他將書接過去一看，就扔在擺書的攤子上。畢波麗道：馬先生，這部書，你以爲如何？我近

來對於古文的書，看了也實在不少，總覺太淺了，只够初學的人做做課本，真要研究古文，非得一部適當書不可。這部書雖然只有百篇，包羅萬象，倒也不壞。不可不買。馬攀龍很奇怪的道：什麼古文的選本，還有比這淺的嗎？我們從小在小學裏，就念這種東西，那個時候，沒有什麼好國文課本，先生就把這個來搪塞，以爲這個是再好沒有了。我們既然要研究古文，還是要看一看專集，這種選本，不過初學的人拿去揣摩揣摩筆法，我以爲沒有什麼大用。畢波麗紅着臉，不能作聲，只用眼睛看書架子上標的書籤，像一個找書的樣子。馬攀龍將書挑好了，自拿錢出來會了帳，依着楊花女士的意思，就想去看電影。馬攀龍笑道：你要去呢？就你一個人去罷。我實在不能奉陪。你想我那篇文章，還只得一小半，明日就得交卷，怎樣不要打一個夜工？楊花笑道：那末，我就一個人去了。你可……他因爲這地方可不是家裏，而且面前還站着一個學生呢，他也就沒有望下再說。馬攀龍笑道：你去得了，十一點多鐘，我叫老王拉車來接你。楊花道：那末，我先走一步了，我還得去邀個把朋友一塊兒去呢。說着，他和畢波麗微微笑着點了一個頭，就走了。馬攀龍道：我要回去了，密斯脫畢，要不要到我那裏去談談？畢波麗道：先生不是要回去做文章嗎？我不去打攪了。但不知馬先生又要做一篇什麼大文章，拿到報上去發表嗎？馬攀龍道：不發表的，是一封公函呢。說出這句話，馬攀龍才覺得有些失於檢點，所幸畢波麗也沒有望下再問，就這樣含糊過去了。

## 第四十二回

澈夜搜枯腸文章有價

因時關利數名士無虛



馬

攀龍夾了一大包書，和畢波麗同走出東安市場。畢波麗自回寄宿舍，馬攀龍也自回家裏來。走到書房，將書放下，只見桌上有字條和信，條子是華麗鞋店裏來的帳單。楊女士新定做的兩雙鞋子，共是二十二塊錢，沒有付款呢。將那封信拆開來一看，是庶務處的通知書，說是學校裏借到了

一筆小款子，可以先發五釐，有十四塊錢。馬攀龍算一算，指望了好幾天，還只有這一點子，連付楊女士的鞋錢還不够呢。他因為要趕緊做文章，也沒有工夫去計算這些，就都扔在一邊，便將他白天擬的那封信稿子，依舊拿了出來，自己坐在那張轉椅上，取出一根雪茄，將他燃着，吸了一陣。慢慢的將墨盒打開，慢慢的在筆筒裏抽出一枝筆，慢慢的用筆在墨盒子裏蘸着墨，手雖然不停，心裏卻在那裏想，要怎樣着筆？他想，蒙牛參事介紹我和金士章總長只見了兩回面，他就那樣和我親近，真是難得的事，這兩天索薪既索不到，楊女士又和我提出要求，趕做夏季衣服，不是人家前天送三百塊錢津貼，眼前我真要不得了。昨天我那封道謝的信，雖然做了三個鐘頭，只有一百多個字，實在不能暢所欲言。這樣一比，我才知道人家真有本事，無論什麼事情，他都可以把古文寫出來。我拿着勸學賦這樣一個大題目，會湊不上一千字，糟糕不糟糕？自己這樣想，手上伸在墨盒裏蘸了墨水，竟忘記抽回來，只覺有些叮嚀叮嚀響。擡頭一看，糟了，筆伸在茶杯子裏，把一杯子熱氣騰騰的茶，洗成了墨水。自己好生奇怪，這桌上那來的一杯熱茶，便昂頭對窗子外問道：誰送茶到我屋子裏來的？他家的女僕楊媽答道：剛才我送進去的時候，還問馬先生呢！是吃點心嗎？你說不吃，怎樣進你的屋子，你會不知道呢？馬攀龍聽他這樣說，又彷彿剛才果然有一個人進來，自己彷彿也會說一句什麼，大概一心在做古文，就沒有留心到這些事呢。便擱下那枝筆，另外抽了一枝筆來打草稿。他寫了幾行，自己便念上一遍，念過之後，禁不住提筆就要改。那一篇賦是沒有起頭，單單賦前面的一小篇短序，他翻了許多古文出來，不時的翻着序一種的文字，看低着頭，死命的摹擬那種句調。一會子寫，一會子念，一會子改，一會子又要翻書，雖然只有一個人在書房裏，手忙腳亂，倒弄得十分熱鬧。好容易把小序做完了，稿子上連塗帶改，已經分不出行數，自己便又找了一張完整潔白的紙，清清楚楚的把他謄好。謄好之後，又從頭到尾念了一遍，很覺這實在是妥當了，然後才開始作賦。他心裏想道：平生於賦這樣東西，就沒有什麼研究，平常拿一本四六文看看，無非因句子整齊，字面好看，念到

嘴裏很順口，所以有名的古賦，還記得幾句，而今要作起來，實在覺得費事。第一，肚子裏沒有幾個典，外國故事雖然很知道些，又用不上去。第二，這是要分平仄的，自己對於四聲，還不十分熟悉，恐怕要弄錯。想到這裏，不住的用筆管兒伸到額角邊頭髮裏面去摩擦。躊躇了會子，一想，已經對人家說了，不做怎樣行呢？這樣一想，又在書架上翻出幾部四六文的書，打開看了幾篇，打算套上兩句，作一篇賦的起端，他翻了一翻，見有一篇詩集的序，開頭一句是披蘿帶荔，楚臣幽怨之篇。他覺得這兩句念起來很響亮，便套着寫了兩句，是敦詩說禮，聖人訓子之篇。寫完，自己一念，很順口，提起筆，就在篇字旁邊，圈了幾個密圈。馬攀龍一想，這以下，就該一樣的用十個字，把上句對起來了。可是這十個字，總要渾成一點，才可配得過去。記得人家的春聯上，常有這樣的對子，什麼敦詩說禮，孝弟力田，倘若也用孝弟力田來對，未免太現成了。咳！金總長問我話的時候，我贊成他的主張得了。爲什麼一定還要說做一篇來請教呢？真是找罪受啦。自己埋怨了自己一陣子，沒有辦法，還要硬着頭皮去做。想了一會子，得了下帷讀書四個字，覺得可以對過去。右手拿着筆在墨盒裏蘸墨，左手卻伸開巴掌，在空中撫摩，心裏在描摹下帷讀書之下，應該點出個什麼人？想了一會子，用君子來對聖人，卻很工穩，便又寫君子持身之道六個字。他想一句，湊一句，慢慢的也就湊到十幾句。右手拿着筆，停住不寫，左手依舊伸開五指，在空中撫摩，頭卻不住的微微搖擺，在空中幌成小圈。正在得意忘形之際，只聽一陣敲門響，楊媽打開門來，卻是楊女士看電影回來了。馬攀龍一想，什麼？電影就完場了，這樣夜深了嗎？那楊女士支咯支咯，一陣皮鞋聲，早連響不斷的走了進來。他在院子裏，就說道：傻瓜！今天的電影真好，你又不去看。說時，一掀簾子進來了。他先就笑道：呵！喲！這可了不得，書桌上怎樣堆得亂七八糟呀？成了破書攤子了。說着，便把手裏帶回來的一張說明書和一張傳單，都丟在馬攀龍面前，說道：你瞧瞧！走過來，又奪下馬攀龍手上的筆，給他將筆套兒套上，說道：這樣夜深，別寫了。說着，瞅着他一笑。馬攀龍也是個多情種子，他的戀人這樣柔情婉轉的叫他去安息，那裏有個不動心的？



只是蒙金總長看得起，在教育委員會裏，給他弄上了一個委員，每日坐在家裏，要收三百塊錢的進項，真少有的事。況且他一想，作白話文的人，金總長向來是看不起的。我雖不是白話文裏面的健將，可是也有個小小名兒，我們對他那樣冷嘲熱諷，他偏偏和我很客氣，這個人不能不說他是有肚量的。據金總長說，有幾個學校，他要根本改造一下。校長我是不敢存此奢望，但是教務長或者不難。至低限度，總可以多弄幾點鐘書教一教。有這樣的趨勢，不就此先恭維恭維他，等待何時？要恭維他，第一要迎合那人的心理。他是主張做駢散兼用一路的古文的，我要想和他永久發生關係，這種文字，是不能不常做的呢。他這樣想着，所以咬着牙齒，決意拚一夜的工夫，將這勸學賦，打成一個草稿。楊花女士勸他去睡，他就詳細細細把自己的意思，告訴了楊花。楊花道：你是個反對古文的人，現在要改作古文，自然不能合調。你這樣勉強的做，仔細弄出毛病來呢。馬攀龍道：士爲知己者死，那也說不得了。這句話，不是有女爲悅己者容的一句陪筆嗎？說到這裏，便嬉皮笑臉的，用手指蘸了一點水，對楊花臉上一彈。楊花笑着，一扭身子，笑道：你少和我鬧，我們輩分不同，總不成一個局面，我是回南去的呢，反正我在這裏，也是你幹我的，我幹我的。馬攀龍笑道：你要原諒我，今天沒有陪你去電影，那是不得已。楊花一撇嘴道：我管你呢。他兩隻手按着桌子，把頭一偏。馬攀龍見他這樣嬌嗔的樣子，真不忍再拂逆他的意思了，笑道：我就陪你到房裏去罷，我這篇賦，只好明天交卷了。楊花道：不是我不讓你做，我看你愁眉苦臉的，弄得太吃力，不要做也罷。你要說爲那個三百塊錢的話，不願在金總長那裏失信，拚了我們都少用兩個，不就省出來了嗎？馬攀龍聽了這種話，真比吃了一劑涼藥還要受用，心裏果然也就活動起來，真個把這篇作而未成功的賦把他丟了。可是心裏這麼想，文可以不做，和金士章的關係，可不要脫離了。到了次日下午，他打聽得金士章在賈維新家裏去了。他連忙在書架上翻了一本墨子，帶在身邊，坐了車到買宅來，到了門口，果然看見停着一輛汽車。馬攀龍這裏原是常來的，門房就認得，說道：金總長在這裏呢。那意思阻止馬攀龍進去。馬攀龍會

意，笑道：不要緊，我和金總長也是熟人。說着他逕直就往客廳裏走。一進門，看見賈維新和金士章各躺在一張沙發上，抽着雪茄說閒話，看見他進門，都站了起來，笑着點頭。馬攀龍也在下手一張沙發椅上坐下，卻把手上那本書，放在面前小圓桌上。金士章道：馬君勤學的了不得，出門都帶書，可謂手不釋卷。說時，將那書翻着，一看原來是本墨子。又道：馬君也喜歡研究墨學嗎？子書裏面，我只愛這一部書。馬攀龍笑道：那裏什麼勤學啦？帶在車上看罷了。我是個窮忙的人，向來這樣打經濟算盤的，總長說好笑不好笑？金士章道：這有什麼好笑？我們正應該如此啦。馬君給我做的賦，得了沒有？我的月報，等着發稿子呢。馬攀龍道：這實在對不住總長。金士章錯會了他的意思，以為他不敢發表文言的文章。笑道：你們這些當教員的，真是給學生管服了，將來連自己每餐吃多少飯，還得學生的同意呢。馬攀龍巴不得如此說，他好借雨倒臺，裝着很躊躇的樣子，然後又笑道：總長辦報，人家想登稿子還登不上，那裏會少我一篇稿子？這一期登的頭一篇，是總統做的問心篇，真是千古不磨之論，我一念，就把我一篇腹稿嚇忘了，這篇東西，有人說是總長代擬的，我就……說時，眼睛望着金士章。金士章道：大意是總統擬的文字，卻是我仿造的。馬攀龍道：是呀，那篇文字，爐火純青，我一看就斷定是總長的筆墨，難怪外邊說是總長代擬的。金士章道：這是我們自己人說話，可不要對外人說，而且意思實在是總統的意思。馬攀龍道：總長本來兼總統的祕書，總長和總統代擬，好像和總統自己做的一樣。說時，他一眼看見金士章的雪茄滅了，正要找火柴。自己便在雪茄盒子裏拿了一根，啣在嘴裏，在袋裏取出一個銅匣子，自來火，將機關一捺，火就燃着了。他借這個原故，站起身來，隔着桌子，伸過火去，給金士章燃着了煙，然後才坐下來，將自己抽的雪茄點着。賈維新在一邊看見，覺得馬攀龍過於客氣了，心想，難怪金總長說馬先生恭敬好禮，是個君子人。心裏這樣想着，不覺就望着馬攀龍臉上。馬攀龍被他這一望，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便借故問道：聽到說貴校的學生，鬧風潮，鬧得很厲害，現在怎麼樣了？賈維新道：這個我有辦法，和總長商量好了，就借這點機會，將學風，切實

的整頓一番。誰要鬧就開除誰？要是大家都鬧，全班開除，重新招生。學堂可以不辦，學風不能不整頓。而且我還有一個辦法，請幾個有道法的和尚，到大禮堂上去講經。金士章靠在沙發椅上，對他的話，先是很贊成，腦袋像鐵鎚撞鐘一般，一下一下的向左右搖擺着。忽然一聽到說請和尚講經，就問道：這是什麼意思？賈維新道：我常聽見總長宣示總統辦學的宗旨，儒書爲本，科學應用，佛說助精神，所以我照此行事。但是功課裏面，真加入佛經一門，請兩個和尚在講堂上念經，似乎不方便。我想了一個折衷辦法，單請幾個名僧講經，似乎還使得。這樣一來，對於總統總長一片提倡佛學之心，似乎也體諒得到。金士章笑道：豈有此理？這話那裏是這樣講？維新你辦學的手腕，我很佩服你，講到學問上，你還得用幾年苦工。賈維新想了一個好主意，不料碰了一鼻子灰，滿臉漲得通紅，說道：講經這樣事，我想也是研究學問的事情，未嘗不可辦。金士章用三個指頭，在嘴唇上面，左右分別的撫摩着短鬍子，微微的笑。馬攀龍總算是解事的，連忙插上一句道：維新兄，我聽得說你在做公債生意，還好嗎？這句話一問，馬攀龍是好意，不料嚇得賈維新勃然變色。馬攀龍也慌了，不知道這句話，何以問不得？金士章便對賈維新道：你說沒有做公債買賣，怎樣攀龍也知道了？馬攀龍這才明白，他做公債生意，原是瞞着金總長的。至何以要瞞着他卻不知道。這時又只好再爲他解脫，便說道：我原也不知道，只聽人家這樣說。我想這話也靠不住。金士章道：做公債生意，那是不要緊，不過我聽見好幾個人說，牛斗橫他也幹這個，本錢就是學堂裏的公款。維新若也是一樣，你想，這要賺了錢呢，那不成問題，設若把學校裏的公款，蝕本蝕掉了，那怎麼辦？我現在到底做了官，總比諸位的境遇好些。可是我依然一片青氈，幾間老屋，我行我素，不做一點意外的事，不想發一點意外的財。有許多人勸我做公債，我都不幹，何況你們呢？一篇話，說得賈維新默然。馬攀龍道：不要緊，蝕不了本啦。我看見報上登着，天天說九六飛漲呢。金士章笑道：你這是外行話了。不是公債看漲，大家就掙錢的。這要是長貨的，銀子才會在銀號裏漲水，若是虧貨的，就天天要賠本。公債越漲，他越賠得凶呢。這裏面的利弊，

一言難盡，書呆子那裏幹得？馬攀龍道：聽總長所說，總長也是內行呢。這句話，也就平淡無奇，金士章聽了，卻弄得吃了啞藥一般，解答不出來。搭訕着他手上的雪茄，放在瓷器煙斗上敲烟灰。馬攀龍不料今日這樣不會說話，動輒得咎，也是默然。於是三個人，都躺在沙發上抽煙，只是把兩隻腿來搖曳着。還是金士章會轉身，拿起馬攀龍放在桌上的墨子，看了一看，然後笑說道：這部書，現在研究的倒還多。其實是幾個哲學教員，對這部書說了兩句好話，所以都要看看。若說對這個真能研究一點學問出來，那有幾個呢？起居飲食，要講究時髦，讀書未嘗不要講時髦。馬攀龍道：正是這樣，從前我是最愛看子書的，自從這些青年後生之輩，研究哲學，以爲時髦，我就懶看得這些書了。卻是有一樣書，大家看我也看，而且我還要先睹爲快。說到這裏，便問賈維新道：你猜是什麼書？賈維新便猜了幾樣，馬攀龍都說不對。金士章也說了幾部書，也沒有猜着，倒是馬攀龍自己說救來了，就是金士章編的古道雜誌。說出來又問賈維新道：維新兄，你想除了金總長編的古道雜誌，還有那部書，配說風行一時呢？文章呢？那還是人家能够模仿的。只有他那種大公無我的主張，和獨具隻眼的見識，真是救世的良藥。賈維新道：這話極對，我無論走到那一位朋友家去，總可以在他書桌上，看見古道雜誌。說起我還想起一個笑話，我們有一位同鄉，除了和朋友告貸以外，就是當當過日子。有一天也和人家借了一毛錢，他想買幾個饅頭，充一頓午飯。後來一想，今天是古道出版的日子，他就餓了一餐，省了錢來買了古道雜誌。我這時才知道總長這一枝筆，可真讓羣生顛倒。這一篇話，說得金士章心癢難抓，快活極了。這才把剛才做公債的那一段公案，被賈維新蓋了過去。談了一會，金士章先走了。賈維新埋怨馬攀龍道：你這人怎麼這樣粗心？做公債的話，那裏能在他面前說？馬攀龍道：我先不知道你們是挪公款做的，若是知道，我就不會說了。賈維新道：我還要緊，自己沒有把握，早就休手。只有牛斗橫，他越賠越要望下做，現在已經虧空九千以上。馬攀龍一伸舌頭道：好傢伙！虧了許多，將來怎樣辦？但是你和牛斗橫向來不懂經濟學，怎樣做起公債買賣來？賈維新道：咳！不要談起，

總而言之，好吃小便宜的上大當。馬攀龍笑道：好吃小便宜的上大當，這句話，很有意思，這一段故事，一定有趣的，何妨講給我聽，讓我長一長見識？賈維新身子向後一仰，靠在沙發椅上，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說起來話長呢。牛斗橫家裏，不是有一位坐馬車的客，我們都碰過好幾回嗎？這位外號冲天砲，在京沒有別事，專門就做公債買賣，他和我們談起話來，總勸我們做公債，據他說，北京公債大漲落，權操在財政部稅務司，他願意還那項公債的本息，那項公債就要漲了。這位冲天砲，在這裏面，有許多熟人，可以得風氣之先。公債還沒漲，我們就先買，每回大買賣，這不是有把握嗎？公債小漲落，卻根據上海的行市做。這冲天砲他又有一個小團體，每天花幾百塊錢的電報費，請好幾個人，在上海打加急密電到北京來，報告上海行市。他們得的消息，總在普通買賣家之先，這每天的買賣，不是又有把握嗎？馬攀龍道：這樣說，那你們豈不是十拿九穩賺錢？怎麼又蝕了本呢？賈維新道：我們也是這樣說啊。但是我們沒有幹過，不敢放手做去，每人只拿出五百塊錢，各做一萬九六。馬攀龍道：這我又不懂了，怎樣做一萬塊錢的公債，只要五百塊錢的本錢？賈維新道：這不算本錢，叫做保證金。馬攀龍搔着頭皮笑道：這我越發糊塗死了，怎樣又不要本錢？鼓兒詞上說的不要本錢的買賣，可不是好生意呀。賈維新道：這也難怪你不懂，曲折多着呢。公債生意，本來分兩種，一種是現貨，一種是期貨。現貨呢，那是不成問題的。譬方九六是值三六的行市，你出三百六十塊錢，就可以買一千。期貨不是這樣，一月一結帳的，我做的就是這種。我們交出五百塊錢保證金出去，就可以在交易所裏做一萬塊錢的買賣。譬如九六行市是三六二五，我在交易所裏買進一萬，他就和我記上一筆。若是明天漲到三六三零，我就賺了五十塊錢，他也在簿子上記一筆。我那五百塊錢保證金，就變成五百五十塊了。反過來說，三六二五的行市，我賣出去一萬，馬攀龍道：你沒有買進來，那裏有得賣出去呢？賈維新道：原是一句話，讓他記在帳上罷了，那裏要有公債才能賣？這一時若是行市漲到三六三零，我就蝕了五十塊錢，那五百塊保證金，就只剩四百五十塊了。馬攀龍用手扶着頭，偏着想了一想，昂頭

一笑道：「呵！這就是買空賣空啦。」賈維新道：「對了。馬攀龍道：這樣說來，大家憑一句話分輸贏，豈不像賭錢一樣？」維新道：「做公債買賣，就像打撲克押寶一樣，憑心血賺錢，雖不是賭，也就和賭差不多了。」馬攀龍道：「我又想起一件事。你剛才說，五百塊錢保證金，可以做一萬公債。譬如你買的時候，值三千五百塊錢，一萬，將來若要跌到值三千塊錢，一萬，你的保證金不是全去了貨嗎？」賈維新拍手道：「對了，你明白了。」馬攀龍道：「設若再跌下去呢？一直跌到二千八二千七，那怎樣辦？」賈維新道：「怎樣辦呢？除了保證金，你還得補出來呀。照你所說，三五市價買的，跌到二七，你守不住，又賣出去。那末，除了五百塊錢保證金，在帳上書消，還得找出三百塊錢來。所以公債大漲大跌，你做五百塊錢買賣，往往弄得要賠出兩三千。有些做大買賣的，到了這時，逃走的有了，吊頸的也有了，我們先那裏知道有這樣的厲害？只是弄得好玩，打算發小財。先是我，和牛斗橫在三五幾的時候，各拋出一萬九六，後來跌到三四幾的時候，我們收進，各賺了六七百塊錢。大家都喜歡的了不得，以為我們靠沖天砲的消息靈通，一定賺錢的。前不多天，沖天砲來告訴我們，說是財政總長祕密的告訴某司長，九六決不付息。他的兩個姨太太，也做公債，是大家曉得的，就在這個時候，拋出五六萬。某司長是不必說，拋出二十多萬。沖天砲他自己，也決計先拋十萬，勸我們也快拋出。說是跟着財政總長走，那有錯的？趁這個時候，外邊還沒有消息，搶先下手，一個禮拜之後，打破了三折，不定賺個三萬五萬呢。」馬攀龍道：「是啦！財政總長告訴司長的話，自然再靠得住沒有。況且連他的姨太太都望外拋，一定公債是要跌價的。慢來，等我來算一算看。一個人說道：若是三五折賣出去，過了一個禮拜，跌到二八折，又買回來，一萬公債可賺七百，十萬公債可以賺七千，二十萬公債，可以賺一萬四。呵呀，了不得。」賈維新道：「我也是照你這樣想，做了兩萬牛斗橫到底膽大些，做了五萬。誰知道財政總長，他是一個辣手。明知道某司長是做公債的，卻裝做不知道。某司長借着外面要求辦理九六公債，和他討一討口風，他就將計就計，故意說九六不付息。他又怕人家不相信，叫他的姨太太，拋出幾萬。這一來，自負機靈鬼的人，都搶

着拋出。他知道外面拋空的多，就勾通幾家大資本家，叫他咬定整理九六有辦法。財政總長一面不否認，一面勾通收買現貨，有多少，收多少。他們這樣收，現貨自然漲價。現貨漲價，期貨豈有個不漲的？於是一天一天的漲了上去，由三折長到四折，由四折又要漲到五折，我們每萬公債就蝕本一千幾。馬攀龍道：做總長的人，用這種倒脫鞋的計，來弄你們的錢，手段果然辣。但是你們都不買進，讓他一人去買，價錢也就擡不起來了。賈維新道：這是不可能的。因為期貨是一月一結帳，叫做交割。到了交割的日子，我先前空口賣出的貨，這時要拿出貨來。但是那裏有呢？你果要買現貨交出來，花四千幾買一萬九六給人，他可只照三千幾一萬的價錢給你。你若賣出十萬，就先要拿四萬多塊錢來買公債，然後將公債換回三萬多塊錢。天下豈有這樣煮了飯炒着吃的事？而且也沒那多本錢。乾脆，你只好買空買回來，一進一出，賠多少，拿出多少。兩個人坐在這裏，談公債談得很有味，忽然旁邊房間裏，一陣電話鈴響，賈維新接着電話一聽，正是牛斗橫打來的電話。牛斗橫在電話裏開頭一句，就是暴徒在學堂裏放火。賈維新問道：真有這事嗎？那還了得！現在火息了沒有？牛斗橫道：放火並沒有成事實，不過他們要到校長室裏來打我，把窗戶桌椅桌凳都打碎了。賈維新道：你沒有挨打嗎？牛斗橫道：我早就跑了，沒有挨打。賈維新道：那也罷！東西讓他打碎，打了又不是我們的東西，就是我們的東西，也有公家來還，你看怎樣？牛斗橫道：打得好極了，我早就望他打呢。賈維新道：這是什麼話？牛斗橫道：你想，我們公債買賣虧空的那筆公款，怎樣的補得起來？現在他既搗毀了校長室，這是真憑實據，我就說有一萬一千塊錢的鈔票被他們搶去了。這錢九千是校款，二千是借款，由你的手交來的，只要你證明一句，金總長沒有不信的，一定可以把這筆校款報銷。那末，我是把身子洗乾淨了，你的虧空，也可填滿了。你看看好不好？你若願意，我在家裏等你，就請你快來，我們好好細商量商量。賈維新聽到有這樣一個好機會，那裏能輕易放過？立刻答應就來。他把電話掛上，就走到客廳告訴馬攀龍，說是接了牛斗橫的電話，學生打黑了臉，帶了手槍，打進校長室，搶了三萬塊錢去。

了，我要去看看。馬攀龍道：那還了得！我們趕快告訴金總長，請他呈明總統，從嚴重辦。咳！這學風真要極力整頓。啊！賈維新無暇和他說話，急急的就要走。馬攀龍看見這個樣子，是不便久留，也就只得回去。他回去之後，一時高興，便打了一個電話給畢波麗。說是圖畫學校起了大風潮，學生搶去了校長五萬塊錢，此外說溜了嘴，又添上許多話，說學堂已是一炬焦土，牛斗橫險些都被燒死了。這個事情，太囂張了，可以請你在因報上鋪張一下。畢波麗在電話裏一一答應了。他本是在因報館送教育消息的訪員，平常可以用因報記者的片子出席學生會，又常常請因報館的副刊編輯牛大風吃飯。牛大風落得偷一天懶，每逢禮拜六，把副刊的地位，讓畢波麗印一天新詩週刊。因此畢波麗和因報館裏的人，混得很熟。當時接了馬攀龍的電話，便走回房去，文不加點做了一篇稿子。稿子做完，雇了一輛人力車，自己坐着車，將稿子親自送到報館裏去。

#### 第四十三回 促膝快談灰心悲獨活 臨風品茗冷眼羨雙修



### 畢

波麗對於新聞界情形，略知一二。知道編輯時，編輯先生是不會客的，他將信丟在收發處，轉身就走。這收發處的對面屋子裏就是廣告部。畢波麗一轉身，看見一位荷花社的社員杜小甫在那裏和一般人說話，好像是要登什麼廣告。畢波麗想道：他有什麼廣告可登呢？我且聽聽看。那辦事的人道：徵婚徵友，那我們卻不管，來了信，我們就放在你質的信箱裏，等你們自己來取。畢波麗一想，這分明是登徵婚的廣告，他不是早已結婚了嗎？心想：人家既然登報徵婚，這當然是秘密的事，我不要撞破人家的秘密，便將身子一閃，閃在沒有燈光的地方。只聽見那杜小甫道：我是替朋友登的廣告，以後也許我朋友自己來取，也許是我來取。那辦事的人道：事關秘密，第二個人來取，那可不行，要請你開一個地點，我們將信轉過去罷。說到這裏，就沒有聽見杜小甫作聲。過了一會兒才聽見他說道：好罷，以後還是我來罷。說完了，就聽見敲銀



元的聲音，似乎已經給了廣告費了。又聽見他說道：七號箱不好，是個單數，改爲十二號罷。畢波麗知道他事已辦完，快要出來，便先走一步。到了次日，他在因報上果然看見一個新登的徵婚廣告：

茲有某君，在某大肄業，才華藻麗，尤工於詩。有著述數種，均已披露各報。茲願覓一二十歲以下中學程度之女子爲偶。如有性格和婉，面貌清秀，願得少年著作家爲終身良伴者，請投函本報十二號信箱，告以真實通信地點，以便訂期晤面。如欲得補助費，則須聲明月需若干。大好因緣，幸弗失之交臂。

畢波麗一看，猜定了這是杜小甫登的廣告。這一來引起他無窮的感慨。他想，人家已經結婚的，還能徵婚，我沒有結婚，連一個戀人都沒有，太平了。畢波麗一想到戀人，不由得就想到余瑞香，心想，我這樣思慕他，他卻一點兒不睬我，難道是鐵打的心腸嗎？我們論起資格來，我是大學生，論起學問來，我在文藝界，也很有一點名。論起品貌來，據我自己對鏡子一看，更覺得丰度翩翩。那末，爲什麼，我不能中選呢？若說是因爲我沒有錢的緣故，像他這樣有新智識的人，不至於吧？自己呆呆的想，一面無精打彩的翻報。他翻來翻去，只見影報副張上有瑞香姊三個字，射入他的眼簾。他心想，這真是無巧不成書，怎麼我想他，就會看見他的名字？仔細一看，是個詩的題目，消夏詩呈瑞香姊，下面是冬青女士的署名。題目後面有幾行小序，大意說，瑞香姊來坐，爲誦法文詩，且譯其意，余樂之。戲爲消夏詩四首，呈瑞香姊，未知西人亦有此意否也？那詩是：

淺淺清泉細細波，晚來風捲滿池荷，綠叢幾點紅如血，新出蓮花正不多。

小院人閒夜語稀，晚風帶露拂羅衣，愛攜小扇瓜棚裏，戲撲流螢上樹飛。  
夜語更闌尚未停，銀河瀉影入中庭，最憐小妹逢人問，那是牽牛織女星。

窗外幽花一半殘，恰餘野竹兩三竿，爲他幾陣黃昏雨，滴碎詩心到夜闌。

畢波麗念了一遍，倒覺得順口，心想，他有會做舊詩的朋友，想必他也贊成舊詩的了。他這樣一想，未免自恨不

會作舊詩。若是會作舊詩，寄個幾十首詩到影報上去登，余瑞香一見，一定要動憐才之意，那時就好接近了。忽然又一想，何必一定要作舊詩呢？我會作短篇小說，何不現身說法，做一篇小說，送到影報登去。這個人送他的舊詩，既然登在影報附張，他一定是看影報附張的。看影報附張，豈有不看小說之理？那末，只要我做得好，自然可以引動他了。自己盤算一番，主意很是不錯，功課也沒有去上，就自己寄宿舍裏，伏案構思，做起小說來。想了一會子，小說的題目，先想到了，乃是他瘋魔了四個大字。在書桌抽屜裏，拿出一疊卷子紙來，先將題目寫上，又在下面署了畢波麗著。然後想一段，寫一段，想一段，不到半天，成績很好，居然寫了三張卷子紙。從這天起，天天無晷無夜的作。三日之後，好容易，把小說做完。數一數，果然有二十多頁。他就搓了三個紙捻子，將書釘上。不過到了這時，自己又躊躇起來，設若小說寄了去，編輯先生不登上，那又怎樣辦呢？他常常看影報，知道這一類的稿子，是歸一個叫楊杏園的編輯管。就找了一張上等八行，另外寫了一張信，寄給楊杏園。在信上極力的將楊杏園恭維了一頓，說是提倡文學，獎勵後進，很可欽佩。不過對於新的文學，短少點，似乎違背潮流。現在特地寄來一篇小說稿子，請你發表，容當到社面謝。信寫好了，畢波麗還怕楊杏園當他是無名著作家，又把他刻着許多頭銜的名片，附一張在信裏，然後在郵政局裏掛號寄到影報館去。楊杏園對於外間的投稿，向來是一束一束帶回家裏去慢慢看的，失落的極少。他接到畢波麗這封信，是掛號的，格外要注意些。他吃過晚飯以後，泡一壺好茶，照例坐在電燈下拆信。拆到畢波麗的這一封信，見了那他瘋魔了一個題目，他就知道內容是言情的小說。恰好抽屜裏面，還有二十三篇未用，湊成這個就是兩打，他就把這稿子，打入了暫不發表之列。再一翻這稿子，又是二十六七頁，每頁三百多字，共總起來有九千字，若是從頭到尾看一遍，要犧牲許多時間，所以連看也不看，就要塞進信封去，放在抽屜裏，預備留有工夫的時候來補看幾頁。正望信封裏塞時，信封裏面，掉出一張名片來。拿起來一看，原來是畢波麗。心想，這人不是在什麼報上做過文章攻擊過我的嗎？這樣一想，

又把稿子抽出來，卻帶出一張八行。他將信看了看，心裏想道：難得難得，新文豪投降了。覺得人家恭維了一陣子，將稿子完全擱下，又不過意，於是抽了一枝紅水筆，蘸着紅水帶點句帶看。看到半頁頭上，點出主人翁來了。那文中說：他由此知道這位美人是徐端香，是B學校裏一個高材生，住在S胡同的東頭。姓名住址都知道了。他把這徐端香三個字，當着大詩家擺倫的名句一般深深的嵌入腦裏。楊杏園覺得徐端香三個字，好像是個熟名字，手按着稿子，沉思了一回。他忽然大悟，想道：對了。徐字他是隱余字，端字他隱瑞字，香字簡直是明說了。這一段小說，是說他和余瑞香一段情史。無論這事有無，這分明是他向對手方表示思慕的，登了出去，我倒做了一個爲甚來由的紅娘了。余瑞香和我雖然只是會過一面，他是李冬青的朋友，他要看見了，還要說我存心和他開玩笑呢？不過我那裏不登，也怕他投到別家報館去，我不妨通知余瑞香一聲。便寫了一封信給李冬青，將畢波麗的小說稿子和信，包在一處，打發車夫送到李冬青家去。意思是要李冬青把這個事轉告余瑞香。李冬青將信一看，他就猜中十之八九，他心想，余瑞香是喜歡打扮得花蝴蝶一般，出入遊戲場所的日子久了，怎能够沒有思慕他的？這個做小說的人，明明說他自己爲余瑞香瘋魔了，恐怕手段還不僅於此而止。當日晚上他想了—想，就在燈下寫了兩封信，一封給楊杏園的，大意說：足見心細，原稿奉還。不過這種事社會上很多，可以一笑置之。密斯余那裏也就不必轉告，省得他作無謂的煩惱。我深知密斯余爲人，人格是很高尚的，這個姓畢的舉動，適足見其無聊罷了。一封信給史科蓮的，大意說：星期日若是無事，請你一個人到舍下來談談。到了次日，他就把兩封信都送到郵筒子裏去了。史科蓮接到這信，他一想，李冬青爲人，是很沉靜的，他叫我一個人去，一定有原故在內，我且不要告訴人，一個人去走一趟。我去一兩個鐘頭就回來，家裏一定可以瞞得過去。到了星期這一天，史科蓮果然一個人到李冬青家裏來。偏是出門，走得匆促，忘記帶零錢。他又不好意思一到李冬青家，就叫人家拿車錢，只好走着。走到長安街，他覺得兩邊的槐樹林子，綠陰陰地，很有意思，便一個人在樹

林子裏走着。走不到幾步路，忽然有一個女子的聲音，在後邊突然說道：「上學啊，小姐。」史科蓮回頭一看，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，身上穿着一件舊藍布長衫，頭上戴着一頂花格子布，一塊瓦的便帽。兩隻耳朵上，還穿着兩個鍍金耳環。看那個樣子，似乎是個女戲子。便隨口答道：「出城去。」那女孩道：「你不雇車？」史科蓮道：「這樹林裏陰涼，走走也很好。」那女孩子道：「對了，我也是這樣說。」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和史科蓮同走。就一見如故的，只管說起來。史科蓮又不好意思不理人家，他說兩三句，也答應一句。心想，這個女孩子，怎樣不認生，也太喜歡說話了。慢慢走着，樹林子快要穿完了，那女孩子忽然說道：「小姐，我在鏡花園，你若到那裏去聽戲，可以找我，我可以帶你到後臺去玩玩。」我叫張金寶，你一問就找着我了。」史科蓮道：「好罷。」那女孩子道：「我今天忘了帶錢出來，請你借幾吊車錢給我？」史科蓮被他一問，倒嚇得心裏卜通一跳，心想，碰着女騙子了。紅着臉半天才說出一句話來，說道：「我身上沒有帶錢。」那女孩子便抽出他脅下的手絹，擦着眼睛，哭喪着臉道：「我媽給我買東西的五吊錢，全丟了，回去要打我呢。」你修好罷，借我幾吊錢罷。」這時史科蓮身上有一塊八毛，都願意給他，無奈真是分文未有。臉上這一陣難為情，比開口問張金寶要錢還不好意思。說道：「我真不說謊，沒有帶錢，你明天上午到我門口去等我，我住在……」那女孩子不等他說完，抽身就走了。史科蓮自負是爽直一流，會弄得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連小胡同都不敢走了，繞着大街走到李冬青家來。這裏他也來熟了，一直就往裏走，走到正中間屋裏，李老太太和方好古，在那裏談天，小麟兒拿着一本小朋友，靠着門看。一隻腳在門檻裏，一隻腳在門外，一隻手還捏着一個小甜瓜呢。李老太太看見，便先說道：「史小姐來了。」李冬青聽見，連忙走出來，讓史科蓮到他屋裏去坐。李冬青看見他臉上紅紅的，額角上還有一點兒汗珠子，問道：「你是走來的嗎？」史科蓮笑道：「走來的。」李冬青笑道：「又充好漢，若是和你表姐在一處，他又罵你嬌揉造作了。」史科蓮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是忘記帶錢出門，不坐車不要緊，還丟了一個大面子。」李冬青臉也一紅，輕輕的笑着問道：「低聲些，碰見什麼了？」史科蓮知道他錯會了意思，便把遇着張

金寶的事說了一遍。李冬青笑道：就是這個事呀，這也不算什麼？方好古隔着壁子，全聽見了，便高着聲音說道：這就巧了，昨天我還碰見這一樣的一回事呢。李冬青也隔着壁子道：舅舅遇到的，也許就是這個張金寶吧？方好古哈哈大笑道：老頭子還是老頭子朋友，張金寶那裏會來找呢？李老太太問道：那末，也有這麼一個長鬍子的人，伸手問人借車錢嗎？方好古道：何嘗不是？昨天下午，我到驟馬市去買一點東西，沒有坐車子，慢慢的在街邊上走着，忽然有一個人在我身邊搶了過去。走過去幾步，他又走了回來。滿臉都是笑容，取下帽子和我點了一個頭。我看他穿着竹布長褂。李冬青隔着屋子笑道：舅舅不用提了，以下我都知道。頭戴一塊瓦的帽子，耳朵上還掛着一雙耳環。方好古笑道：那還不是張金寶？人家外面還套着一件紗馬褂呢，而且頭上戴着博士帽子，鼻子上架着托力克眼鏡，手上還拿着一根的克斯。李冬青道的：克斯是什麼？方好古道：手杖呀，你們不老是這樣說嗎？李冬青笑道：你老人家就說一句土話，說是文明棍得了。又要鬧什麼外國話？把一個斯的克鬧成的克斯。我想，怪呀？那裏又發明一種新裝飾品叫的克斯呢？李冬青不說，也就算了。他一說破，那邊屋子裏李老太太固然是笑了，把那邊屋裏的史科蓮笑得伏在桌子上，簡直擡不起頭來。方好古笑道：說錯一句，這也很平常的事，你瞧，給冬青這樣一形容，我就成了鄉下老頭兒了。李冬青道：我給你老人家鬧着玩呢。你老人家說罷，後來怎樣呢？方好古道：我看他是個斯文人，疑惑他認錯了朋友了，就也和他點了一個頭。他道：老先生，說起來這是不成問題的一件事。李老太太道：這是什麼意思呢？方好古道：我也莫明其妙呀。後來他就說：兄弟現在有一點兒小事，十分困難，想請你老先生幫一個忙。好在爲數不多，只要七八吊錢。這事實是在是，不好意思啓齒，也是出於無奈。我聽了他這一遍話，不料他是一個叫化子。看見他這樣斯文一派，客客氣氣的說話，又不好怎樣拒絕他。他看見我這個猶疑不決的樣子，拿着帽子拱着手，站在一邊笑嘻嘻的，說了個不歇。什麼你老人家好福氣，貴寓在那裏？改日到府奉看。我雖然鼻子裏哼着答應他，礙着面子，怎好一個錢不給在上一摸，掏出四個毛

錢，就都給他了。今天我又在前門碰見他，另外追着一個人要錢，我這才明白，原來他是做這個買賣的。李冬青在裏面屋裏對史科蓮道：你聽見了沒有？這算學了一個乖吧？史科蓮道：這大的北京城裏，奇奇怪怪的事真多，可惜我們不能一樣一樣都遇到，若是全遇到，恐怕比鼓兒詞上說的，都要新鮮了。李冬青扯了一扯他的衣服，便引他到裏邊屋子裏來。這是李冬青的臥房，小小的一間屋子，裏面只擺了幾樣藤竹器，窗戶對着一拐灣的裏院，四圍是白粉牆，斗大院子，一點兒花草沒有，只滿地的青苔。史科蓮道：這地方幽雅極了，談心最好。李冬青道：我正是找你談心。兩人便對面在藤椅子上坐下。李冬青道：你不是要知道新鮮鼓兒詞嗎？我有一樁事告訴你。史科蓮道：什麼事？李冬青皺了一皺眉道：你的令表姐那樣的裝飾，我早就覺得過於一點，人家不過是時髦而已，他卻推陳出新，格外引人注目。史科蓮道：正是這樣。昨天他對我說，做了一件白紡綢的旗袍，很是得意。我心想，這在他也最老實不過呀。一會兒他穿了起來，我才知道和別樣的白紡綢不同。他的週身滾邊，有兩三寸寬。又不是絲辮，乃是請湘繡店裏，用清水絲線，繡了一百隻青蜘蛛，你看這不是過於新奇一點嗎？李冬青道：是啊！就因這個樣子，難免旁人注意。在裝飾上得到人家的注意，決不是什麼尊重的意味，你說是不是？史科蓮連連點頭道：對了！對了！李冬青道：他穿着這種衣服，又喜歡到交際場中走走。雖然他自負甚高，但是不能禁止旁人的議論，而且……李冬青笑了一笑，史科蓮也就會意，同笑了一笑。李冬青說到這裏，就把楊杏園寄來的信和小說稿，都說了一遍。史科蓮道：難得這位楊先生細心，把他這稿子留着沒登，若是登出去了，那要把瑞香姐氣死。你不知道，這個做小說的畢波麗，簡直是個流氓。不知道他怎樣會知道瑞香姐的姓名，天天寫信來，最後寫了一封信來，足夠訂一本書，有二三十頁，說是瑞香姐若不理他，他到塘沽去跳海。這事只有我知道，我就勸他以後一個人決不要上公園遊戲場這些地方去，以免發生意外。李冬青道：這姓畢的，後來沒有別的舉動嗎？史科蓮道：誰知道呢？我沒有問過瑞香姐，他又沒有告訴過我。他和這種人，我敢擔保，那是決不看在眼裏的。他

的心事，我是早已猜着了，只有兩種人，他是羨慕的。第一，在西洋的留學生，未來的青年博士，或者外交界的少年人才出衆的。第二，就是富家公子，又有些學問的，再也尋不出第三種了。李冬青笑道：這又何限定令表姐？這些的女學生，誰不是這樣想呀？但是像他這樣的家庭，第一第二兩種，都不難求，大概是有了人了。史科蓮笑道：我不知道。李冬青道：這又算什麼呢？要你和 he 守秘密。史科蓮道：有是有個人在法國。李冬青道：去了幾年了。史科蓮道：去了兩年了，每月總有兩封信來呢。雖然說是朋友，他們一家，都當做親戚看待呢。李冬青道：廣東人對於歐化，本來得風氣之先，對兒女結婚自由，那本來是不成問題的。史科蓮道：不過太放縱了，也有許多毛病。李冬青道：你這話，是贊成父母也要取些干涉主義，那末，沒有父母的，怎樣呢？史科蓮道：那就靠自己拿定主意了。李冬青笑道：你是沒有父母的，我來問問你，你拿定了主意沒有？史科蓮捏着一個拳頭，舉起來，做出要打李冬青的樣子，笑罵道：你這壞鬼，繞了這麼一個大灣子，原來是套我的話。李冬青道：這有什麼可害臊的？老實說，別人還有家庭，多少有些幫助，你孤苦伶仃，還真得自己拿出一點主意呢。史科蓮被他這句話一提，倒引起一肚皮的心事，歎了一口氣道：目前有一天過一天罷，將來零落到什麼地方，還不知道呢？現在只有一個傻主意，祖母在一天，我跟着混一天，他老人家，若是歸西去了，我就剃了頭髮做姑子去。李冬青道：你這種話，根本不值得一駁。那不得已而做姑子是舊式婦女做的事，現在的女子，一樣可以謀生，遇到什麼困難，要在奮鬥中去求生活，怎樣說起那種討飯無路，靠木偶求生的事？至於剪頭髮，現在是婦女們很普通的事了，剪不剪，那是更不成問題。我是最沒有出息的人了，我在這百無聊賴的時間，還拚命的掙扎，養活一個娘和一個兄弟，你就是一個單人，這還不容易謀生活嗎？史科蓮聽了他這話，心裏大為感動，笑道：我那比你呢？你讀的書，比我認識的字，還要多上幾倍啦。李冬青道：這話我也用不着客氣，當然比你謀生活容易些。但是學問是學來的，不是天生的，你又不是三十四十，就不能趕快求點學問嗎？史科蓮道：一個人要想有自立的本事，那不是一年兩年的事，

在我這種情形之下，來得及嗎？李冬青道：做事要那樣前前後後都想到，那就難了。況且女子謀生活，社會上說你是個弱者，幫忙的要多些，總不至於絕路。再說，你這個時候要謀將來的飯碗，還像我一樣，學這十年窗下的文學不成？自然學一種速成的技術，有個一年兩年，也就成功了。李冬青這一遍話，句句打入史科蓮的心坎，笑着說道：鼓兒詞上說的，與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，真是不錯。從今天起，我丟了書本子，專門去學刺繡和縫紉，你看好不好？李冬青道：你真耐得住性子去學，倒不忙在一天。不過我看你的性情，恐怕不宜於刺繡，莫如學圖畫。他的去路究竟比刺繡寬些，也容易發揮人的天才。史科蓮道：我也很願意學這個，不過真要學得好，日子要遠些。李冬青道：用功的人，有兩年工夫學下來，也就可以成規矩了。你若是願意去，修德女子學校，有一個圖畫專科辦得不壞，我可以替你想法子，免考進去。史科蓮道：要多少錢學費？李冬青道：那也有限，一個學期二三十塊錢。史科蓮這時把他的手絹，鋪在膝蓋上，把兩隻手按着，慢慢的望下撫摩，臉上卻是很沉靜想心事的樣子。好像就能够在這手絹上撫摩出什麼法子來似的。勉強對李冬青笑着說道：也不算多。李冬青知道他的心事，說道：我想你瑞香表姐，手邊的錢倒活動，我一和他說，他必定幫你的忙。史科蓮道：不用，不用，我穿他家的，吃他家的，實在不好意思再花他家的了。況且瑞香姐只有二十塊的月錢，自己都常鬧飢荒呢？李冬青道：我不信，他們老太爺只給他這幾個錢。史科蓮道：你有所不知，闊人家的小姐奶奶正項用途，是用不着拿錢出來的。綢緞店裏有摺子，鞋子店裏有摺子，洋貨店裏有摺子，就是在熟館子裏吃頓飯，也可以記一筆，他們除了看戲看電影，花什麼錢呢？所以家裏並不多給。李冬青也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是不願意用余家的錢。他在親戚家裏住着，似乎就有難言之隱，這會子更叫他為學費的事，去連累親戚，他自然是不肯。自己想了一想，便對史科蓮道：遠久的話呢，我是不敢說。若論目前，二三十塊錢我還可以籌得出來。現在已放暑假，下學期開學的日子，還有兩個多月，也不必忙，到了那個時候，所有的學費書籍費，你到我這裏來拿得了。史科蓮道：天理良心，你苦苦的掙來幾



個錢，撐着這個門戶，就不容易。我怎好意思連累你？我寧可不進學校，決不能要你的苦錢來做學費。李冬青見他說得這樣決斷，不硬硬望下說，便說道：「日子還長呢，過日再說罷。我或者可以和你想一個法子，請那學校裏免除你的學費。」史科蓮道：「這倒可以。不過據我看，恐怕沒有這樣便宜的事。」李冬青道：「那也再說罷了。我們且不要說這些，昨天晚上，下了幾陣大雨，路上的浮土，都已濕透了。今天又天晴，空氣很好，我們何不到北海去玩？」史科蓮從來沒有聽見過李冬青提議出去玩的，而今他先說要到北海，決不能不湊趣。說道：「很好，我就愛他那一水。好久沒去，倒想去看呢。」李冬青和他母親說了，換了一條裙子，兩個人便雇輛車子到北海來。進了大門，走上那道石橋，只見橋底下，一片是綠，重重疊疊的荷葉，遮着不見一點水，好像這一座橋，就架在荷葉上一般。李冬青道：「許久沒來，荷葉就長得這樣茂盛了。」史科蓮道：「無論什麼地方，總要偶然去一回，才覺得耳目一新。若是天天來，就不覺爲奇了。」你說對不對？」李冬青道：「極對，就是交朋友也要這樣。所以古人說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」說着話，走到瓊島的山下，只見那滿山的長草，長得格外蓬勃，而且因爲都在大樹底下，既青且潤，正是昨天晚上被雨洗了，還沒有乾呢。李冬青道：「我們不要坐船過湖，瀟瀾堂那個碼頭上太亂，沿着海東岸，走到北岸去，你看如何？」史科蓮笑道：「只要你走得動，我沒有不贊成的。」兩個議定了，沿着湖岸在槐樹林下走。那偏西的太陽，曬着靠水的一排樹枝，樹的高處，前前後後，都是知了在那裏喳喳地叫。從樹底下看到滿海的荷葉，中間露了一道白水，幾隻畫艇在那裏來往。有一隻小船划到荷葉邊去，折蓮花，驚起一隻水鳥，在荷葉裏飛了出去。李冬青笑着說道：「白水滿時雙鷺下，碧槐高處一蟬吟。」史科蓮道：「你這好像又是作詩。」李冬青道：「不是作詩，是古人的詩，我看着現在的景緻有些像那兩句詩，所以念起來了。」史科蓮道：「我們那姑丈，也會做詩。我看他做起詩來，皺着眉毛在廊檐底下，踱來踱去，口裏不住地哼，比人家管家婆婆算柴米油鹽帳，還要難受，你爲什麼偏愛這？」李冬青笑道：「你要懂得這個好處，恐怕還要讀兩三年書。不過你姑丈是做官的人，而且又有錢，他學這個，是

學不好的，那倒真是找罪受。史料蓮道：照你這樣說，這詩是該窮人學的，闊人沒有分。李冬青道：大概如此吧？說時不覺走到濠濮間的門口。史料蓮道：這裏面很曲折，我們由這裏繞了過去，好不好？李冬青口裏沒有答應出來，腳已經由大道上走去。翻過小小山坡，走到池子水榭邊，賣茶的桌子上，有個人迎面站起來。李冬青一看，卻是楊杏園，笑着點了一個頭。史料蓮和他見面多次了，自然認得，也點了一點頭。李冬青看他坐的桌上，還有一個人，有些像官僚的樣子，彼此並沒有交言，就走過去了。楊杏園看着李冬青的背影，直過那道石橋，過了石橋，李冬青也回頭望了一望。楊杏園同桌的那一個問道：杏園兄，你怎麼認識這兩個女學生？這人是籌捐局裏一個分局長，叫朱傳庚，是楊杏園來自田間的一個同鄉，腦筋十分頑固的，你要說是女朋友，那他就要生出許多議論。楊杏園因此扯了一個謊，隨口答應道：是朋友的家眷。朱傳庚道：現在這些小姐們，都是行動自由，不要家裏長輩領着，就可以出來的，我家裏那些姪女，也是這個樣子。我初次看見，是有些不以爲然，後來一看其他親戚朋友家裏，都是這樣，我也不管了。楊杏園道：你有幾位姪小姐姪少爺？都在讀書嗎？朱傳庚道：各房都有幾個，說起他們讀書，太享福了，有的包車送，有的馬車送，上起學來，路也不用走一步。楊杏園道：像你令兄在外交界上這多年，怎樣汽車也沒有，一輛？朱傳庚道：家用太大了，不敢再加開銷了。況且他雖在外交界多年，不過是守着一個老缺，又沒有大關過，怎樣能和別人打比呢？楊杏園道：聽說庚子年，令兄在外交界上很出一點力。怎樣這一場功勞，就這樣埋沒了？朱傳庚笑道：這就難說。楊杏園見他不願說，心裏想起一樁事，也就不問了，眼睛望着池子裏的水，默然了一會。因問道：朱先生要不要回會館？朱傳庚看他這樣子，是要走了，馬上就要會茶帳。便道：我還要到大家兄那裏去一趟呢，先走一步罷。說着，戴起草帽子，把桌上的煙捲拿了一枝，啣在嘴裏，手上又抓了一把瓜子，便敲着茶壺蓋，要叫夥計算帳。楊杏園攔住道：我還要坐一會兒呢，請便罷。朱傳庚倒真不客氣，拱了一拱手就走了。楊杏園在這裏，又默然坐了一會，覺着一個人坐在這裏無聊得很，不如出去走走罷。會

了茶錢，走出濠濮間，沿着北海東岸直向北走，信步所之，不覺已到五龍亭。只見亭子外面，靠東第一張茶桌上，便是李冬青和史科蓮。李冬青看見，早站了起來，和他微笑點頭。楊杏園走了過去，說道：還沒有走嗎？史科蓮也站起來，微笑一笑，臉上似乎帶着一點兒紅暈。李冬青道：這地方很好，靠着水草，有點意思呢。這裏又有樹陰，請坐一坐。楊杏園和李冬青已經是文字之交了，坐着談談，自然不妨。不過和史科蓮還不十分面熟，心裏覺着還有點受拘束。史科蓮自然也不能默然無聲，便對楊杏園道：請坐。楊杏園身子站在桌子邊，就在他身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。李冬青便斟了一杯茶送了過去，楊杏園伸手一扶，身子起了一起。史科蓮道：據我所知，他兩個人的友誼，大概很深，何以見面還是這樣客氣？這也叫着耳聞不如目見了。李冬青搭訕着喝了一口茶，說道：濠濮間似乎沒有這邊好。楊杏園道：各有不同，那邊是幽靜，這邊是曠爽。李冬青道：楊先生就只和一個朋友來的嗎？楊杏園笑道：我是喜歡一個人出來玩的。今天到北海來，也是一個人，那個朋友是在園裏會到的。李冬青笑道：我剛才和密斯史說，那個人好像一個官。密斯史更說得妙，他說像文明戲裏的老爺。這句話，說得三個人都笑了。李冬青道：我仔細想想，真有些像。楊杏園笑道：你二位說他像演戲的，不知道他就是優伶世家。李冬青道：他不是個官嗎？我們看走了眼了。楊杏園笑道：沒有看走眼，他本是個小老爺，不過祖宗是唱戲的罷了。史科蓮坐在一邊，覺得一言不發，又顯着小家子氣了。也問一句道：唱戲的後代，也有做官的嗎？楊杏園道：怎麼沒有？不但後代作官，本人就可以做官。二位大概知道唱小旦的常小霞，他就是一個參事上行走。還有那個唱老生的徐九勝，還兼着好幾個掛名差事呢。李冬青笑道：這也未免羊頭爛了。楊杏園道：其實呢，官本來就多少幾個戲子，也不見得減少政府的負擔。李冬青道：我的意思，不是那樣說，以為官場中何必要用戲子。楊杏園道：這也無非捧角。你想，滿清時代的階級多嚴？我這位敵同鄉的叔父，他是戲子朱白星的兒子，他在那個時候，就做了候補道了。史科蓮默念着道：朱白星……呵！我想起來了，這不是很有名的人嗎？我們在什麼雜誌上報上，常常看

見提到他。楊杏園抓了幾粒瓜子，放在面前桌子上，然後一粒一粒的嗑着，笑道：這話要說起來，是一段很有趣的逸事。這朱白星和我是個最近的同鄉，因為他們的家庭，說他唱戲，有辱祖先，把他驅逐出境。那個時候，北京有了皮簧班子了，他就一直跑到北京來唱戲，不到兩年工夫，就出了名。後來自己做老板，升到內庭供奉。專和公子王爺來往，就發了財了。做戲那個地方是極注意家譜的。朱白星雖在京唱得像做了京官一樣，他總是怕上不了譜，和家族還時常通信。有一年，他家裏有一個舉人到京裏來會試，他花了整千的銀子，款待那舉人，想借此和家裏人恢復感情。這位舉人先是想走朱白星的路子，弄個翰林進士。偏是朱白星有幾分憨直，沒有和他運動。這舉人受了他的錢，一點不見情，回得家去，寫信將朱白星痛罵一頓，說他唱戲唱得做了宰相，也是一族人的羞恥。朱白星見同族的人有這樣不講交情，以後就在北京娶妻生子，和家裏人斷絕關係，他有兩個兒子，一個依舊讓他唱戲，一個替他捐了個候補道。據朱白星對他兒子說，唱戲不是正業，替國家辦不了什麼事，替祖宗增不了什麼光。還是在讀書上巴結一點功名的爲是。但是本人是個窮漢，現在發了大財，也不可忘本，也把一個人去唱戲。李冬青笑道：這雖然是舊時人物的話，一個唱戲的人，有這樣的見解，也就難得。楊杏園道：所以他死了這多年，人家還是念他，到了兒子手裏，靠着王爺貝子貝勒的交情，他當真就做上一個道台了。後來不知道那一個管閒事的人參了他一本，說他身家不清白。他早也知道這一着是不能免的，老早的就派人回鄉去，和族下一個窮漢商量，在家譜上，彼此對調一下。把鄉下人調着做朱白星的兒子，自己便去填他的缺。等到清室下旨查辦，他把老早刻的家譜呈上，說是朱白星只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回家務農，一個在京唱戲，那裏會鑽出第三個人來？本人不錯姓朱，和朱白星同鄉，但是疏遠極了。清室也明知道是一種把戲，念起朱白星在內庭供奉多年，是一代名伶，不忍難爲他的後代，只要官樣文章可以敷衍過去，也就不問了。所以朱白星的後代，就留下了一支做官的，一支唱戲的。史科蓮道：楊杏園先生怎樣知道得有這樣清楚？楊杏園笑道：做戲文風最壞，

專出不通的秀才。可是戲好，許多有名的戲子，都出在那裏。若是要像太史公一般，做起優伶列傳來，那還要到我們那裏去，找木本水源呢。剛才和我同座的，他的父親，就是和朱白星兒子對調名分的那一位。朱白星兒孫作官，他實在有點功勞，所以他到北京來找朱白星的孫子。李冬青道：有一次去聽戲，有一個四五十歲的生角出臺，密斯余告訴我，那就是朱白星的孫子，大概那是唱戲的那一支下的了。但不知道作官的這一支，又是些什麼官？楊杏園道：有文官，也有武官，說起來，還是二三班的西洋留學生呢。史科蓮見楊杏園坐在這裏說得滔滔不絕，心想，你在這裏陪朋友談話，那邊的朋友，你就扔開不管了，心裏好笑。李冬青未嘗不知道楊杏園有個朋友在那邊，但是他不說走，不能催他走。而於楊杏園呢，他是送走了朱傳庚，才到這邊來的，心裏更是不會想到走了。史科蓮一想，要他走，先得止住他的談鋒，便對李冬青道：在金鰲玉蝀橋，望北海裏邊的景緻，非常之好，到了這邊來，又不過如此了。李冬青道：正是這樣。將來你要上學，應該走這橋上過，你天天可以看一兩趟了。楊杏園道：密斯史，要進那個學校？李冬青便代他答道：打算進修德女子學校學圖畫呢。楊杏園道：很好，不過我聽見說，學費恐怕不便宜。史科蓮聽了這話，立時臉上加了一重憂色，不覺失神歎了一口氣。李冬青對他笑道：你不用着急，等我慢慢的籌劃，這是什麼大事，解決不下來？史科蓮道：我倒不是爲我自己打算，我是替一般沒有錢的人着想，他們都應該做光眼瞎子的了。有錢的人，真是佔便宜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讀書也可以造高深的學問。這樣一說，教育也是不平等的事了。楊杏園道：要說沒有錢的人，趕快要找個職業，倒不在乎求那個高深的學問。但是中學以下的教育，政府是應該盡義務的。現在有許多窮人家的孩子，沒有書讀，這倒是政府的责任。李冬青聽了，楊杏園這一番說話，很是贊成，兩人就由此談到了教育上去。這一個說，應該實行強迫教育，那一個說，不妨試行道爾頓制，他們二人越說越有味，越講越起勁，不知不覺的談了有好多的時候，卻了又把史科蓮攔在一邊了。

## 第四十四回 對影三人夕陽無限好 依山一笛高處不勝寒



史

科蓮在一邊看見，心裏想道：凡是男女朋友，他們若在一處，總是討論學說，爭辯主張，沒有一個說到私事的。自己覺得好像不著痕跡，其實是大深了。像余瑞香表姐他和他的情人，隔着重洋，萬里迢迢，彼此通信，似乎只要說些慰藉的話，也就可以了。可是他們一封信寫上七八十頁紙，無非什麼主張，什麼學說。你贊成我，我也贊成你，稀鬆的了不得，而今再看楊杏園和李冬青那樣客客氣氣的高談學說，正是一樣。大概青年男女的交情到了七八分深的時候，免不了常常相見。相見又不能不矜持一點，就只好借重這一塊學說的招牌，做兩個人相見談話的引子，而且兩個人的目的，既不在此，主張出入，絲毫沒有關係，所以，你贊成我，我也贊成你。史科蓮自以為冷眼旁觀，十分清楚。所以他在一邊，默然不語，反覺得有味，看他們是怎樣一個結果？後來李冬青談得久了，覺得把史科蓮扔在一邊，很不過意，也就常常回轉頭來，問他一兩句。他當然點頭答應，完全同意。坐了一會，那太陽望西偏着，已經只有幾丈高了。史科蓮他是瞞了出來的，便對李冬青說要回去。李冬青以為兩個人同來的，他一個人先走，似乎不妥，說道：我也走罷。楊先生大約還要到貴友那邊去。楊杏園道：我那位朋友早走了，我一個人在這裏，也沒有什麼趣味哩。說時，便掏出錢來，會了茶錢，一路離開五龍亭。依着楊杏園，便要替他們雇船。史科蓮道：我不用過海，我就走這後門出去了。他和李冬青並排走着，楊杏園稍後有兩尺路，說着話，慢慢的走去。楊杏園聽說史科蓮走後門，就和史科蓮李冬青點個頭，說一聲再會，自己一個人走上過海的船去。船到了南岸漪瀾堂，走上岸去，信着腳步向西走。過了迴廊，一帶柳岸，背山面水，很是幽靜。因為這個地方，來往的人少，路上草也深些，水邊的荷葉，直伸到岸上來。岸邊有一株倒着半邊的柳樹，橫立在水面上，恰好擋住西下的太陽，樹陰底下，正有一塊石頭，好像爲着釣魚之人而設。楊

杏園覺得這個地方，很有趣，便坐在石頭上，去聞荷花的清香。水面上的微風吹來，掀動衣袂，很有些詩意。由詩上不覺想到李冬青，心想，要找這樣和婉能文的女子，真是不容易。有時候，他做的詩，十分清麗，我決做不出來。楊杏園坐在這裏，正想得出了神，忽然身後有一個人喊道：楊先生你一人在這裏嗎？楊杏園回頭看時，正是李冬青。笑道：我愛這地方幽靜，坐着看看荷花。李冬青道：難道不怕曬？楊杏園這才醒悟過來，太陽已經偏到柳樹一邊去了，從柳條稀的地方穿了過來，自己整個兒曬在太陽裏面。笑道：剛才坐在這裏，看水面上兩個紅蜻蜓，在那裏點水，就看不見了。李冬青和他說着話，慢慢也走到石頭邊，撐着手上的花布傘，就在楊杏園剛坐的那塊石頭上坐下了。楊杏園道：密斯李怎樣也走到這邊來？李冬青道：我送了密斯史出後門去，我也是由北岸坐船來的。到了這邊，我也愛這西岸幽靜，要在這裏走走。楊杏園道：這個日子還沒有什麼趣味。到了秋天，這山上滿山亂草，灑上落葉，岸邊的楊柳疎了，水裏的荷葉，又還留着一小半，那時夕陽照到這裏來，加上滿草地裏蟲叫，那就很可滌蕩襟懷，消去不少的煩惱。李冬青笑道：楊先生這一遍話，把秋天裏的夕陽晚景，真也形容得出。這是幽人之致，人閒重晚晴。楊杏園笑道：幽人兩個字，不但我不敢當，在北京城裏的人，都不敢當。有幾個幽人住在這勢利場中？李冬青也笑道：不然，古人怎樣說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呢？楊杏園記得隨園詩話中有一段詩話。一個老人說：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一個就解說：不然，天意憐幽草，人閒重晚晴。正和這段談話相似。這正是他讀書有得，所以在不知不覺之間，就隨便的說了出來。覺得生平平章人物，都是持嚴刻的態度，沒有三言兩語，可以說得他死心塌地的。這時李冬青輕描淡寫的說了這樣幾句，他就心悅誠服，完全同意。雖然有人說，情人言語，無一句一字不是好的，但是他不相信這句話。他便對李冬青道：這話自然可以駁倒我所持的論調，但是我也無非是個餬口四方的人，怎樣敢以憔悴京華自命？李冬青笑道：我並不是駁楊先生的論調。楊杏園也怕他誤會了，連忙說道：自然不是駁我。兩個人都這樣忙着更正，倒弄得無話可說。李冬青收起了傘，扶

着石頭，慢慢的走到水邊下，回轉頭來，不覺一笑，對楊杏園道：你看岸上一個影子，水裏一個影子，這正是對影成三人啦。說時，他身子一歪，他怕跌下水去，連忙望後一仰，以便倒在岸上。楊杏園站在身邊，也怕他要跌下水去，搶上前一步，伸手將他一扶，便攙着他拿傘的那隻胳膊。李冬青倒退一步，這才站立住了。當時在百忙中，沒有在意，這會站住了，未免不好意思，兩臉像灌了血一般，直紅到脖子上去。楊杏園見人家不好意思，也大悔孟浪，心想，他若一不諒解，豈不要說我輕薄？自己退了一步，也站着發呆。李冬青抽出鈕扣上的手絹，在身上拂了幾拂，又低頭拂了一拂裙子，笑道：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。楊杏園也笑道：所以孝子不登高，不臨深。兩人說了這樣幾句陳書，才把不好意思的情形，遮掩過去。楊杏園又道：密斯李剛才說對影成三人，我想要上頭是月亮，下面是水，中間是人，這才有趣。李冬青道：月亮下固然是好，但是水面上的斜陽照到人身邊來，卻另有一種趣味。說到這裏，我就要回套楊先生剛才所說的是秋天的斜陽好。金黃色的日光，一面照着平湖淺水，一面照着風林落葉，才是圖畫呢。楊杏園笑道：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。李冬青對於這話，好像沒有聽見，打開他手控的那柄扇子去撲草上飛的一隻小黃蝴蝶。這蝴蝶往南飛，他也往南追，追得不見了，他才算了。楊杏園看見，也從後慢慢跟了來。李冬青扇着扇子道：倒招出我一身的汗，提着手上的傘，將傘尖點着地一步一步望前走，慢慢的已繞過西岸，便對楊杏園道：楊杏園先生也要回寓了吧？楊杏園道：我還在這裏面走走呢。李冬青道：那末，我就先走。說着，他彎腰鞠了一躬，便含着笑容，向大門口走去了。楊杏園望着他的後影，直等不見了，便在路邊一張露椅上坐下了。心想，這樣個年青的人，何以對於一切世事，都這樣十分冷淡？我真不解。他的家庭似乎有一幕不可告人之隱，所以他處處都是強為歡笑的樣子，但是我想他本人身上，總沒有什麼問題，何以也是這樣疎落落的？就以他交的女友而論，人家敬愛他的很多，他卻只和那位孤影伶仃的史科蓮要好，也就可怪。一個人坐在露椅上，發了一會子呆，忽見地下，有些東西移動。定睛仔細看時，並不是什麼東西，原來是太陽落下去。



了，月亮的光，便漸漸亮起來。他坐在的地方，正是一株大槐樹，月亮的光，從樹葉裏穿着落到地下，樹一動，彷彿就有些薄薄的影子，在淺草上爬來爬去。楊杏園擡頭看時，大半輪月亮，正在樹的東邊，月亮邊幾個大一點兒的星，銀光燦爛，正在發亮。藍色的天空，已經變成灰白色了。自己好笑起來，一個人坐在這裏，算什麼意思？起身便望大門口走。走到那石橋，靠在欄杆上，又看了一會荷花，忽然有一個人，伸手撫着他的背，回頭看，卻是華伯平。楊杏園笑道：「祕書老爺，好久不見啦。」華伯平笑道：「大文豪大記者。楊杏園道：你們統一籌備處是個極時髦的機關，薪水照月發的，你這三百六十塊錢的現洋，够花了吧？我們這算什麼？像做針線的女工一般，全靠幾個手指頭，何從大起？」華伯平便拉着他的衣服，說道：「走走！我請你吃晚飯。你兩次找我，沒有遇着，今天算是賠禮。」楊杏園道：「聽說你在別的地方，又弄了兩個掛名差事，真的嗎？」華伯平笑着說道：「你們是乾淨人，不要打聽這樣卑鄙齷齪的事情。走走！」楊杏園道：「怪不得你忙呢，有三個衙門要到，自然沒工夫了。」華伯平道：「除了打四圈，在惠民飯店裏，天去一趟，其餘兩處，十天也不到一回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那末，爲什麼還忙得很？」華伯平道：「除了打四圈，在惠民飯店裏，我是坐不住。早幾天，一吃了飯，就躊躇到那處去玩好，後來熟人一多了，公園遊藝園這些地方，只恨不能分身去應酬。到了晚飯之後，照例是一趟胡同，非到一點鐘後，不能回家。你想，那還有工夫出來找朋友？」楊杏園道：「這樣鬧，不但經濟上受大影響，與衛生也有礙。」華伯平一皺眉道：「這也是沒有法子，你不去，也有人找你。」楊杏園道：「我聽說碧波你也給他弄了一個顧問，是真的嗎？」華伯平道：「是真的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他不過是一個學生，你們的處長，既不認識他，又無聯絡他之必要，給他這樣一個名義作什麼？」華伯平道：「怎麼是名義？一百塊現洋一個月啦。自然不認識他，也不必聯絡他，這完全是我提拔他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你和貴處長一保薦，他就答應了嗎？」華伯平笑道：「這真是笑話。我們敝處的顧問，本來有三四百，也有處長自己請的，也有各處代表硬要的，也有各方面頭等人物薦的。其餘便是和處長跑腿的幾位政客開單密陳的，最後處長就把這一大批的名單，交付一個機要祕書，

繕寫清楚一個等次，由他批准。偏是那時我也在辦公室裏，老總就叫我幫着辦理。楊杏園道：老總又是誰？華伯平笑道：老總就是處長，我們同事這樣說慣了呢。那位機要祕書，繕名單的時候，他卻私自加上四五位去。其實我也不留心，他卻做賊心虛，對我說：這是那個闊人的姪子，那個闊人的大舅，非加上不可，得去和老總說。你何不也加上一個名字，每月至少弄他一百元。我就說：我的名字，怎好加上去呢？那不成了笑話？他說：誰說要你的名字呢？阿貓阿狗，你隨便寫一個得了。我說：亂寫一個也行嗎？他說：亂寫到底差一點，你把你的令親令友開上一個得了。若是在什麼公團裏辦事的，那就更好。我聽他這樣說，一想，碧波近來手頭很窘，他又是什麼文化大同盟的會員，何不把他弄上？因此就開了一個名字，給那位機要祕書，而且說明他的履歷。他欣然答應，就把他寫上名單去了。其初，我還認為未必有效，誰知過了兩天，他真的給我一封聘函，說是已經規定了，每月一百元夫馬費。我拿了這封信去告訴碧波，他還以為我和他開玩笑呢。楊杏園和華伯平兩個人站在石橋欄杆邊說話，忘其所以。直等話說完了，華伯平才重申前請，要楊杏園去吃晚飯。楊杏園道：我原不用得和你客氣，但是到了這時，是我辦事的時候了，我不能再耽擱，你若請我，改為明天罷。華伯平道：這裏的西山，八大處，我只去過一次，你若抽得出工夫來，我們同到八大處去玩一天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這個熱天，爬山有些不合宜。華伯平道：咱們坐轎子。楊杏園道：坐轎遊山，這似乎有些笑話。那種轎子，兩根木槓擡一把藤椅，真有些像江南人擡草廟裏的苦薩。而且上山望後，下山望前，衝也不舒服。華伯平道：那末，不上山，在山腳旅館裏坐坐，好不好？我還有個新朋友，在半山中新蓋一所房子，高興我們可以在那裏借住一宿，第二日一早回家，也不誤事。楊杏園欣然道：好多年沒有在郊外住過了，你果真去，我可以奉陪。華伯平道：我一天到晚沒事，有什麼不去？你明天早飯後在家裏等我，我坐了汽車來邀你。楊杏園道：好，就是這樣辦。就和華伯平分手回家。到了次日，楊杏園起了一個早，把所有的稿子，都預備好了。編稿子的事，就打電話，託了同事的代辦一天。不到十一點鐘，各事都預備妥了，便

催着長班開午飯，這裏飯只吃了一碗，華伯平就走進來了，後而還跟着有吳碧波。楊杏園道：很好，三個人不多不少，你們都吃了飯嗎？華伯平指着吳碧波道：在他寄宿舍大飯廳上吃的飯，居然是一家很齊備的小館子。在北京當大學生，真是最舒服不過的事，什麼都有人替你準備好了。吳碧波道：你很羨慕學生生活，我們換一換地位，如何？華伯平道：無奈人不能當一輩子的學生，若是能當一輩子的學生，誰不願意？他二人在說笑話，楊杏園便趕忙吃飯。吃過飯之後，胡亂洗了一把臉，催着長班沏茶。等茶沏好了，又滾熱非常，各人斟了一茶杯，只端起來沾了一沾嘴唇，便放下來。等不及喝了，三人就忽促出門登車而去。汽車出了阜成門，不一時，便來到鄉下。這汽車經過的馬路，兩面都種着柳樹，雖然也有間斷的地方，卻離不很遠，汽車在綠陰裏面飛跑，清風迎面而來，倒也不覺的熱。馬路的兩邊，人家地裏種着的玉蜀黍和高粱，都有五六尺高，青蒼披離，一望無際。楊杏園道：你看，這種高粱地，真是深密隱蔽，所謂青紗帳起，難免可以藏匪了。吳碧波道：也是去年這時，我在城外進城去，一個人騎着一匹驢子，走到這樣四圍都是高粱的地方，真是要掉着一把汗。楊杏園道：這裏是大路，不斷的人往來，歹人藏不住，不要緊的。吳碧波道：這卻難說呢。我聽見說，是那家一個小姐騎腳踏車進城，路上走脫了伴，把身上的首飾全取下來，埋在一株柳樹兜下，做了暗記號，然後飛跑而去，第二天才坐了汽車來挖取東西。楊杏園笑道：法子倒是好法子，若是果然路上出壞人，他是一個女子，根本上人就是危險品呢，他就沒有料到嗎？華伯平道：大概不很漂亮，自己能保險的。據我想，簡直是個疙疸麻子，有那塊硬保險牌子，他才不怕呢。華伯平一說，都笑了。說起話來，不覺車子已走了二十多里路。西山迎面而起，越看越近。先是看見一排山，漸漸分出崗巒，漸漸看出山上的房屋，漸漸看出山上的樹木，山腳下一座西式樓房，半藏半露在樹影叢中，西山旅館已經在望。一會工夫，汽車過了一道乾河石橋，便停在旅館邊空場裏。這裏倒也停了七八輛汽車，一路挨山腳排着。大家下得車來，就聞着山草野花一股清芬之氣，靜悄悄的，聽得四週深草裏的蟲叫，頓覺耳目爲之一新。走進

旅館門口那個露臺下面來，只見茶座上，除了四五個中國人而外，全是西洋人。犄角上那張桌子，沏了一壺茶，圍坐着七個人，都是矮小個兒，穿着粗料的西裝，噥哩咕嚕說個不歇。楊杏園對華伯平道：討厭得很，我們上那邊去坐罷。說着他便在前走。露臺外面是個敞廳，也擺了兩張桌子。又有幾個穿西裝的矮個兒圍着坐在那裏。華伯平知道楊杏園不願意，便說道：我們既然來了，也不可以不逛逛山，先到山上去走走，回頭再來休息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首先贊成，吳碧波也沒有持異議。三人就在那小花圃裏穿了過去，插上小路。這時路邊下有個穿短衣服的人，在一邊跟着走，對華伯平道：先上那一邊，看竹子，上碧摩崖，這一邊是……楊杏園知道是山腳下領路的，無非藉此弄幾個小錢。便對他一擺手道：這裏我們常來。他聽說沒有希望，回轉身就走了。三個人順着腳步兒走，過了一道石橋，慢慢一步一步走上山，不到幾十步路，大家滿身是汗。吳碧波早站在一棵樹下，把長衫脫了下來。楊杏園華伯平二人，不約而同都脫下了長衫。華伯平笑道：今天這太陽雖不十分厲害，你聽這滿山林的知了叫，正是當午，上山來，可熱得受不了。回去罷！吳碧波一看，這山路漸漸上升，面前就有一個高坡，約有十來丈高。擡頭一看，太陽正在樹頂上。笑着說道：我剛才只走一個小山坡，就接二連三的喘氣，回去也好。說時，華伯平側耳一聽，說道：這是什麼響？這彷彿像是下雨。吳碧波聽着也像，說道：果然。楊杏園走着離開他們幾步，一隻手胳膊搭着長衫，一隻手撐着一棵樹，當着風站住。回過頭笑道：這都不曉得？這是風吹着滿山的樹葉子響。可惜這裏沒有成林的大松樹，若是有被風一吹，你還疑心在海裏呢。吳碧波道：這風很好，我們就在這樹陰底下坐坐。說着，一路走到樹陰下來，大家在草上坐着。這時聽到叮噹叮噹一陣響聲，擡頭一看，不見什麼，只知道那是鈴聲。那鈴聲發生在半山腰裏，慢慢的由上而下走到近處，卻從山坡樹叢裏鑽出幾頭驢子來。驢子前頭一人，戴着草帽，拿着鞭子，正繞着山道，在短樹裏鑽呢。華伯平道：這是一幅好圖畫。楊杏園道：你是在城市裏住慣了的人，一見山林，無處不好。好像鄉下人進城，他走在街上車馬往來，和見了龍王的寶庫一般，樣樣奇

怪了。說話時，那幾頭驢子已經走到身邊。每頭驢子背着兩個大簍子，倒像是不輕。那趕驢子的人，在一邊走着。吳碧波隨便問道：這驢子上是什麼？那人將第一個驢子望懷裏一帶，吆喝一聲，其餘的驢子便都停住了。連忙笑着道：杏兒。吳碧波道：就是山裏的杏兒嗎？那人道：是的，現折的。吳碧波笑着對華伯平楊杏園道：這種新鮮的山果，比城裏的那要好十倍。華伯平便笑着對那人道：鄉下大哥，賣給我們幾個嘗嘗，行不行？那人聽見城裏先生叫了他一聲大哥，歡喜得很。說道：出在咱們山裏呢，不值什麼，還要買呀？說畢，就在第一個驢子背上解下一個附帶的筐，伸手進去，捧了一捧黃澄澄的杏兒出來，說道：送你嘗嘗。華伯平連忙把草帽子翻過來接着。說道：多謝。那人聽了一聲多謝，又捧了一捧來。華伯平見他這樣客氣，倒不好硬受人家的，掏了四個毛錢出來遞給他。那趕驢子的，死也不肯要，說道：就是賣，也不值這些錢呢。說畢，牽了驢子就走了。楊杏園是不大很吃瓜果的，一看這杏兒，有雞蛋大一個，不覺伸手在華伯平帽子裏拿了一個，在身上短衣袋裏，抽出手絹，將杏兒擦了一擦。在手上拿着，就覺有一點清香。咬了一口，甜美異常。一個吃完，不覺又要吃兩個，一連就吃了三個。華伯平吳碧波兩人更不必說，對着帽子吃了個不歇。三個人將杏兒吃完，吳碧波問楊杏園道：如何？楊杏園道：果然好吃。城裏果子裏的，決沒有這種好味。華伯平道：明天你回去，可以做他一篇文章，題目就是在西山大樹陰下披風吃杏子記。楊杏園笑道：好囉唆的題目。華伯平道：不這樣囉唆，那就不時髦了。吳碧波道：不要說了，太陽慢慢偏西了，我們下山去，好好歇歇罷。說着他一面穿長衫，一面在前走，三個人一路走下山來，到了西山旅館，只見那些矮子都已走了。便在階沿上揀了一副座位坐下。茶房過來，便問要吃什麼？華伯平對楊杏園道：餓不餓？吳碧波楊杏園都說不餓。華伯平對茶房道：來一份茶點罷。一會兒工夫，茶房捧了一壺紅茶，兩碟點心來。楊杏園只喝了半杯，兌上牛乳的茶，吃了兩個點心，便躺在藤椅上，閒眺野景。在這時一輛大汽車開到門口，敞地，一共走下來四個人，兩個西洋人，兩個穿西裝的中國婦人。一個婦人有二十多歲，一個卻只十八九歲。這兩個人

的衣服，都是薄紗的，袖口都在脅下，露出兩條溜圓的胳膊。領子是挖着大大一個窟窿，胸前背後，露着兩大塊肉。那二十多歲的婦人，肌色黃黃的，擦了一身的粉。手上拿着帽子，滿頭的髮髻，連耳朵額角，全遮住了，儼如一個鳥窠罩在頭上。那個年紀輕些的，一張長臉，皮膚倒是白些，卻又生了滿臉的雀斑，帽子底下，露出一個半月式的短髮。兩個人穿着又光又瘦的高跟漏花白皮鞋，一扭一扭的，幌着兩隻光胳膊走了進來。兩個西洋人緊緊後跟。走到這露臺底下，那茶房立刻放出極和藹的笑臉，上前歡迎，輕輕的說了一句英文。那西洋人點了一點頭。幾個茶房，七手八腳，張羅座位，就讓這兩男兩女在楊杏園這一桌旁邊坐下。那兩個婦人的粉香，便一陣一陣兀自撲了過來。那西洋人裏面，有個長子，便操着不規則的京話，問那婦人道：汽水？冰其凌？喝汽水，好不好？那大些的婦人笑道：喝一點兒汽水罷。長子西洋人道：吃汽水，很好很好！說着一指年紀輕的婦人問道：你喝汽水，好不好？他手上拿着一柄四五寸長的扇子，打開半邊掩着嘴唇，笑着點了一點頭。那一個西洋人，是個胖子，看見了便和長子一笑。吳碧波在一邊看見，心裏好生不解，這四個人並不是那樣十分親密，當然不是夫婦。而且言語上隔閡很多，又不是像朋友，那兩個西洋人，不懂中國話罷了。就是這兩個婦人，雖然洋氣十足，恐怕也不大懂得英語，怎樣會和西洋人一塊兒來遊西山呢？這真奇極了。他使用低低的聲音，操着家鄉土話問楊杏園道：這兩副角色，究竟是那一路的人，你看得出來嗎？楊杏園道：這有什麼看不出來的？東城一帶，現有一種婦女，專和大飯店裏的茶房聯合一氣，就做這種不正當的洋商貿易。上等的能跳舞，能說外國話，這大概是初出世的雛兒呢。你若是在城裏碰見他們單獨的走着，真當他是一個歐化的閩秀呢。說時，那個年紀大些的婦人，似乎知道這邊有人注意他，不住的向這邊看。吳碧波怕人家知道了，大家就閒談別的事，一會兒工夫，外面進來一個人，看見華伯平，走上前來，請了一個安。華伯平看時，是楊次長的聽差。這楊次長在這西山有一座房屋，就是華伯平要向他借住的那一家。那聽差說道：昨天楊次長吩咐，說是華祕書要到山上來，怕他們不認識，派

聽差今天一清早就來了，好引着上山去。你啦，還是歇一會兒，還是就去。華伯平道：就去罷。便叫茶房開上帳來。華伯平接過來一看，茶點三份，外帶煙捲汽水，共是五塊多。楊杏園對吳碧波一笑道：很公道，和北京飯店的價錢差不多呢。華伯平沒有作聲，掏出七塊錢給他。說道：多的算小帳罷。那茶房只答應了一句是。不像城裏飯酒館的茶房，多少還會說一句謝謝。三個人出了旅館，那聽差早就替他們雇好三乘轎子。楊杏園道：路若是不多，我們就走了上去罷。這轎子並不舒服。吳碧波領教了上山的滋味了，他一聲不響，就上了一乘轎子去。第二個華伯平，也毫不謙遜，坐上轎子去了。楊杏園見大家都坐轎子，自己不能走着跟了上山，也只得坐轎子去。那轎子是一把藤椅，在椅子面前轎槓上，用兩根繩子吊了一塊板，這就是個擱腳的。椅子上面，六根柳條，撐着個藍布棚兒，好像涼粉攤上，那個布單子。三個人都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在半空裏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不覺得笑起來。這轎子上山，一直望楊次長的別墅而來，走的都是小路。轎子一步一步前進，前高後低，坐轎子的正是仰着上去，後來上一個陡些的高坡，人簡直躺在椅子上面。吳碧波嚷了起來道：危險，不要倒下山去吧？轎夫笑道：不要緊，我們一年三百六十天，不知擡過多少人，要都倒出轎來，那還了得。上了這個土坡，半山腰裏，一塊平地，平地上有幾棵大樹，樹底下，一所平頂西式房子，門前一個露臺，有兩個人在露臺底下走上前來相迎，轎子便停了。大家知道這就是楊次長的別墅，一齊下轎。那個引着上山的聽差，便在前引路，進得門來是第一進屋，穿過這一進，上一個土臺，便是一個院子，又是一進屋。前後兩進，絕不相連，倒像是一樓一底一般。屋也是四合院子的形式，不過外加一道遊廊。遊廊的柱子上，被青藤都繞滿了，看不出來。院子右邊，一個大削壁，壁上倒掛着一株松樹，樹上的老藤直垂到院子裏來。左邊遠遠的一座山，是由屋後環抱過來的。這一所屋，可以說是三面環山。這上面的屋子，遊廊突出來一角，成了一個平臺，四面都是短短的碧廊繞着，平臺正中，早已擺了一張石面桌子，一二把躺椅。華伯平三人走進平臺來，躺在椅子上對外一看，直望着面前的山，低到平地去。再一看平原，村

莊樹木，都是一叢一叢的，像玩具一般在地下。再遠些，地下有一層白色的薄霧，就看不清楚了。這種薄霧，浩浩蕩蕩，一直與天相接。在薄霧裏，隱隱的看見黑影子，高低不齊，那就是北京城了。這時聽差把茶煙都預備了，放在桌上，和他們三人打手巾把兒。華伯平睡在躺椅上，兩腳一伸道：「這地方遠近都宜，真是避暑的好地方，主人翁大會享福了。」便問聽差道：「你們貴上一個月來，幾回聽差？」笑道：「一年也許攤不上一回哩。一月那有幾回？」華伯平道：「今年來過嗎？」聽差道：「沒有來過。去年在任上，倒是很來過幾回。」華伯平道：「這就奇了。閒着不來，不閒着倒要來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這有什麼不懂的？政治上的變化，說不定的。有時候有表示消極之必要，不能不到西山走走。下臺了，就應該在城裏應酬奔走。若是政治上的人，下野都到西山來住，那就不必再打算上臺了。」華伯平點頭笑道：「你沒有做官，你倒深知其中三昧。」便問聽差道：「這樣說，這座房子，蓋起來以後，就白放在這裏了。誰看守這屋子？」聽差道：「有一個聽差，一個園丁，還有一個廚子，一共三個人。」華伯平笑道：「這也不啻蓋一所別墅，讓這三人來住了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像這位楊次長，還不算寬，究竟還來住過幾天。許多人在北京做官，到故鄉去蓋園子，一生也不見面一次。所以相傳有這樣兩句詩，蓋得園林爲老計，年年空展畫圖看。」華伯平道：「大概他也知這兩句詩，所以很歡迎他的朋友借住，免得辜負了這一座別墅。」吳碧波道：「我若有錢造這麼一座別墅，我就閉戶讀書，住在山上。」華伯平道：「你沒有錢造別墅，你就這樣說。你要是真造起別墅來，你就不能實行了。」三個人坐在這平臺上，臨風品茗，看山閒話，痛快得很。不覺一會兒工夫，天就晚了。這裏的廚子，因爲主人派人傳話來了，對於這三位客的飯食，好好招待，要下山去買菜，又來不及。只得在附近一個廟裏，與和尚商量了半天，讓了一塊肥臘肉來。又把自己餵的雞，宰了一隻，其餘便是自己園裏的菜蔬和瓜豆。七拼八湊，也弄出上十碗菜來，開晚飯。雞和臘肉罷了，一碗莧菜，一碗油菜，一碗嫩倭瓜，吃了乾淨。華伯平道：「這廚子弄素菜的本事好極了，就是北京城裏好素菜館子裏的菜，也沒有這樣好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你忘記白天吃杏子的那回事嗎？這就是那一樣的道理。」吳碧波端



着一杯漱口水，正向院子外吐水。便問楊杏園道：這裏有河嗎？你聽聽這個流水的聲音。楊杏園走到平臺上來，只見山崖上大半輪明月，照得山影沉沉，樹木隱隱。天上只有幾顆亮星，在樹梢上陪着月亮，天上一點雲也沒有。一片潺潺之聲，卻在天空。楊杏園笑道：這那是水聲？水有在半空中響的嗎？吳碧波道：這難道又是樹葉響？和白天在山口上聽的不可不同。華伯平聽他兩個人在外面說話，也走了出來。側耳一聽，果然聽見一道灘河流水的聲音，在這屋外，像在山腰裏，又像在山頂上。笑道：有了，我明白了。這就是書上說的那個松濤，對不對？一句沒說完，只聽見波浪洶湧之聲，隨風而來。回頭又聽見沙沙之聲，由遠而近，擦着這屋子過去。華伯平道：妙極，這要是在山上住，那裏知道這種景況？三個人漱洗已畢，依舊坐在這平臺上，那月亮離着屋外山頂，也不過一丈來高。在月光之下，近看山光樹影，清幽如夢，遠看山下，雲霧濛濛，不知所在。四圍除了樹木爲風所吹之聲而外，就是這屋的四週，幾頭野蟲，唧唧的叫。楊杏園道：我在此時，只覺得萬念俱寂，想起北京城裏的繁華，真如電影一般。吳碧波道：所以古人作書，都在深山，必定如此，方能够心地乾淨，做得出好文章來。大家正說着，忽聽見一陣吹笛子的聲音，在山上送下來。那調子是梅花三弄，本也很熟的。只是在這深山之中，殘月之下，便覺得有無限淒涼。華伯平道：咦！他只說了一個字，楊杏園和他擺擺手，三個人便都不作聲，坐着悄悄地聽去。一直等笛子吹完，吳碧波道：杏園，我們不要遇了仙家吧？他這一陣笛聲，把我的心都吹動了，酸甜蜜辣，我真說不出是什麼味來。他們說時，聽差正走過來沏茶，華伯平便問道：這山上是什麼地方？聽差道：是一幢廟。華伯平道：這笛子是和尙吹的嗎？聽差道：不是，是一位馮太太吹的，他每天晚上，都要吹一遍。吳碧波道：這位馮太太的老爺，是一個司長嗎？聽差道：對了。吳碧波對楊杏園道：這是一個失戀的傷心人，難怪他這調子，吹得幽怨極了。楊杏園道：你怎樣知道？吳碧波道：他的戀人，嫁給了我們的親戚，我怎樣不知道？華伯平道：胡說！他的戀人，怎樣嫁起人來？吳碧波笑道：不說明白，你不知道。原來他的戀人，一樣的是個女子，不是個男子。楊杏園道：妙極。這是同性戀愛的。

故事。你說，他們是怎麼一段因緣？吳碧波道：這馮太太在北京城裏，本來也是個交際之花。後來不知什麼人介紹，在交際場中，認識了一位施小姐。不到三個月的工夫，兩個人發生了同性戀愛。都說男子漢沒有好人，我們躲開他們，到西山去住罷。馮太太對施小姐說：這還不是辦法，我們要今生今世在一處，除非你不嫁人，我和丈夫離婚。施小姐說：我早就決定不嫁人了，就怕你不能離婚。馮太太說：好好，只要你能這樣的真心，我就去和丈夫離婚。馮太太說了這個話，果然和馮司長提出離婚的條件。馮司長本來是個西洋留學生，對婚姻問題，真是講究戀愛主義的。慨然答應了離婚。他又知道他太太，是和人家發生了同性愛，他的好奇心，戰勝了他的嫉妬心，並且答應離婚以後，每月津貼馮太太一百元的日用。這也算仁至義盡了。楊杏園道：果是仁至義盡，馮太太可以和他保存一部份感情了。吳碧波道：惟其如此，就越發糟了。馮太太當時一鼓作氣的和馮司長離了婚，就和那位施女士同搬到西山來，住在西山什麼地方，我原不知道，說着一指聽差道：他說這笛子是馮太太吹的，那末，就是這裏了。兩個人大概住了兩個月，果然情投意合。後來施小姐常在山上玩，看見西山旅館裏的旅客，男女成雙的居多，他的愛情就不能專一啦。恰好這個時候，敝親在山上養病，遊山遊得認識起來，也發生了愛情。這異性愛的力量，究竟比同性愛的力量大，施小姐就寫了一封信丟在桌上，和馮太太不辭而別，下山結婚去了。馮太太萬不料施小姐是這樣薄情的人，這才知道女子的心，比男子還狠，又悔又恨，真是萬念皆灰，住在山上，連門都不出了。楊杏園道：我若是馮司長，我還接他回去，那才見得他的情深量大。況且馮太太和別人是同性愛，和出山泉水又不很同，自然是墜歡可拾。吳碧波道：馮司長何嘗不是如此？但是馮太太以為丈夫心腸太好，自己卻不好意思見面了。據說那一百元的津貼，他也不要了，以後何以爲繼？真是一個疑問。聽差站在一邊，也聽住了。華伯平問他道：這話對嗎？聽差道：不錯，從前還有一位施小姐，和馮太太同住，後來走了。華伯平道：這馮太太，可說他負人，人家也負他，這兩筆帳在一處，如今都悔起來，也難怪他不下山了。說着，那笛子又吹起

來了也聽不出是什麼調子，只覺嗚嗚咽咽，若繼若續，很是淒楚。楊杏園用手搔着頭髮道：「可憐！我不忍卒聽了。」華伯平笑道：「你向來自負是個多情種子，何不想法救他一救？」楊杏園道：「連他自己丈夫都不能救他呢，何況別人？這時月亮越發斜了，涼透毛髮，楊杏園不覺打一個寒噤，當時笛子也就戛然中止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咦！有什麼變故嗎？」這笛子吹到中間，陡然停止，不像自然的收束。吳碧波道：「你又見神見鬼。」華伯平道：「不然，我也覺得這笛子停得可怪。」吳碧波道：「我想他拿着笛子，一定在風露裏吹，剛才這一陣風我們都受不住，他一定也是受不住，所以不能吹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這話也近情理，但是一個孤孤單單的婦人在深山裏住着，拿着一根笛子，在淡淡的月亮底下，對涼風暗露來吹，這種情景，也就不堪了。」吳碧波笑道：「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」楊杏園道：「王道不外乎人情，人情不外乎天理。你覺得我這話腐敗嗎？」華伯平笑道：「話卻是對的，不過這好像做官的人說的。」楊杏園一想，果然，自己也好笑起來。三個人在月亮底下坐了一會，身上越坐越涼，只得去睡。這裏的牀鋪，都是楊次長預備好了的，乾淨得很。因為大家都要試試山居的風味，各人搬了一張鐵牀，踞了一間屋。三個人在白天走山，已經辛苦了，晚上又談了這久，所以一到牀上就睡着了。楊杏園正睡在興濃之際，忽然聽到有人大叫起來，不覺驚醒。要知為何有人大叫，下回交代。

#### 第四十五回 遠道供山珍百朋相錫 下廚勞素手一飯堪留



卻

說楊杏園從睡夢中驚醒，聽得有人大叫，連忙往上一爬，喊道：「誰？怎麼了？」只聽見吳碧波在院子外道：「哎！這可把我嚇死了。」楊杏園聽說，已經踏着鞋子走了出來，只見吳碧波站在院子裏，便走上前問道：「你看見什麼了？」吳碧波拍着胸口道：「可不是嗎？我因為起來小解，走到這裏，只見一個漆黑一團的東西站在花臺上，我仔細一看，好像一隻貓，倒也不理會。那曉得走近一點，他打了一個胡哨，對着

我直撲過來。我不曾提防，嚇得往後一退，出了一身冷汗。等我喊出來了，他已經飛上峭壁，不見蹤影了，不知道是什麼東西？楊杏園道：只怕是貓頭鷹吧？這種東西，山上很多。他在天要亮的時候，眼睛就慢慢的模糊起來，看不見方向，你瞧，東邊的天腳，已經發現一大塊魚肚色的雲，正是天快要亮了。他站在這花臺上，本來看不見人，你走到面前，他一驚，展開翅膀便飛，所以和你碰上。你說你怕他，其實是他怕你呢。吳碧波道：你這一說，果然對了，怪不得他站在花臺上，極像一隻貓呢。華伯平聽他兩人說話，也醒了。說道：你兩人怎麼起得這樣早？楊杏園道：碧波幾乎被山魘捉了去了，是我從夢中驚醒，用飛劍斬了山魘，救了他的性命。剛才院子裏這一場惡戰，你不知道嗎？華伯平也開門走了出來，口裏說道：你們說些什麼鬼話！擡頭一看，只見天上半明半暗，七八顆亮星排在山頂樹梢之上，楊杏園和吳碧波站在曙色朦朧之中，遠看還看不出面目。華伯平走近前來，又問道：你兩人爲什麼醒得這樣早？吳碧波又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。華伯平道：這也值得驚慌，涼得很，去睡罷。楊杏園道：不要睡，我們走上山頂去看日出，好不好？吳碧波道：走山我怕了，我不去。這裏一個山口，正對着東方，我們就在這裏看，也是一樣。楊杏園道：既然不上山頂，我們還睡一會兒，等天亮了再起來，這時站在院子裏，也沒有意思。說畢，三人各回房去睡。楊杏園本想休息一會兒，就起來的，誰知一閉眼就睡着了。等到醒來，只見玻璃窗上，有一片輝煌五彩的顏色。原來這窗戶外邊，是一架牽牛花，那藤上的葉子，長得堆了起來。綠葉之中，紫的藍的白的牽牛花，開得正是茂盛，牽牛花外，是一株杏子樹，綠葉扶疎，那一個一個的黃杏子，如掛銅鈴子一般，掛滿一樹。那初出的太陽照來，在樹上抹了淡淡的一片金黃色。日光由樹上更射到牽牛花上，又由牽牛花上映到玻璃窗上，就十分好看了。推開窗子，再看樹上草上，露水還沒有乾。一陣清芬之氣，撲面而來，渾身都是爽快的。那聽差見裏面有響聲，知道是楊杏園醒了，便推開門進來，替楊杏園打洗臉水。楊杏園指着窗外的杏樹，問聽差道：那樹是誰家的？聽差道：是這山上廟裏的。楊杏園問道：他那杏子賣不賣？聽差道：怎樣不賣？而且他們當家師

不在這裏，你隨便給小和尚幾個錢，他就賣了。楊杏園便在身上掏了一塊錢，遞給那聽差，說道：你在和尙那裏，隨便和我買些來。聽差接了錢去，趁天氣還早，就摘了許多杏子下來，便找了一個乾淨蒲包，一齊一裝，一刻兒工夫，就拿來了。楊杏園收下，也沒有問他，到了十點鐘，華伯平和吳碧波還都沒醒，楊杏園拍着窗戶道：看日出呀，還不起來嗎？他兩人先後起來，只見日上三竿，都也好笑。這裏的聽差，見客都已起來，掇拾掇拾桌子，便提了一個提盒來。揭開蓋子，裏面是一盤包子和熱燒賣，三大碗八仙麵，便一齊擺在桌上。楊杏園等三人，扶起筷子一吃，居然是城裏口味。楊杏園便問聽差道：這也是你們廚子做的？聽差笑道：那裏做得出來？就是做得出來，也沒有這樣新鮮。華伯平道：那是那裏來的？聽差道：今天是柴總長在山上請客，借的是賈總長的屋子，離我們這兒只一點兒路。他們連點心午飯晚飯都預備好了，趁天亮由城裏搬來的，東西多得很。他們的廚子，和我們這邊是熟人，這些點心是讓過來的。楊杏園道：請的是些什麼人？聽差道：請的一大半是外國人，聽說還要開會呢。楊杏園道：有幾個外國人，是銀行裏的嗎？聽差道：那就不知道。華伯平笑道：你問這話，我明白了，你們新聞記者好厲害，簡直有縫必鑽。楊杏園笑道：你以為我要在聽差口裏，探出老柴請的客呢？其實是因話答話。我要真是個訪員，走到山下去，把汽車號碼一記，回去把本子一對，就知道誰來了，還不用着問呢。華伯平道：這果然是個好法子。楊杏園道：你說是好法子不是？可又不盡然。有一次，于總理的自用汽車，停在丁總長的公館門口，此外還有幾輛汽車，一路停着。有一位訪員，由此經過，他一按靈機，心裏恍然大悟，馬上回去報告，說是于總理在丁總長家裏開會。編輯先生，又嫌光說開會，太空洞了，便加了些作料，說是內容祕密，無從得知。但微聞不出某某數問題。後來一打聽，那裏是于總理到了總長家裏去開會？原來于總理家裏的老媽子，帶了一個小少爺，到了家去玩。你想，要根據汽車號碼，去找新聞，豈不大大失敗？華伯平道：這卻是有興趣的事，可見世上的事，真是加不得一點揣摩。楊杏園道：你剛才說明白了我的用意，以為我猜他們是商量借外債呢？其實要商量借外債，在

政府也是公開的祕密，不用得躲到西山來。依我想，大概是他們商量做買賣。吳碧波道：他們大傢伙，還做買賣嗎？華伯平笑道：怎麼不做買賣？而且做買賣和做官，有連帶的關係。譬如外省禁煙，抓來的煙土，就可以想法子把他變成一種貨物了。早年我們有個同鄉在川邊做官，到了月底發薪水，不發錢，卻照市價用煙土來發薪水。真是做好一點兒差事的，一個月的薪水，有掙整擔煙土的。那個時候，我在漢口，他寄錢來做某項費用，也是土，不是錢。據他來信說，他們因為受了煙土，不得已而經商。經商慣了，倒反要販些煙土來賣。這不是官商相關嗎？楊杏園道：這就叫有土斯有財了。三個人說笑一陣，將點心吃完，就預備下山。華伯平因為楊次長的關係，廚子聽差，一齊賞了十塊錢。聽差就歡天喜地的雇轎子，替楊杏園背着一大包杏子，親送他們下山。昨天來的汽車，本來在山下等着，三個人依舊一車進城。楊杏園巴巴的還把那一包杏子，移到車裏來。吳碧波道：你不是不愛吃水果的嗎？還帶這多杏子回去作什麼？楊杏園道：這杏子很好吃，帶回去留着慢慢解渴罷。路上吳碧波拿了一個吃，楊杏園都不很捨得，笑道：這東西在山上不值什麼，一入北京城，就是山珍，很可貴了。吳碧波道：你太鄙吝了，既然如此，我和伯平開一開量，索性大吃特吃。楊杏園聽說，只好笑着不作聲。汽車進了城，先送楊杏園回家，他們也沒有下車，就走了。楊杏園親自提了一包杏子進家，交給長班胡二，馬上寫了一封信，一併叫他送到李冬青家裏去。胡二拿着東西走出院子去了，又叫他回來，對他說道：你在那裏等一等，若是有回信，你帶回來。胡二道：那末，我就說等回信得了。楊杏園想了一想，說道：不必說罷，你等一等得了。胡二笑道：先生，不說要回信，怎樣好在人家那裏等呢？再不然，我就說請給一個回片罷，要是沒有回信，他們自然拿出來了。楊杏園道：這又是什麼生地方，要什麼回片呢？反覺得不好了，你反正在那裏等一會兒得了。胡二心想，這可是一趟棘手差事，又不便一定和楊杏園怎樣硬挺，只得答應着去了。去了兩個鐘頭，胡二還沒見回來，楊杏園想道：這是怎麼一回事？自己也明知道等人易久，就這樣想着，來去有這樣遠，而且他總要在那裏等一會兒，大概不能就回來，也就

不去管他，自己便去編報館裏的稿子。又過了兩個鐘頭，胡二還不見回來。楊杏園想道：這就是他實在回來晏了，不能說是心理作用了。自己心裏一狐疑，連編稿子都沒有心事，便丟了筆，背着手在院子裏走。一直等到快上燈了，依舊不見胡二的影子。胡二請的夥計正提了一壺開水，走了進來，楊杏園問道：今天沒有別人叫胡二去做事嗎？夥計道：沒有，又喝醉了。他正睡在門房裏哩。楊杏園對於底下人，向來是寬厚的，這時候也忍不住了，頓腳罵道：這東西真誤我的事，可惡！可惡！夥計道：你啦，什麼事？楊杏園道：有一封信，上午我就叫他送出去，你看，到這時候，還在家裏睡覺。夥計道：你說的那一封信用，他早就送去，又回來了。楊杏園道：回信呢？夥計道：他一回來，喝得說話就有些團舌頭，走進門房，就睡了。楊杏園道：你去問問他看，有回信沒有？夥計答應去了一會，拿着一封信進來，楊杏園本來一肚氣，要罵胡二一頓，接了信在手，就先走進房去，點上燈，然後拆開信來看，那信道：

來書並鮮杏百類，均已拜領，謝謝。青係無出息人，近又中暑小病，賞荷之約，恐不克去得暇，請明午至敝廬一談，當表茗相候耳。

青白。

楊杏園將信看了兩遍，自己提筆在信封後面，寫了兩個數目字，放進抽屜裏紙盒子內，靜坐默想了一想，又笑了一笑。一擡頭，只見胡二站在燈光影下，忽然請一個安下去，說道：這回誤了事，真是該死，本來也就不敢喝酒，因為那位李小姐賞了我大半瓶酒，兩碗菜，叫我在門房裏喝，我做着量一喝，就醉了。回來的時候，昏天黑地，就忘了送信進來。楊杏園本來很氣，見他這樣一說，也有所以醉的道理，怒氣就全消了。只罵一句道：有酒就要喝醉的嗎？胡二見楊杏園並沒有發氣的樣子，便放寬了心，說道：那李小姐還賞了一塊錢。楊杏園道：這怎樣好收人家的東西？也不值一塊錢。胡二道：你啦，就不能這樣說。送禮的腳力錢，本來就看主人的面子。這是憑着咱們交情給賞錢，那管東西多少呀？楊杏園笑罵道：你一輩子也不會說話，去罷。胡二答應幾個是，白去了。楊杏園因為遊山回來，本來有些心神不定，這時只聽見隔壁院子裏，人聲鬧成一片，越發文思紊亂，不能做稿子，只得停

了筆，端着一個茶杯，坐在窗戶下出神。偏是外面院子裏那種聲浪，由遠而近，已經叫到這院子裏來。望窗子外一看，卻是徐二先生進來了，後面又跟着兩三個人。他叫道：「杏園、杏園，我照顧你一種買賣。」說時，一腳踏進中間屋子，其餘那幾個人，也一擁而入。楊杏園怕他再闖進裏邊屋子來，便迎了出去，請他們坐下。徐二先生不坐下去，手上掏出一張稿子，交給楊杏園，說道：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送你登去。」楊杏園接過來一看，只見有幾個酒杯那大的字，是皖人歡迎皖賢陳公定國長皖之熱狂，這幾個字，算是一篇新聞的大題目，旁邊密密層層，圈了許多大圈。大題目之後，排列着四五行小題目，什麼陳公治皖之八大方針，陳公入府之五大條陳，明日全體旅京人士之盛會，像這樣如火如荼的話，總有一二十句。楊杏園不和他們糾纏，決定主意，便說道：「這事不歸我管，你還不知嗎？我若託同事的去登，我有些嫌疑。最好你們送到通信社去油印，由他們轉送到報館，那就有人登了。況且你給我，不過是一家報館登，若是送到通信社發出去，家家都有了。」徐二先生道：「這個我何嘗不知道？就怕人家不肯登。」和他同來的人中，有一位高奉鸞，專幹歡迎會這些事的，便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一個省長的新聞，人家怎麼不登？況且陳公又不是默默無聞的人，何至於無人光顧？」楊杏園道：「高先生說的話不錯，你們還是那樣辦好。」徐二先生聽說，也無所可否，卻把楊杏園拉到裏面屋子裏來，閉着眼睛，用嘴就到他耳朵邊，輕輕說道：「明天開歡迎會，你何不去一個？像你這樣的人，陳定老一定要敷衍的，他到了任，至少可以送你一個諮議。」聽說你和他認識，你和他說話的時候，千萬務要把我拉在一處，等我和他多說幾句話。只要他腦筋裏面有了我這樣一個人，那就好了。大大小小，反正我要弄一個事。說畢，和楊杏園作了幾個揖。楊杏園道：「這原是很容易的事，但是我並不認得他，我怎麼去和他說話？」徐二先生道：「不能吧？今年春天，定老請春飲，我看見你屋子裏，還有一封請帖呢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是有這一回事，你好記心。但是這種請春飲的玩意，無非是聯絡同鄉感情的，和同鄉團拜差不多，並不是要彼此有交情，才下帖子的。」徐二先生一拍手道：「那還說什麼呢？有這樣的交情，就好了。」像



我們這樣的人，能够得到這一封請帖，就有相當活動的資格了。楊杏園道：你這是欺人之談了，我常聽見你說你常常和一班同鄉大老，在一處飲酒賦詩，何以獨不認識陳定老？徐二先生道：你有所不知，大老裏面，只有定老一個人抱定和國家做一番事業的心事，其餘嘯傲風月，都是得過且過的人，一點進取的念頭都沒有，所以他們和定老是兩路的人物，飲酒賦詩不帶定老在內。定老既然不很和他們往來，我就也沒機會認識了。楊杏園道：原來如此。你何不叫大老們寫一封薦信給陳定老，比我拉你上前和他說話，那不要勝過百倍嗎？徐二先生道：這倒使得，但是在我一方面，卻不妨雙管齊下，還是請你幫我一點忙。我再請你吃小館子。楊杏園道：你是知道的，這種什麼歡迎會，我從來沒有到過，我若是去，當然可以和你引見引見。徐二先生道：嘿，你還打算不去嗎？你真是一個傻子，現成的機會，把他失落了，以後可不容易得着。楊杏園道：我原沒有算定，也許明天去。徐二先生熱心極了，把他引到外邊屋子裏來，和那同來的人，一塊兒勸他，務必要去，最好是在會場上，能演說一回，那定老就更注意了。楊杏園真也沒有他的法，說道：你說得有理，我明天一定到會，老幹新聞記者，有什麼意思？幹一輩子，還是苦死了，跟着定老出去一趟，撈一筆是一筆，要抵當新聞記者苦幾年哩。徐二先生拍着手笑道：好哇，你想開了。楊杏園道：外面院子裏，像來了許多人，我去看看。說時，借着機會就望外走，徐二先生一班人，也不能不跟了出來。楊杏園見他們出來了，便在外院子裏，踱來踱去。只見大廳上圍着七八個人，突然有一個嚷了起來。說道：今天……我們代表旅京全體同鄉，歡迎新任陳省長……陳公是我們三十萬人之中的一個賢人。心想：這是什麼話？怎麼這裏成了歡迎會？一看那人，穿着夏布長衫，套着紗馬褂，架着大框眼鏡，養着短毛鬍子，擡起一隻手，忽高忽低的比着勢子，兩臉漲得通紅。望下一聽，明白了，原來是在這裏練習明天歡迎會的演說，他說完了一遍，圍着他的人都說道：很好很好，就是這樣不要更改。那人笑道：那末，明天望諸位捧場。說時，進來一個人，拿着草帽子當扇子搖，一路走着，口裏說道：陳定老公館裏好熱鬧，賀客盈門。陳定老拍着我的肩膀，

親叫我幾聲老弟，要我當招待員。我卻情不過，幹了兩個鐘頭，滿身是臭汗，我就溜了。這人叫余廷幹，和楊杏園也認識。他看見楊杏園，說道：恭喜恭喜。手上捧着草帽子作揖。楊杏園道：這是唱戲的話了，何喜可賀？余廷幹道：你指望我不知道呢？老和你有交情。這一回你南下，科長祕書那是不必說，弄得好竟放你去做一個縣知事，豈不是一喜？楊杏園笑道：果然有這樣的資格，還要託你在定老那裏運動運動呢。別的好處是沒有，將來請你吃兩檯花酒罷。余廷幹道：只要你肯南下，這個事，我一定可以在定老那裏設法。你不知道，許多人知道我和定老的關係，都託我在那裏運動差事的，弄得我成了一個包辦差事的。我怕薦了這個，丟了那個，一概敬謝不敏。但是你老哥是同鄉中一個真人才，那又當別論，我一定幫忙的。那些人見他說得神乎其神，馬上陸陸續續的走上前來，把余廷幹包圍起來，和他說話。余廷幹洋洋自得，笑着說道：定老待我，不用提多和氣，所以大家都看得我起。我剛才在那裏出來，碰到江鼎老坐上汽車剛要開走，他問我到那裏去？我說到會館裏去走走。他說也正要出城，硬把我請上他的汽車，送我到會館來，然後他的汽車才開走了。他這個樣子，也無非是看見我和定老太好了。正說着，胡二叫了進來，說道：是那位先生，剛才由天橋坐膠皮車來的，還沒給車錢呢？那個拉車的在門口直嚷，說耽誤了他的買賣，他要加錢呢。余廷幹聽了，兩臉通紅，說道：我出去看看，怎麼一回事？說着，望外就走。楊杏園看見，自走回他那個小院子，長歎了一聲道：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。自己很無意緒的，在院子裏踱了幾個來回。心裏想道：這地方雖還幽靜，究竟住在會館裏，進進出出，少不得和這些小祿蠹來往，實在難堪。論起來，入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，卻不解我住在鮑魚肆裏這久，何以還是格格不入？自己悶悶的，呆想了一會，想出一個傻主意。心想：從前在北京的下場舉子，很多住在和尚廟裏，一過幾年的。我想這種生活，一定也不壞，我何不試一試？轉身一想，也不好。北京廟裏的和尚，據我看來，比俗家還要俗十倍。道泉寺的那個法坡和尚，就是一個好榜樣。去年到他寺裏，不是領教過一回嗎？聽說北城的房子很便宜，不如到北城去實行賃一座房子。

住，索性把南城這些物質文明，離得遠遠的，這些小祿蠹，就永遠不入眼了。主意想定，就計算了一晚搬房子的事。記得西廂記裏，金聖歎作的不亦快哉內，有這樣一條，久欲覓屋別居，與友人共住，而苦無善地。忽一人傳來云，有屋不多，可十餘間，而門臨大河，嘉樹葱然。便與此人共飯畢，試走走看之，都未知屋如何，入門先見空地一片，大可六七畝許，異日瓜菜，不足復慮，不亦快哉。這一句話，正是句句打入心坎中。北城雖有大河，十刹海附近，也就不壞。高高興興，定了這樣一個標準，打算次日起一個早，就到十刹海附近去找房子。不料次早起來，胡二就進來說：有一位李先生打了電話來，說是約楊先生今天下午過去，因為有事，不能在家等候，請楊先生明天再去罷。若是楊先生有工夫，今天十二點鐘以前過去，也可以。楊杏園便埋怨胡二道：當時你怎麼不把我叫醒起來接電話，你知道我要怎樣回答人家呢？胡二道：因為我說一句沒起來，他就告訴了那幾句話。說完了，他就把電話掛上了。我就是來請你起來，也來不及了。楊杏園心想，和他計較，事已過去了，說也無益。忽忽的洗了臉，喝了一口茶，便到李家來。到了門口，小鱗兒手上拿着一包餅乾，一路吃着，要走進去。楊杏園便把他喊住，問道：母親起來了嗎？小鱗兒道：早起來了。我姐姐和他說，若是你上午來了，請你在我家吃飯呢。說着一跳一跳的跑了進去，口裏喊道：姐姐，那個楊先生來了。李冬青在玻璃窗子裏朝外一望，見楊杏園已經走到院子裏，便笑着說道：請客廳裏坐，我就來說。說畢，回轉身，對玻璃櫥上的鏡子，理了一理鬚髮，又牽了一牽衣裳襟角，然後走出來。李老太太戴着一副老花眼鏡，正拿着一張報，坐在正屋裏，映着光在看社會新聞。李冬青對他母親道：媽，那位楊先生來了。李老太太道：我不去了，你去陪他談談罷。李冬青答應，走到客廳裏來。楊杏園本是坐着的，便起身相迎。笑道：密斯李，起來得真早，你打電話給我，我還沒有起來呢。李冬青道：那個時候，有七點了，也不算早。因為過去兩家的一個街坊，新近搬了，電話機還沒有搬走，我在那裏看房子，就順便打了一個電話。楊杏園道：那總算早，這很合乎衛生的原則。我猜密斯李是一定早起寫大字。李冬青笑道：現在不像小時候那樣用功了，那裏

還能那樣勤快？老實說罷，我是早早起來上菜市買菜去。楊杏園道：你們這兒不是有個老媽子嗎？何必自己去？李冬青道：他買的菜不合我們的意，不如自己去。楊杏園笑道：是的，在上海住過家的人，有這種習慣，我覺得人生在世，原不能事事躬親，但是可以不必假手於人的，倒是自己去辦的好，免得不合意。李冬青笑道：這一談，又是什麼主義了？其實照習慣說，那倒是可通的。以上菜市的經驗說起來，凡是太太小姐少奶奶去買菜的大概江蘇浙江人最多，廣東人次之，安徽人又次之。像兩湖的人，就不很多，北方人越發是沒有了。就是菜市上賣菜的，他也很能分別什麼人愛吃什麼菜，決計不會和太太小姐們兜攬賣大蔥。楊杏園道：密斯李，既然自己愛買菜，一定會做菜，那天……說到這裏，笑了一笑。李冬青道：做是會做兩樣，不過是沒有老師教的，好吃不好吃，就不敢保險。若是不怕嘗試，就請在這裏吃便飯。楊杏園道：好，可以，我猜一定好吃的，胡適之說得有，千古成功在嘗試。李冬青聽說，也不由得笑了。便道：不過我去做菜，可沒有人奉陪。我舅舅在對門小廟裏去了。這兩天他和那個老和尚下圍棋，不分晝夜，殺得難解難分，叫小麟兒去請他回來罷。楊杏園道：不必不必，方老先生下棋下得正在高興的時候，請他回來，豈不大煞風景？李冬青見他如此，也就作爲罷論，隨便找了一些事情談話，越說越長，不覺就談了兩個鐘頭。李冬青道：這應該餓了吧？我要去做菜了。楊杏園道：請便，請便，我就在這裏坐坐。李冬青道：一個人枯坐，什麼意思呢？請到我那一個斗大的書房裏去看看。楊杏園道：好，瞻仰瞻仰。李冬青引他到院子裏來，便讓進東邊廂房裏去。這屋子是長方形的，加上又不很高，倒很像是個船艙。屋子裏除了一架刺繡外，都是短小的字畫，陳設也一大半是陶器，靠北一點，左右四個書架，擺得滿滿的書，書架中間，陳設一張條桌，上面只有一方凍石硯臺，一個竹刻筆筒和陶器水盂。桌子正對着窗戶，窗戶上一列擺着十幾盆秋海棠，楊杏園道：雖然很是簡單，可是沒有一點俗氣。不過照我的意思，還該添上幾樣東西。李冬青道：應該添什麼呢？楊杏園指着壁上道：右邊掛了一方刺繡，左邊不應該空了，最好掛一張古琴，就是沒有絃子，也不要緊。這中間花

格扇這兒，可以添兩個小方几，一個上面，放一個仿古的銅香爐，倒不必天天燒檀香，偶然燒一兩回。燒過之後，那一點餘香，很添人的興趣。一個茶几上，可以放一隻乾淨的花盆，春天種蘭花，秋天種白菊，冬天種梅花。夏天沒有什麼相當的花，改用一个盜海，養三四隻金魚也好。此外還得陳設一兩套畫譜，幾本字帖，也就够了。李冬青笑道：難爲你，替我想的週到。其實我除了預備功課和查書之外，這間屋子，是不很坐的，看書也是在自己屋裏看，來了女賓，也是在自己屋裏談話，我就懶得辦陳設了。楊杏園看着書架子上的書，倒也中西參半。隨手翻了一兩本，站着看。李冬青道：這裏有點書可看，就請你寬坐一會兒，我不陪了。說着，他自去了。楊杏園拿了一本李義山集，放在桌上，看了幾頁。因坐的地方，便是三個抽屜，不覺垂手將右邊一個抽屜打開，楊杏園信手一翻，朱絲格紙裏面，翻出了一個紙訂本子，上面寫了秋心集三個字。底下寫了冬青閒課四個字。楊杏園知道，這一定是李冬青的文稿，便拿了出來，攤在桌上看。他那上面，全是近體詩和詞的小令，並沒有什麼長篇大著，第一行，便記年月，大概這個本子，仿人家詩集的辦法，也是分時代的。楊杏園因爲要看他最近的作品，卻從後面倒往前翻。最後的一頁白紙，只寫了一大半。這頁最前面，卻是一闕詞。那詞道：

風前習習簾波碎，鸚鵡呼茶，驚起南窗睡。幾度凝眸渾不憶，夢中得句都忘記。門掩綠陰涼似水，不待秋來，先有秋來意。寒澈玉屏愁獨倚，菱花相對人憔悴。

但是這是改的文字，原來的把墨塗了，映着光一看，好像有斷句，吟成愁意味，寫入蠻箋，作個書兒寄，一行字。楊杏園想道：原來的很好，這樣一改，反而平淡無奇了。後面一闕詞，是浣溪沙。那詞道：

殘月西斜意可憐，寒光著樹淡於煙，寒蟲吟到碧窗前。玉露垂垂鬢髮冷，欄干倚遍不成眠，晚風吹夢過鞦韆。

楊杏園念了一遍，愴然有感。想道：這種詞哀怨絕倫，說是他這樣持重的人作的，真教人不肯信，好好的，一個讀

書女子，填這樣傷心已極的詞，恐怕將來沒有什麼好結果？我明天寫一封信來勸勸他。將這一闕詞念了兩遍，後面又是一闕一葉落。楊杏園念道：聽聽聽，更初靜，落梧瑟瑟鳴金井。念到這裏，只聽見李冬青在外面說話，似乎要進來的樣子。楊杏園心想，看人家的著作，雖然不要緊，究竟沒有得主人翁的許可，總有些造次，連忙就把那個本子，放進抽屜裏去。剛剛把抽屜關上，李冬青就進來了。他一眼就先看楊杏園面前攤的是什麼書？走近前來，見是李義山詩集，便笑道：一個人坐在這裏，究竟嫌寂寞，我舅舅回來了，請客廳裏坐罷。楊杏園心裏，實在不怕寂寞，而且坐在這裏，也並不覺得寂寞。不過是李冬青既然請他到客廳去坐，當然不能不表示歡迎，便道：好極，我正要和方老先生談談。說着，便到前面客廳裏來。

## 第四十六回

## 卜宅近芳鄰喜環碧樹

## 迎秋有樂事約種黃花



那

方好古把棋子棋盤全放在桌上，拿着一本日本人印的圍棋譜，在那裏看，一隻手伸在棋子盒子裏，抓着棋子響，口裏念着，手裏還是在抓。一會兒點頭，一會兒搖頭，一會兒皺眉，一會兒微笑，最後，拿手拍着桌子，笑道：對了。楊杏園笑道：方先生好用功。方好古擡頭一見楊杏園，笑道：呵，客進來了，我一點不知道，請坐。楊杏園道：我早就來了，剛才在裏面查一篇書，聽說方先生一早就到廟裏下棋去了，這樣有興，棋一定是好的。方好古道：那是啊！對門那個慧空和尚，你別看他四字都來，倒得一手好棋。楊杏園一聽，不由得笑了。方好古道：楊先生你別笑，可是真話，我不懂他這個不論葷素的和尚，怎樣會下出這一手好棋？再說，下棋一樣事，似乎也是天性中帶來的。我常在中央公園春明館裏看見有一對十歲的小孩子，和國手對着，居然只差半個子的位分。我自下了幾十年的棋，我就不解何以不如他？楊杏園道：這倒是真的，聽說有棋神童之號。不過就算是個棋神童，造成一個國手，也沒有什麼了不得。方好古笑道：我猜你就不會下棋，不懂

得這裏面的趣味。也不要說沒有好處，這個小孩子的父親聽說是一個僉事，棋倒平常。現在因為帶這兩個小孩，進公府去下過幾回棋，到平白添了好幾個差事，豈不是好處？楊杏園道：這也是碰得好，現在這一位老總，正是喜歡下棋的，遇到別人就不行了。公府裏養着這樣下棋的朋友，有十幾個，誰不是拿幾百元一月？有兩個日本名手，就因為會下棋，充當顧問，每月拿三百元薪水。方好古道：關人的嗜好，真是怕人，不過好玩罷了，每月倒要化一萬八千的。楊杏園道：汗出在病人身上，反正是國家的錢，多用幾個顧問，又要什麼緊？方好古搔着頭皮道：是真的，人總要有一技之長，就是會下棋，也不愁沒飯吃。李冬青忽然在外面答道：怎樣沒飯吃？我都預備好了。方好古楊杏園聽着，都笑了起來。李冬青因為正忙，並沒有進來問他們笑些什麼，自去作事。方好古因為談棋談的正是高興，只管望下談，也就沒有理會。只有楊杏園在窗子裏望着窗子外，見李冬青繫着圍裙，捲着衫袖，跑進跑出，老大不過意。他們談了兩小時的工夫，李冬青已把飯辦好，就和他家裏的女僕，收拾上面。正中的屋子，將菜飯全擺在桌上，然後自己脫下圍裙，舀水洗了手臉，放下衫袖，親自到客廳裏請楊杏園方好古入座。因為李老太太和楊杏園也是熟人，並不避開，都共一桌子坐了。楊杏園一看大碗小碟子擺了一桌子，笑道：怎樣弄許多菜？太客氣了。方好古道：楊先生說是客氣，不是？可是還有一個大缺點。便笑問李冬青道：你猜是什麼？李冬青正扶起筷子來，便握着筷子直豎在桌上，偏着頭微笑了一笑，說道：哦！我明白了，沒有打酒。方好古笑道：這算你明白了。李冬青道：不是我忘了。我以為吃早飯喝空心酒，很不合宜，而且楊先生是有事的人，怎樣好讓人家喝醉了回去呢？方好古道：喝早酒那裏就會醉？要是果然如此，早上就沒有喝酒的人了。楊杏園道：不是那樣說，並不是早酒醉人，實在是空心酒醉人，若是一個人下午起來，晚上的酒，一樣不宜喝了。其實我根本上就不會喝酒，卻也不必客氣。方好古見賓主的意見一致，自然不再多說。李冬青笑道：這種菜，請人吃便飯，已經就不好意思，還一定要酒，正正經經的請客，那反而寒蠢。楊杏園正夾着一塊紅燒鯽魚，笑道：這種菜，還不能吃嗎？

我除了上江南館子而外，簡直碰不着吃這個東西的機會。而且館子裏的菜，總嫌油膩，沒有家裏弄的家常菜好吃。李冬青低着头吃菜，一面笑道：這未免客氣過甚，世上那有家常菜，比館子裏的菜還好吃的？方好古道：我說句公平話，好吃不好吃，那倒是第二個問題，第一就是有些油汁，比楊先生會館裏那種吃喝，總好一點。楊杏園道：那是自然，單身作客的人，那裏能夠有在家的日子好？李冬青道：我聽說楊先生的寓所很幽靜的，不然，那種會館生活，怎樣可以久過？他這一句話，提起了楊杏園搬家的心事，說道：地方雖然還算幽靜，究竟和那些住會館的人，同一個大門進出，非常討厭。我早就有搬出會館的意思，昨日又臨時受了一種刺激，我便決定了搬家。李冬青道：就是我們這裏過去第二家，新騰出一所房子，電燈電話自來水都有，而且院子也很寬大，若是租來，很可以住。不過有一層，就是怕房錢要貴些。楊杏園聽說，便欣然道：若是房子好，房租多幾個錢，那倒不要緊。吃了飯，請引我過去看看。李冬青道：那個看守房子的老婆子，我也認得，早上打電話，我就是在那裏借的。我可以問他一句實話，究竟要賃多少錢？楊杏園很高興，臉上露着微笑，將飯吃畢，喝了一杯茶，就和李冬青去看房子。方好古道：因為要去下棋，沒有跟着來。這房子外表是個半西式，紅漆小門，兩棵蓬蓬鬆鬆的棗樹，高出牆來。楊杏園看見，沒有進門，先就有三分願意。大門是從東而進，房子卻是坐北朝南的。這裏是個假四合院子，東西兩間房，正面兩明一暗，院子有兩株棗樹，正中用兩三尺高的扁柏樹，編着籬笆，東首一個月亮門進去，又擋着一個蘆葦籬笆，滿鋪着牽牛花。在這邊就看見籬笆裏兩株洋槐，一株柳樹。轉過來，洋槐是這院子裏的，柳樹卻是鄰家的，隔着一扇粉牆呢。這院子裏，也是東西北房，而且有走廊相連。楊杏園道：這屋子雖不多，倒也曲折得有趣。這話未完，上面屋子裏，走出一個老婆子來，說道：看房子的嗎？李冬青道：是的。老婆子笑道：原來是李小姐，你給我們薦房客來了。又對楊杏園道：這房子真好，什麼也齊全，連內外分得清清楚楚的，女太太們住在裏院，老爺們住在外院，就同兩家一樣，你先生要是帶了太太來看，準樂意。李冬青聽見這老婆子夾七夾八的說，



只好閃開，推開東屋子裏房門，伸進頭去看看。楊杏園道：這房要賃多少錢？你知道嗎？老婆子道：要賃六十塊錢，清三份。楊杏園道：什麼叫清三份？李冬青笑着走過來，說道：來北京這些年，還不知道嗎？在北京賃房子，第一個月，是要出四個月租錢的。何以呢？你賃房子的時候，得付三個月，一個月是先賃的租錢，一個月押租，北京叫做茶錢，將來不住了，最後一月，可以不要錢，就叫住茶錢。一個月是打掃費，其實並不打掃什麼，不過房東家裏的僕役和看守空房的，分幾個花罷了。楊杏園道：這也只有三個月啊？李冬青道：雖然是三個月，是先要房錢的原故，你這月初一起租的，到了下月初一，又要出房錢，不是三十天之內，要四個月房錢嗎？楊杏園笑道：這有些像寫賣驢契約，寫了三千言，驢字還沒出現。李冬青笑道：不錯！清三份這個名詞，我還沒有解釋。原來他們要的這三份房錢，那筆打掃費，不但是他那邊僕役要朋分，就是房客這邊的用人，也可以分一半的，所以實際上，他只收到兩份半。因此有些房東，不肯分給房客的用人，要實收三個月，這就叫清三份。楊杏園笑道：哦，原來如此，幸得我今天請了一位顧問來，要不然，我還回答不出來呢。嘴裏說着，心裏可是一想，不成功了。我那些個閒錢，馬上搬家，三十天之內，倒要拿出二百四十元現洋來。隨便看了一眼，正想走出去，只見一個胖子，長袍馬褂，拿着一把大摺扇，不分次數的搖着走了進來。他一見楊杏園，連忙取下頭上的草帽，捧住作揖。說道：久違久違！可是天天在報上讀你的大作，也就和看見閣下一般。楊杏園看時，原來是同鄉富學仁。他原是個京官，現在因為經商發財，索性棄官不做，專幹買賣，所以手邊下很有幾個積蓄。不過他有些兒斗方名士臭味，喜歡結交有名的文人。正當的書，倒不看，市面上流行的這些雜誌，他家裏無所不備。前兩年到上海去，被一個辦小報的騙了他兩千多塊錢，這名士迷才好些。不過對於幾個持身拘謹些的文人，卻依舊是好和他們來往。他素來喜歡楊杏園的文字，因此由同鄉的介紹，成了朋友。楊杏園因為他是個有錢的人，多少有些市儈的脾氣，總是和他疏疏落落的，不肯怎樣親密，有兩三個月沒有見面，不想今天在這裏碰見了。楊杏園道：我總是窮忙，沒有工夫

去奉看。富學仁笑道：那裏是沒有工夫就嫌我們是個俗人罷了。可是我也很知趣，並不到貴寓去打攪。楊杏園道：言重言重。富學仁道：楊先生替人賃房子嗎？楊杏園道：不，我自己賃。富學仁對李冬青渾身上下打量一番，說道：啊！楊先生自己賃。說到這裏笑了，笑，說道：你看這房子怎樣？倒還潔淨吉利。楊杏園道：我也不過偶然高興，其實我住在會館裏不搬，也不要緊。若是花錢不多，我可以搬出會館來住，現在要六十塊錢一個月，那是非等我發財不可了。富學仁想了一想，又微笑了，一笑。一擡眼，正和李冬青打一個照面，便笑着點了一個頭，掉過臉來，問楊杏園道：這位是……楊杏園不等他說完，連忙接着說道：這是李女士，也就住在這前面，我今天來訪李老太太，李女士告訴我，說這裏有一所房子，所以看一看。李冬青見富學仁一問時，覺得他太唐突些，後來楊杏園搶着先說了，倒很佩服楊杏園機靈。富學仁笑道：不瞞你說，這房子是我的，杏園兄要搬來住，隨便給我幾個房錢都可以。楊杏園道：那有這樣的辦法？我現在找朋友去，若是可以找到合居的朋友，我再回你的信。富學仁見他有不願賃的情形，也不能勉強，說了幾句閒話，便送他和李冬青出來。楊杏園對於這事，也就沒有放在心上。到了次日，富學仁忽然專誠來拜訪，先就問楊杏園對於那房子，究竟合意不合意。楊杏園道：合意是合意，老實告訴你說，就是一半的房錢，我也出不起呢。富學仁道：只要杏園兄合意，那就好辦。楊杏園道：這倒不必客氣，我也不一定要賃房住。富學仁道：並不是客氣，開門見山的話，這裏面，自然有個相互的條件。你聽我細說，舍下有三個小孩子，兩個在中學，一個在大學預科。看着也都是和我們一般長，一般大的人了。說起話來，滿口是新名詞，倒是斯文一脈，可是要做百十來個字的東西，簡直看不上眼，尤其是在中學三年級的，我那個舍姪，天天忙着著述，我真給他酸死了。楊杏園道：青年著作家，這也很多，有什麼不可以？富學仁正搖着扇子，右手把扇子一收，拍的一聲在左手巴掌心裏打了一下，皺着眉道：那樣是什麼著作呀？你看他，抄本倒是很講究的，上等道林紙，打着橫絲格子，封面是九十磅的白紙，請人畫着紅玫瑰花。還要在上面滴上幾點香水。中國的毛筆不時髦，

要用自來水蘸着玫瑰紫的墨水來寫。楊杏園道：愛漂亮這也是年青人的天性，不算什麼。富學仁道：排場儘管漂亮，那文章簡直不曉得他說些什麼。據他自己說，是白話文，我看了幾遍，簡直不懂一句。我想這種毛病，都是不讀書之過，非得請一位好好的國文先生，從根本上來培植一下，決計是好不了的。楊杏園道：現在科學時代，文字以適用爲止，何必個個都是變成文學家。富學仁道：我那又敢多求呢？也希望適用而止呀。可是他們連一封文言的信，都寫不通，能說够用了嗎？我現在想了一個法子，把那一所房子，作兩半，前邊讓這三個小孩子搬去住，後邊就請杏園兄在那裏下榻，叫他下學回來，跟着杏園兄隨便請教請教。我是沒有別的報酬，除你房錢不要外，一切茶水火食，都是我的。束修，自然也是有的，不過我說不出口，事後再定罷。楊杏園道：呵！不取當人之患，在好爲人師。我怎配教人家的國文？至於報酬的話，尤其是談不到。富學仁站了起來，伸出那個大肉巴掌，握着楊杏園的手道：我癡長兩歲，叫你一聲老弟，我這種人雖不配和你攀個文字知交。你要知道，我是極端信任你的一個人。剛才所說的話，是我計算了一晚上的話，絕沒有半點虛僞，你又何必同我客氣呢？楊杏園見他事出至誠，說道：憑我這一知半解的本事，也許可以和令郎令姪幫一點忙，不過我太忙，叫我做坐蒙館的先生一樣，一天教上幾點鐘書，那是辦不到的。富學仁笑道：那樣辦，不但我請不起，豈不是把你當了三家村裏的老學究？我的意思，是讓他們自己看書，請你隨便指點指點。像暑天晚上乘涼的時候，冷天對爐子向火的時候，隨便談談，都是學問。再說，我這樣佈置，還有第二個原因。因爲舍下人多，他們下學回來，和家裏每個人多談三句話，就沒有看書的工夫。要讓他往寄宿舍吧？他們手上有錢用，若是交上個三朋四友，胡鬧起來，那就更糟了。我既不要他們在家裏，又不願他們住寄宿舍，所以生出了這樣一個折衷辦法。楊杏園聽富學仁說這一番話，倒覺得他真是和子弟讀書，打一番算盤的。便笑着說道：等我考量考量。富學仁一搖頭，也笑道：唉！我的老弟！我們還學那種官話作什麼？用手抱着拳頭，拱了幾拱，說道：好好，就是這樣爲定。過一天，叫他們都來見先

生。楊杏園道：不必，要是用那種俗套，我就不敢從命。等我搬進新屋去的時候，你介紹介紹就是了。富學仁倒也痛快，就依從了。他又道：搬家這樣事，最是麻煩。這邊搬去，是要把整理好了的東西，鬧得稀亂，到那邊又得把稀亂的東西，從新整理。我看杏園兄對這事有些膩。楊杏園道：一點都不錯，我就怕這樁事，所以住在這裏，三四年，總是懶得移動。富學仁道：這樣得了。請你只把這邊的東西收拾好了，搬家和那邊的佈置，都是我叫人辦理。並且親自去監督他們。那天，你簡直可以在什麼地方去聽半天戲，等佈置妥貼了，再進新屋。好不好？楊杏園笑道：這是最痛快的事了，還有什麼不可以？富學仁右手拿扇子，點着左手的手指頭，說道：今天是星期二，星期四，星期五，打掃裱糊房子。星期六他們搬過去，就是這個星期請你搬過去罷。楊杏園對於此事，本來無可無不可，日子更沒有問題，都答應了。到了星期六，將東西歸束好了。次日一早，行李還未曾網起，富學仁坐着他家裏的敞篷馬車，便帶了人來和他搬東西。楊杏園笑道：你真太熱心了，我覺得過意不去。富學仁道：不要緊，我料理幾家鋪子，一年到頭，都是幹這些雜事。乾脆，你找地方去吃午飯，吃了飯去聽戲，到了晚上，請老弟臺進新居，看我這趟差事辦得怎樣？楊杏園聽了這話，當真把東西網束好了，一律交付富學仁去搬，自己閒着沒事，也真依着他的話去聽戲。這個日子正長，散戲而後，斜陽還照在街上的電燈杆子上。到了新房子裏去，富學仁一眼看見，就由屋裏，迎到院子裏來。攜着楊杏園的手道：來看看我辦的差事如何？說着，拉着楊杏園到了後進，那正面三間屋，一間給楊杏園做臥室，一間做書房，都是楊杏園原來的東西，分別擺好。正中一間房子，添了一套沙發，六七件寧波木器，全是八成新的。楊杏園道：謝謝，這太費事了。這倒不像是窮書生的客室呢。富學仁道：這那算客室？客室在前進呢。這個地方，是不讓平常的人進來的，只好許一兩個人在這裏談心呢。說着，對楊杏園一笑。楊杏園知道他會錯了意思，也只付之一笑。說時，一陣進來三個少年，齊齊的對楊杏園鞠了一躬。富學仁指着兩個年紀大些的道：這是舍姪，又指着小的道：這是大小子。楊杏園挨次問了一個叫家駒，一個叫家駿，一個叫家驥。

那富家駒，穿着藍夏布長衫，是個極誠樸的樣子。富家駿穿着白華絲葛長衫，衣襟上插着一管自來水筆。白白的面孔，架着大框眼鏡，頭上四五寸長的頭髮，又光又黑，一齊梳着望後。他那右手的無名指，還戴着一個嵌綠寶石的戒指。楊杏園一想，這就是那個著作家了。富家駿大概已有十五六歲，臉不十分白，紅紅的，還像受了累呢。穿着白番布的制服，褲腳只能齊膝蓋，下面是花紋長筒線襪，黃色厚底皮鞋。襪子和褲腳之間，露出一節肉。楊杏園看了，笑着和他們一點頭。富學仁在一邊說道：這位楊先生的學問，我是極佩服的。你們能和楊先生住在一處，真是僥倖，一定可以得到許多教訓。楊杏園笑道：這話太客氣，我們住在一處，以後研究研究罷了。便請他們分別在沙發椅子上坐下，略爲問了一點功課。一會兒工夫，電燈亮了，就有富學仁撥在這裏伺候。三位少爺的聽差，請大家到前面去吃飯。原來是由富家廚房裏，分了兩個人到這面來做飯，楊杏園的火食，也是富學仁招待了。楊杏園見富學仁這樣優待，心裏實在不過意。心想，說不得了，我總得和他家裏這三個青年，幫一點忙。吃過飯，富學仁告辭走了，楊杏園自回房來，只見桌上放着一封信。信封上寫着，即送呈楊杏園先生。旁邊另寫了兩個字，街坊。拆開信封來，裏面是一張粉紅信紙，筆墨飛舞寫的六個字，恭賀喬遷之喜。下面依舊又署着街坊兩個字。楊杏園認得這個筆跡，是李冬青寫來的。他不寫名字，卻寫街坊，自然是遊戲出之。可是本人和冬青書札往還，也不下二三十次，都是端詳嚴謹，絕沒有這樣說過俏皮話的。心想，一定是他有什麼事高興，所以寫這幾個字送給我，算是恭賀的意思。只是他既然有這封信來，我也要回他一封信，才是道理。想畢，馬上在桌子抽屜裏，拿出一盒信紙來。原是自己琉璃廠南紙店買的，看見這個雪白宣紙，印着楊柳和析枝杏花，美麗極了，便買了回來。自己不過留着玩，一張也沒有用過。今天高興，少不得用他一張。將信紙在桌上鋪好，提起筆來，蘸墨盒子裏的墨，這就爲難起來。心想，這要怎樣個寫法呢？昂着頭一望，見窗子外的槐樹縫裏，露出一輪月亮，覺得這月亮很有意思，就望着月亮出神。望了一會兒月亮，自己忽然對自己道：你寫信呀，怎樣望

着月亮於是伸筆又蘸了一蘸墨，再要下筆，可是他提起來，依舊不知道怎樣寫好？凝想着，不禁擡起頭來，對着電燈上的珠絡，又出一會神。看見珠絡上，卻糾纏在一處，便把筆杆去挑掉，忽然一個蟬子從裏面跑了出來，由蟬又想到喜。心想，從前聽見人家恭賀拜年，不是可以這樣答應一句，大家同喜嗎？他以喬遷之喜來恭賀，我何妨以大家同喜四個字答復他。想着果然不錯，馬上在信紙上寫了這四個字，旁邊也不署名，照樣的寫了街坊二字。寫好，找了一個仿古精印的宣紙信封，把信套上，寫明復陳李冬青女士，將口封了，便要叫聽差送去。忽然一想，到底不妥。他恭賀我喬遷之喜，那是可以的，我怎樣能說他同喜呢？他不深究，也還罷了，深究起來，我這搬家，是他介紹的，豈不要生許多誤會？說俏皮話，說得好，不過引他一笑，說得不好，仔細會傷感情，如此一層層想去，把剛才一團高興，完全打消，還自幸沒有冒昧送出去。馬上把信一把撕了，扔在桌子邊字紙簍裏。又從新在抽屜裏拿出一份信紙信封來，把他放在桌上，自己卻走出房間來，在院子裏散步，打算想出個辦法。在院子繞了幾個圈兒，只聽見前面的鐘，噹噹敲了九下。他道：時候已經不早了，這個時候送信到他家裏去，似乎有些不便。今晚上只好算了，到明日早上，親自去道謝得了。在院裏又走了一圈兒，新搬的屋子，覺得處處都有些不合調，有種說不出來的感想。好在報館裏的事，早已預備好了，當晚沒有作事，就去安歇。次日一早起來，洗了臉，茶也沒喝，便打算到李冬青家去。剛一出門，只見他脇下夾着一個書包，沿着牆陰，望這邊走來。楊杏園看見，早是含笑相迎。李冬青走到門口，笑着點了一點頭，說道：早呀。楊杏園笑道：我是打算早些起來，專誠拜謝，不想早的還有早的。李冬青道：因為和人家補習兩點鐘功課，不能不起早。說時，在門口略站了一站，依舊挨着牆走。楊杏園站在階坡上，不覺走下來。說道：爲什麼這樣打算盤，車子也不坐？李冬青道：我並不是省那幾個子的車錢，我想每天借這幾趟路，當作柔軟運動也是好的。楊杏園道：爲什麼傘也不打呢？李冬青在前面沒有作聲，楊杏園跟在後面，看見他把頭低了一低，好像是在笑的樣子，大家以後都沒有說什麼，只管走了去。不知不覺之間，

已經走到胡同口上。李冬青一回頭問道：「你到那兒去？」楊杏園這才醒過來，自己並不要到那裏去，不知怎樣因話答話，跟到胡同口上來了。一時答不出所以然來，隨便將手一指，說道：「到那邊去買點東西呢。」李冬青道：「說不定下午過去奉看，回頭會罷。」楊杏園也道：「回頭會。」自己便向着手指的地方走去。估量着李冬青過胡同去了，才由原路走了回來。回到家裏，兩隻鞋子沾滿了塵土。自己想着，真是沒來由，這是爲着什麼？也不由得笑起來。臨分手之時，李冬青雖然約着下午來看他，他知道李冬青不很拜訪朋友的，當然是當時隨口一句話，所以也並沒有放在心上。白天依舊出去作事。到了下午回家，一進門，聽差就說道：「有兩位客在你房間裏等着。」楊杏園心想，這一定是同事聽說我搬了家，來看我的新屋子來了。一到裏面院子，便笑着喊道：「是那兩位不速之客。」一面說着，一面走進屋來。只見李冬青坐在東屋子裏書桌邊，翻着一本書看。小麟兒在中間屋子沙發椅上跳了出來，說道：「楊先生，我們等了一會子了。」楊杏園大悔孟浪，不該亂喊。李冬青倒是不爲意，笑着走出來，說道：「本來進來看房子，就要走的，看見桌上的書，翻了幾頁，就坐下來了。」楊杏園以爲他還是解釋不速之客那句話，也說道：「因爲聽差說是兩位客，我想，定是同事的來了呢。」李冬青也十分明白他這句話，是表示剛才一聲不速之客，不是有心對自己發的。只是他之一笑，楊杏園看見這種情形，他倒是不會留意，心裏才安慰些。便問李冬青道：「這房子怎樣？」李冬青笑道：「比蝸廬自然勝過十倍了。別的罷了，就是這廊寬得好。夏天在槐樹陰底下，看書開坐都好，而且這是有風門的，到了秋末冬初，將玻璃風門完全上起，走廊裏面，養菊花、養梅花，都可以經久不壞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這話果然不提起來，我也想不到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還早。」馬上秋天一到，上了風門，在這走廊裏搭起架子，擺上百十來盆菊花，那是有意思。今年我一定多多買些。」李冬青笑道：「養菊花，我主張自己一手栽出，買又差一種風味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從前進過幾天農業學堂，園藝實習這一樣，簡直是點一個卵兒，都是讓學校用的工人代做，如今又丟了這些個年頭，越發不成了。」李冬青道：「栽菊花，這也很容易的。我祖傳有三十二個歌訣，是藝菊用的，我明天

抄一份相送，自己就能動手了。楊杏園道：這個日子，菊花秧子，都有很大了，怕不容易種。而且也沒有地方買。李冬青道：有的是，常在這條胡同裏買花的一個老頭子，他就有呢？楊杏園說道：我種着試試看，等他開了，我挑幾盆好的相送。李冬青笑道：我也要種幾盆的。到了九十月裏，大家的花都開了，不妨比賽比賽。楊杏園聽說，很高興，就要李冬青把歌訣抄出來。李冬青笑道：楊先生，你也有些像無事忙，那有說做就做的？而且我也不全記得，還要拿出老稿子來抄呢？楊杏園見李冬青眉飛色舞，很是歡喜的樣子，自己也就覺得十分快適。笑道：現在相隔很近，倒是不忙，倘若我們要是都住在一家，那更好了。李冬青聽了，臉對着一邊，一點笑容沒有。說道：人生聚散，那有一定的呢？現在因為楊先生搬來了，相處很近，也許過些時，我家搬到別處去，不又是相隔漸遠起來嗎？楊杏園不假思索，口裏就說道：很是很是。便把這話扯開，說了一些別的事情。他心裏雖爲這句話，引起一個疙疸似的，李冬青卻毫不爲意，依舊談笑自如。談了一會，他牽着小麟兒自去了。

第四十七回 學尙塗鴉餛釘空摘句 功成喝彩旦夕自尋香



楊

杏園送到門口回來，那富家駿卻笑着迎上前來，說道：楊先生，請你替我們列一張功課表吧？楊杏園道：不要聽令叔的話，還殺那些客套。密斯脫富有什麼問題，儘管隨便說出來，大家討論討論。富家駿道：楊先生，你請到我屋子裏去坐坐，我有幾樣東西，請你看一看。他住在正屋的東邊房，楊杏園便和他一路進去。屋子裏列着兩架玻璃櫥，裏面全是西裝書。書櫥對面壁上，懸着一張模特兒的油畫，畫

下面標了一個小紙條，用圖畫釘釘住。上面用鋼筆寫了四個字，他的浴後。另外一張水彩畫，是一株大芍藥，紙上也題了四個字，是春之爛漫。另外還有一個藍布的三角旗，上面有三個紅英文字母，大概是一個什麼會裏的紀念品。旗子邊，又掛着一個木匣子，是裝凡阿零的。屋子裏的桌椅鐵牀，一切是白色，倒是很潔淨。靠窗戶擺



下了一張寫字檯，除了一兩件筆墨之外，有一個銀質鏡框子，裏面放着一個妙齡女郎的像片。還有一個玉瓷瓶，插一叢鮮花。楊杏園看見，就知道他的性情，微笑了一笑。富家駿以爲是笑那張像片呢，倒有些不好意思。楊杏園坐下，便問道：有什麼大著，請拿出來看看？富家駿笑了一笑，說道：原是拿不出手，不過請楊先生指正，就不怕笑話了。說着，打開一個抽屜，在裏面拿出一疊小本子來，攤在桌上。楊杏園看那小本子的封面，果然如富學仁說的話一樣，都是很美麗的。封面標着書名，有名雲光的，有名花前之一吻的，有名細雨的，有名燭影搖紅夜的，還有一個長名字，是自由之路旁的開花，看了半天，也不懂什麼用意。後來翻到一本，署名紫藤花下。楊杏園一想，這個名字，倒也可通。再看書名之下，注着三個小字，散文詩。楊杏園想道：這種名詞，很是特別，要說是詩，就是詩，要說是散文，就是散文。怎樣詩的上面，用散文兩個字來形容？我倒要看看。翻開書的封面，前面也有三四行目錄，一首小序，那不去管他，先看第一篇正文。只見題目是綠了芭蕉，原是蔣捷一剪梅裏最後四個字。題目過去，只見闕頭就是一個方角括弧。括弧底下的文字是南園風半踏青時，風和聞馬嘶，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長蝴蝶飛。原來又抄了歐陽修半段阮郎歸。倒是排列得好看，每句佔一行。這四句之外，才是他自己作的白話文。開頭幾句是春風吹不去我心中的愁悶。我的一江春水似的愁，才下心頭，又上眉頭。愛人呀！這都是你的贈與吧？再望後看，都是如此。大概是詞曲駢文上，抄些豔麗的句子下來，然後夾上兩三句自做的。可以聯串的句子就聯串起來，不能聯串的句子，就另外再寫一行。滿紙陳言，完全是拼湊起來的一篇文章。題目雖然是綠了芭蕉，文中的命意和字句，和題目卻毫不相干。前後大概有一千字以外，從頭到尾看了一遍，卻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。楊杏園明白了，富家駿是很想作美麗的白話文，又愛別人這種豔麗的文章，所以這兩事湊在一處，成了一種併體白話文。弄得白話文，既然不能流利，而對舊詩舊詞，好像都會，其實完全是個門外漢。這種毛病一深，終身都不會寫出一篇乾淨文字來，非早治不可。自己既受了富學仁的重託，少不得盡一點指導的義務。想

了，一想，便問富家駿道：富君也能填詞嗎？富家駿道：我只是喜歡讀這種東西，卻是不會動手。因為詞譜上註明了，那個字要平，那個字要仄，一個字一個字，都要考究，這太麻煩了。楊杏園道：填詞難，不難在這上頭。只要懂平仄，就能一字一字的分得出來。富家駿道：我就很願意學填詞，楊先生就教我這個罷。楊杏園道：可以，不過我有一句話奉告，白話文裏面，萬萬不要把這些美麗的字眼嵌進去。這樣做文章，不但沒有進步，恐怕反有阻礙。請你從明天起，每天做一篇語體文，一個美麗字眼，也不要加進去，幾天之後，我保證你自己一定覺得有進步。富家駿聽了這話，有些將信將疑，正要問其所以然，只聽得噲啾啾一下響，接上富家驥，在院子裏又呵了一聲。楊杏園和富家駿都跑出來看，只見正屋地板上一個足球，兀自轉着未歇，窗戶上一塊大玻璃，打了一個大窟窿。那個皮球，正由這裏鑽將進來的。那富家驥滿臉紅紅的，站在院子裏，默笑。富家駿道：老三，這又是你鬧的。這是什麼意思？富家驥笑道：我在院子裏，想一脚把球由門這兒踢進屋裏去，不想用力猛了一點兒，他打玻璃上進去。富家駿道：就是由門裏進來，這屋裏還有許多零碎東西，就不怕踢嗎？富家驥聽說，站着用那踢球的皮鞋，輕輕的踢腳下的花盆，卻是低着頭好笑。富家駒在西邊廂房裏伏案對窗看書，聽說，也站起來，隔着玻璃窗戶對富家駿道：老三，除了踢球，就沒有別事嗎？富家驥道：我那裏踢了球？富家駒道：你說沒踢球，你照一照鏡子，你的臉，給太陽曬得通紅，還沒有退呢。楊杏園道：踢球倒是一樣正當的遊戲，和體育很有關係。富家駒走了出來，對楊杏園道：楊先生，你不知道，他們踢球，有許多規定，都是妨礙功課的。據他自己說，教員不好的那堂課，踢球，大家不愛上的那堂課，踢球，下雨之後，天氣晴了，踢球，這還罷了，每日下午，最後那一堂課，恨不得他立時就完，馬上好去踢球。這個時候，人雖在講堂上，心就早走了。這那裏使得呢？楊杏園笑道：這踢球的趣味，不過如此，何以這樣喜歡？富家駿道：我也是不解呢。富家驥笑着對富家駿道：各喜歡一門，就各有趣味。譬如你抽屜裏那些個本子，都是你瞎塗的。誰也沒注意你那個東西，你就寶貝似的，把他放好。而且一天到晚，還是塗，塗完了又裝到

抽屜裏去。試問，這又有什麼意思呢？富家驥當着楊杏園的面，有些難爲情。說道：這是練習做文，說什麼有意思沒意思？楊杏園也覺得富家驥小孩子脾氣，太不給哥哥留面子，說話竟一點不客氣。便插嘴把他兄弟的話頭扯開。對富家驥道：這回華北運動會，你們學校裏也有人加入嗎？富家驥聽說，平白地一跳，笑道：我就想去呢。現在幾個中學，正預備賽。賽球得了結果，就可以舉出選手來。楊杏園笑道：這個樣子，大概你對於選手很有希望。富家驥道：別的學校裏，我不敢說，我們學校裏，他們踢球的，都踢不過我。說時，微微一跳，作了一個踢球式。頭上的亂頭髮，掀些起來。楊杏園看他這樣遊嬉跳浪的情形，心裏想道：富學仁想把他的子姪，都學文學，我看第一個，就是他的令郎不行。便對他們弟兄道：我看你令昆仲，都有一樣高尚的嗜好。老二是喜歡發表作品，大概總和朋友組織了一種什麼社，發刊了許多刊物。老三呢，不必說，是喜歡體育的。但不知道老大喜歡什麼？富家駒笑道：要說嗜好，樣樣都有，可是沒有什麼專門的。楊杏園道：這要什麼緊？可以直言無隱。富家驥道：他喜歡聽戲，我們一家人，都叫他戲迷呢。楊杏園道：這是吾道不孤了，我就喜歡聽戲，明天要和密斯脫富叨教戲學。富家駒道：聽是愛聽的，唱實不會。前些個日子，沒有事，花了五塊錢，請了一個教戲的，教一齣洪羊洞，我只學了五天，我就把五塊錢送了他不幹。楊杏園道：那是什麼道理？富家駒道：咳！不要提起，實在麻煩。我聽戲聽慣了，隨口唱出去，也不覺得怎樣難。可是請人一教，那簡直全是毛病，唱的字分了板眼，又要分尖圓。那還是規矩上的話，不去管他。他又要你唱的味兒，和他一樣。這一句你要唱不會，你就得唱個二十遍，三十遍，越是教得多，越是唱不對，自己真弄糊塗了。再說，這位教戲的，和他親近，也就有礙衛生。這樣的熱天，還穿藍布長衫，也不知道多少年沒洗，全是油跡。他又愛吃大葱，每次來了，渾身的汗臭，加上那陣大葱味，真受不了。至於他那一種情形，也討厭，手指頭拍着大腿點板眼，眼睛緊閉，腦袋亂幌，像個瘋子一樣。楊杏園道：何不請個好些的人教呢？富家駒道：都是和這些差不多的。好些的就是戲子，那不容易請，而且初學就和他們學，也學不到東西。楊杏園笑了一笑道：密

斯脫富實行學過戲，這樣說來，一定是個戲博士了。富家駒聽了這句話，就引起他一肚子的戲學來，說的滔滔不絕。楊杏園自己一想，究竟在半師半友之間，未便和他一直望下談，只是微笑。等到富家駒說得停了一停，然後走到他屋子裏去，說道：我要看看老大的作品。走進來，便在富家駒的位子上坐下。一看位子面前並沒有擺書，攤着筆墨，有一張紅綠格的稿子紙，寫了一大半。題目是晚香玉之天女散花。小題目寫着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能得幾回聞。題目下面署着友玉居士四個字，這不用提，所謂友玉云者，就是對晚香玉而言。再看文裏面，雖然沒有什麼鶯啼燕語的話，但是餘音繞梁，婀娜多姿，這一切可以頌揚的典故，卻還不少。楊杏園笑道：老大有工夫，還能做戲評呢。富家駒自己也覺得捧坤角的勾當，有些不大方，說道：這是替朋友作的。楊杏園見他不認帳，自然也不必追問，隨手就把他這書桌的中間抽屜打開。不料這一來，又發現了一樣東西。裏面放着一張六寸的像片，乃是一個男裝的女子。因為梳着辮子，打着覆髮，耳朵上又懸着一對環子，所以認得。像片旁邊寫着一行字，富大爺惠存。下面只寫了兩個字，玉贈。這不是別人，正是富家駒捧的這位晚香玉。楊杏園只當沒有看見，依舊把抽屜關上。便對富家駒道：有什麼大著沒有？可以給我看。富家駒正怕他翻抽屜，說道：存稿有是有幾篇，不過沒有帶來。楊杏園看見他侷促不安的樣子，便不願在這裏久坐，就說道：我們該吃晚飯了，去北屋子裏坐罷。說着先走了出來。果然，屋子裏已經擺上了菜，正在開飯。富學仁待楊杏園極其恭敬，上面一席，就設的是他的座位。大家坐定吃飯，隨便閒談。楊杏園的臉，可望着院子方面。不多大的工夫，只見一片聲音，嚷了進來。嚷道：密斯脫富，怎不通知一聲，就搬了家了？難怪天樂那好的戲，昨天你都沒去。說時進來一個人，穿着一件綠色的長衫，戴着巴拿馬的草帽，架着闊邊茶色眼鏡。一進門笑嘻嘻地，用手上的大摺扇指着富氏兄弟說道：道你們這三個寶貝，弄些什麼鬼？搬到這兒來過舒服日子。富家駒放下筷子碗，連忙說道：請到我屋子裏去坐。站起身來，先走了。那人見富家駒走過來，也只得跟着進了自己屋子，富家駒皺着眉，變着腰，用手指着那人道：

錢作楫呀錢作楫，你真是個冒失鬼。也不問有人沒人，怎樣和我開起頑笑來？錢作楫道：「桌上坐的那個人是誰？富家駒道：那是我們長輩的朋友，給我們補習國文的。總算是個先生，對他稍爲要客氣一點才好。」錢作楫笑道：「得了罷！你不如請我好多了。那裏來的這樣年輕的一個老夫子？」富家駒道：「你別看他不起，你猜他是誰？你還把人家作的詩，寫在扇子上呢。」錢作楫道：「誰？他是楊杏園。」富家駒道：「可不是他？」錢作楫將舌頭伸了一伸，笑道：「這人真是有些冒失。你不知道，爲投稿的事，他還和我通過信，我們也算個文字之交的朋友呢。」富家駒道：「剛才那樣看他不起，等到說出他的名字來了，你又說和他是文字之交。上上下下的話，由你一個人包說了。」錢作楫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不要管這個罷。今天特意來邀你聽戲去，快點兒吃飯。」富家駒道：「你在這裏坐一會兒，我就來。」說畢，出去吃飯。不到十分鐘工夫，富家駒就來了，口裏還咀嚼着沒有停。伸手摸摸臉盆架上的手巾，就拿來擦嘴。一面在茶壺裏，倒了半杯冷茶，喝了一口，在口裏漱了一漱，便吐在地下。錢作楫笑道：「早着呢，看你忙得這個樣兒。」富家駒指着外頭，又對他搖搖手，說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們那個老三，嘴快極了。惹得他嚷了起來，我是不要緊，弄得你難以爲情。」說畢，在鐵牀後面，拿出一件印度綢的長衫來，背着電燈穿將起來。又在書架子背後拿出一根細條兒的手杖來。錢作楫笑道：「你也是造孽，穿了一件衣服，還是這樣偷偷摸摸的。」富家駒道：「並不爲的是別事，因爲我白天出去，向來是都很隨便的，到了晚上，反要換衣服出去，越發惹人疑心。一面說話，一面又打開抽屜，取出眼鏡戴了，拿了一條五六寸見方的花綢手絹，塞在袋裏。正自要走，聽差衝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大爺要出去嗎？還沒有打洗臉水呢。」富家駒將手杖在地上頓了兩頓，說道：「快些，我要走。」聽差看看那個樣子，連忙拿着臉盆走了。聽差實在沒有敢稍停一下，富家駒在屋子裏踱來踱去，卻等得不耐煩。聽差把水拿來了，富家駒擦了一把，毛巾也沒有擰起來，丟在水盆裏，就和錢作楫一路走出來。走到胡同口上，電燈杆下停着的人力車夫，早含着笑容圍了上來，問道：「先生，要車？大森里，石頭胡同，遊藝場，問個不了。這胡同口上的人，專門是拉本胡同老

主顧的，人是熟的，車子也極其乾淨，胡同裏稍爲講究些的人，把他當自己包車用，也就很合算。這種車夫，還有一種特長，這一條胡同，什麼人家，幹什麼事，家裏多少人吃飯，他都明白。富家弟兄搬過來的第一天，他們就打聽了一個清楚，原來是房東三位少爺，在這裏念書，這當然是能花錢的，他們來了一家好主顧，很是歡迎。富家駒一走出來，他們就認識。這個時候少爺吃完了晚飯，打扮得丰格翩翩，這當然是去逛窯子，或者上遊戲場去了。富家駒見車夫問話，說了一聲天樂園，早就有三四輛車子搶了過來。富家駒道：多少錢？車夫都說：大少爺你隨便給得了，你還能少給錢？富家駒和錢作楫坐上車去，車夫拉着車跑，一刻工夫，就到了天樂園，每人就給車夫兩角錢。進得戲院子裏面，只見樓上樓下，滿座全是人。看座兒的四狗子，在人叢中正和一個看客辦交涉。那看客一定要坐在前面，四狗子卻說實在沒有。他一伸頭看見富家駒，連忙走着迎上前來，說道：富大爺，你怎麼兩天沒來？你的位子，我都留着，可沒有敢賣。富家駒也沒作聲，只笑了一笑，到了第三排上，他和錢作楫，各在一個空位子上坐下了。四狗子拿了兩把乾淨的茶壺，沏了兩壺茶來。彎着腰笑嘻嘻的說道：今天演新戲，爲留這個位子的，直惹了不少的麻煩。富家駒知道他說這句話，是他表功的意味，就在身上拿出兩塊錢給他，說道：錢三爺的也在這裏給了。四狗子彎着腰笑道：今天要賣五毛六，你就給這幾個。富家駒皺着眉道：你們有足沒有？足四狗子道：好，得了。今天不和你爭。昨天前天兩個座兒，我真給你留着，你就不算嗎？富家駒道：這樣麻煩，說着，把面前的茶壺移了一移，架起一支胳膊撐着下頰，表示不耐煩的樣子。四狗子將身蹲了兩蹲，算是請安，說道：得，算我多花你兩，還不成嗎？說完，走近一點，輕輕的說道：晚香玉明天要照相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說着，又請了一個安，說道：你還在乎？給我幾個罷。富家駒被他吵不過，拿一張鈔票，望地下一扔，說道：真是討厭。四狗子笑着檢起那張鈔票，說道：我謝謝你啦。這個當兒，猛聽見錢作楫喝了一聲好。富家駒擡頭一看，看見晚香玉古裝打扮，唱二簧慢板，走了出臺。刻不容緩趕緊叫了一聲好。晚香玉聽到這句好，眼睛望人叢中一射，早就看見了富家駒。

錢作揖在一邊，看得清楚，口裏先叫了一句好呀，接上又鼓了一陣巴掌。富家駒被晚香玉在臺上瞟了一眼，心裏十分痛快，見錢作揖一陣鼓掌，知道他也看見了，笑着對錢作揖道：「又胡搗亂，其實他嘴裏這樣說，心裏正怕他不知道，故意再說一句，證明這事。」後來晚香玉唱完，站在臺口上，兩人的視線相距更近，不知道晚香玉爲着什麼事快活，那袖子遮着臉喝茶，偷着和臺上戲子笑。富家駒連忙取下眼鏡，昂着頭叫了兩句好。晚香玉聽着臺底下無原無故的叫了兩句好，回轉頭來，眼睛瞟了一瞟。富家駒看見，立刻又叫了一聲好。他到這個地方來看晚香玉的戲，前後差不多一個月，晚香玉這樣注意他，從來是沒有的事。這時他真比買彩票的人中了獎還要高興，不住的目視錢作揖，臉帶笑容。這一天晚上，富家駒總叫了一百聲好以外，把嗓子都叫啞了。戲一完，錢作揖和他一路走出戲園子，輕輕的對他說道：「你的資格，已經够了。你不信，在這兒等他出來。富家駒原不知什麼捧角，全是錢作揖教的。其初在這裏看戲，富家駒都不好意思叫。錢作揖道：『你要是爲聽戲呢？』坤伶戲有什麼好聽，用得着天天來嗎？你要是爲着認識晚香玉吧？你不叫好，他怎樣知道富家駒先還不肯，只是鼓掌當叫好。後來到了上十天頭上，一點兒影響沒有，他才夾着大家叫好聲中，輕輕叫了幾回好。叫的時候，自己好像是很有力，其實叫了出去，總是不很大響。又過了兩三天，才把這個好字，可以大聲疾呼的叫出來。果然，那晚香玉的目光，有時似乎也望這邊看，大概已經知道他是天天來的。又過了七八天，富家駒的臉皮老了，好是可以隨便叫出來了。就是看戲的錢，也花在一百元開外。不知怎樣，那個看座兒的四狗子，打聽得了富家駒是個有錢的少爺，自這兩天沒來，他正抱怨着，走了一個好主顧。今天富家駒來了，所以他十分表示好感。四狗子歡迎，要拉住他，不料臺上的晚香玉也是一樣，富家駒真喜歡極了，恨不得這戲演到天亮。這時錢作揖叫他在門口等一會兒，正合他的意思，便對戲園子門口，在街沿的高坡子上站着。一會兒工夫，只見晚香玉穿着豆綠雙絲葛長衫，戴着白草帽，男裝出來。臉上的胭脂粉，還沒有洗乾淨。後面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，緊緊的跟着。富家駒面

前，擺着一輛自用人力車，四盞水月電燈，點得雪亮，正是晚香玉坐的。晚香玉走到這裏來上車子，對富家駒瞟了一眼，低頭咬着嘴唇微笑。車子走了一陣粉香，依然還在衣袂之間。接上那中年婦人，也走到這邊高坡子上來雇車，他因為富家駒望着他，索性笑着和富家駒點了一個頭。富家駒趕緊還禮，接上也笑了一笑。那婦人說道：你昨天好像沒來。富家駒道：有點兒事情，不得空。那婦人道：你貴姓？富家駒道：我姓富。那婦人笑了一笑，說道：四狗子說的富大爺，就是你剛才走的，就是我的姑娘。富家駒這時也不知道說什麼好，只說了一個呵字。心裏想道：他是晚香玉的母親，可不知道怎樣稱呼。晚香玉的母親又笑了一笑，說聲明日會，雇一輛車子，就走了。錢作楫拿着手上的小藤杖，敲了富家駒一下，腿說道：傻瓜！剛才人家來將就着你，你不知道黏上去。富家駒笑道：我有些不好意思，一時找不出什麼話來說。你怎樣不替我說兩句？錢作楫道：這樁事，我也是少於經驗。而且他又和我說話，我怎樣插嘴？當時你要釘上他兩句，他就會請你到他家裏去玩玩了。富家駒道：可惜！可惜！錢作楫道：那有什麼可惜？明日白天，咱們一塊兒到他家裏去就得了。富家駒道：不要亂來，仔細鬧禍。錢作楫道：惹什麼禍？你若不去，我一個人去。富家駒道：你明天幾點鐘去？錢作楫道：去早了呢，他沒有起來，去遲了呢，恐怕他又出去了，最好是一兩點鐘去，不遲不早。富家駒道：很好，明天我們一塊兒去。我們在那裏會？錢作楫道：我來邀你得了。富家駒道：不成，不成！我們那老二老三，都知道你是一位大逛家，你一去邀我，他們就要疑心。不如你在勸業場茶樓上等我，我下了課，不必回家，就和你一路去，你看如何？錢作楫道：既要吃魚，又要怕腥，這是何苦？富家駒道：要不然，我寧可不去。錢作楫見他態度堅決，只得答應。各人雇車回家。到了次日早上，富家駒拿出一件紗馬褂和一件印度綢長衫，用一張紙包好，和書包一塊夾了，帶到學校裏去。到了學校裏，把衣服叫齋夫收了。上了上午三堂課，也不回去吃飯，就在附近小飯館子裏吃了一些東西。然後又到理髮店裏刮了一個臉，這才拿了衣服出來，渾身上一換。雇了一輛車子，一直到勸業場來。找到茶樓上，果然錢作楫在那裏。便催着他會了。



茶帳，一路走出來。錢作楫笑道：我不去了。富家駒道：你這不是難人，到了這時，怎樣不去？錢作楫偏着頭對他，渾身上下一望，取下帽子，和他又一鞠躬，說道：你扮成這樣一個十足的小白臉，把我不容成了煤鋪的掌櫃，人家還睬我嗎？我去作什麼？富家駒道：隨便刮一個臉，這也不算什麼，你又何必說這個挖苦話？錢作楫道：這也就巧了，你早不刮臉，遲不刮臉，單單是今天，上午刮臉。富家駒笑道：就算我成心刮臉，我在你面前認個錯，這也可以吧？錢作楫笑道：這我真成了陪考的了。富家駒笑道：這無非逢場作戲，誰又是正角，誰又是陪考的？說着，馬上就叫了兩輛車子，雇到草廠胡同。錢作楫道：你怎樣知道他的地點？看你不作聲的，老實人，肚子裏可有數呢？富家駒笑道：你以為我不知道，才這樣難我嗎？說着，就坐上車去。錢作楫真怕他一個人去了，也就隨着上車。到了草廠胡同，認明了門牌，兩人下車，便去敲門。富家駒究竟不行，給車錢的時候，故意慢一點，讓錢作楫上前敲門。敲門以後，裏面走出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，穿一件舊的淡竹布長衫，梳一條大辮子。錢作楫認得，他是一個當跑龍套的，他對着兩個人的情形，看了一看，竟先問道：你們是到田大媽家裏去的吧？錢作楫知道晚香玉姓田，這田大媽一定是晚香玉的母親了。便說道：是的，他娘兒倆都在家嗎？你怎樣知道我是到他家去的？那孩子笑道：誰不認得你？你天天坐在天樂園池子裏第三排，說着，伸手一指富家駒道：喲，今天還穿了一件馬褂。富家駒心裏想道：這女孩子也不算小，怎麼說話這樣粗野？怪不得人家說唱戲的女孩子是帶有男性的，那女孩子問了話，回轉身，就喊道：田大媽，你家來了客。一語未了，晚香玉的母親在屏風後，伸出一個頭來，看見是富家駒，連忙笑着招手道：請進來，請進來。他二人走進去，田大媽一直就望北屋子引。一掀門簾子，只見晚香玉穿了一件水紅對襟短褂子，蓬着一把辮子，覆髮都披得臉上來。手上拿着一根白線，縛着一隻蠅蠅兒，在藤榻上引小貓。看見人來，喲了一聲，跑進左邊房裏去了。田大媽含着笑容，請他二人坐下，便去張羅茶水。富家駒看見晚香玉出來，渾身綺羅，滿頭珠翠，猜他家裏雖然不是高堂大廈，一定也是陳設楚楚的好房子。這時一看，屋

小如舟，伸手可以摸到屋檐，坐的屋子裏，上面一張長書桌，擺着一個打了補釘的白花瓷瓶，插着一根雞毛帚，一架擺式的老鐘，鐘面上只有一根短針，此外還有一面小鏡子，兩隻玻璃花瓶，都是塵土堆滿了的。屋中間一張四方桌子，橫三豎四羅列一張藤榻，幾張椅子上放着麪板，趕麪棍兒。又有兩個盜盆子擺在地上，一盆子衣服，一盆子和了的白麪。地下滿處都是菜葉，房門兩邊，擺着一網大蒜，和一堆刀矛木盒唱戲用的東西，這屋裏還有什麼空地，滿牆糊着的圖畫，是賣畫人兒的攤子上買的。什麼耗子聘閨女，五世同堂，怕媳婦兒，紅一圈綠一圈。富家駒在家裏就擬好一篇腹稿，題目是尋香記。打算把晚香玉家裏一几一榻，都要鋪張一下，這個樣子，未免大爲掃興。好在晚香玉這時已出來了，穿了一件寶藍色雙絲葛的長衫，又加上一件漏明紗的小嵌肩，馬上就漂亮許多了。他出來一手揪着布門簾子，一手理着鬢髮，先笑了一笑，然後笑着說道：「今天可不知道有客來，屋子裏糟透了。」說畢，搭訕着向院子外頭叫了一句「媽呀」。田大媽答應着就拿了兩個茶杯，一把茶壺來。田大媽一面倒茶，一面對錢作楫道：「你貴姓？錢作楫等他一問，將姓名住址就全說了。晚香玉眼睛瞧着富家駒，笑了一笑，然後問道：「這位先生呢？」田大媽道：「富大爺你會不知道？」晚香玉笑道：「認是認得，可不知道他的姓呢。」這句話說完，大家一笑。富家駒想不出說什麼話，卻撥着衫袖看了看手表。錢作楫雖然臉比富家駒老些，究竟因爲初次來，不好亂說，也是默然。半晌，田大媽對富家駒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喝茶。」富家駒答應道：「喝茶。」晚香玉笑了一笑，對屋子外面花兒花兒的叫，細進來。錢作楫道：「這貓很好玩，就叫花兒嗎？」晚香玉道：「可不是，於是大家抓着貓，這個題目，就大談特談，談完了，大家又靜默了一會。富家駒錢作楫又說了幾句閒話，總是不能十分談笑自如。看院子外的日影子，只好告辭。晚香玉道：「有什麼事嗎？」富家駒道：「沒什麼事。」晚香玉道：「既然沒有什麼事，忙什麼？就請多坐一會兒。」富家駒錢作楫，原不一定要走，晚香玉既然挽留，就樂得多坐一會兒。所以兩個人站起來了，又復坐下。前後約摸坐了一小時，話也就慢慢的多了。錢作楫偶然問了一句「貴妃醉酒，怎麼好久不演了？」田大

媽笑道：不瞞你說，那幾件行頭都壞了，沒有法子穿出去。錢作楫對富家駒輕輕的說了一句，你送他一套，好不好？富家駒連忙說道：可以，可以。不過我是外行，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做？錢作楫笑道：人家做好了，你會帳還會嗎？富家駒又道：可以，可以。錢作楫對田大媽道：聽見了嗎？田大媽連忙站起來，對富家駒道：大爺，謝謝你啦。晚香玉也就笑了一笑，心裏卻不想有這樣容易的事，偶然一竹槓，便敲上了。立時田大媽的笑容，加緊了幾倍，晚香玉不時的用語引着富家駒，比初來的時候，就不同了。又坐了一個鐘頭，方才告辭而去。到了次日下午，又和錢作楫去了一回。及至第三日，他已經很熟了，再和錢作楫同去，就有些不高興。不過無原無故一個人去，又有些不好意思。自己盤算了一會，便在綢緞店裏，賣了一件衣料，又配了些化粧品，便送到晚香玉家去。他母女二人自然道謝了一陣，坐下來說了幾句話，田大媽去沏茶，趁這個空兒，晚香玉對富家駒一笑，問道：那錢少爺怎麼沒來？富家駒道：他不知道我要來，我打電話邀他，他不在家呢。晚香玉又一笑道：你來就你來得了，邀他幹嗎？富家駒聽了這話，說不出的心裏好過。正想說一句話答應晚香玉時，田大媽已經進來了。空坐了一會，也只得告辭。從此富家駒失魂落魄似的，總是惦記晚香玉。又怕去得勤了，田大媽要生疑心，只好隔一兩天一回，有時也帶一兩個朋友去。可是去會晚香玉，總有田大媽在座，說幾句無聊話而外，一點情意，也不能向晚香玉表示。本來想不去，一來有些情不自禁，雖無聊去坐一會，總要去一遭，心裏才安慰。二來晚香玉眉梢眼角，情致纏綿，令人一望就能感受。偶然田大媽走開，晚香玉必定偷着說一兩句體己話。或者故意，燃着煙捲，只抽一口，送了過來。或者倒一杯茶笑着送到面前。這樣一來，富家駒滿心搔不着癢處，不知怎樣好。總想設一個法子，把田大媽引開，和晚香玉說幾句愛慕的話，卻總想不出來，日子很快，轉眼就是一星期了。這天又是星期日，可以玩個整天。所以星期六晚上，玩到一點多鐘才回家睡覺。反正明天不用起早，儘管睡晏些不妨事的。不過這幾天以來，每到飯後，楊杏園請他到後面閒談，說些國文組織法，名爲閒談，其實不啻上課。楊杏園對於這裏面的語助

詞講得最詳細，富家駿富家驥都聽得入神，以為很好。富家駒先卻是唯唯否否的聽着，心不在焉，到了星期五那天晚上，他耐不住，吃了晚飯就聽戲去了。連星期六算起來，已有兩晚沒有聽講。早上偶然醒了，本要睡早覺的，只見牀面前小茶几上，壓着一張字條，伸手拿過來一看，上面寫道：叔叔昨晚來此，與楊先生長談半夜而去，臨行囑兄回家一行。富家駒認得是富家駿的字，嚇了一跳。心想，我的行藏是瞞不了楊杏園的。他若把這事完全說了出來，那就糟糕，我何妨先探一探他的口氣，若是他真有些不客氣，我還是不回去的好。這樣一想，就起來了，一問聽差，知道小兄弟倆都出去了。洗了一把臉，慢慢踱到後院子裏來。走到牽牛花架外，隔着籬笆，看見一個穿裙子的女子，露出半身，站在樹下。他不用猜，就知道是楊杏園的好友李冬青，因為他已經來過三四次了。便退了兩步，喊了一聲楊先生，然後才慢慢走進去。只見滿地下擺着許多大大小小的瓦盆，和兩大堆菊花。秧子。楊杏園穿着短衣服，蹲在樹陰底下，在那裏栽花，兩隻手叉着十個指頭，黏滿了的土。舉起胳膊來，卻用衫袖去揩頭上的汗。他見富家駒進來，伸開兩隻手，笑着站了起來。道：來來來，你也來栽上兩盆。富家駒笑道：楊先生還會藝菊，這倒是有趣的事。我那裏能來一點兒也不懂。楊杏園道：我又何嘗懂，也是試試呢。富家駒見楊杏園態度和平常一樣，料他昨晚沒有說什麼。他二人在那裏自己不要太煞風景，便抽身走了。

## 第四十八回

鬻畫分金割愛助膏火

讀書補拙勉力答瓊瑤



李

冬青見他去遠，便道：這人倒像一個誠實少年。楊杏園道：誠實害了他了，他現在為一個坤伶所迷，捧得昏天黑地，又可笑，又可憐。我看他錢花足了就醒了。李冬青道：也許那坤伶待

他真好。楊杏園道：難道他們還能破了成例，講真愛情嗎？李冬青道：你這話顯然偏着男子。以為富君是讀書的人，有真愛情，那女戲子就是以金錢為重，決不會有真愛情的。楊杏園道：管他真愛情，假愛情，與我們什麼相干？

愛情這樣東西，本來是神祕的東西。也許表面很接近，骨子裏很疏。也許表面很冷淡，心裏很熱烈。當事的人，有九個是糊糊塗塗，用第三者的眼光來評論旁人，越發不對了。楊杏園說時，蹲着身子在地下栽花，不住的用手弄土。眼睛只能望着李冬青的裙子角。李冬青手扶着樹站着，默然不語。用手牽了牽衣襟，又抽出衣鈕上的手絹，揩了一揩臉。過了一會，還沒有作聲。楊杏園在這時，也是沒有什麼話可說，搭訕着，努力的栽花，一刻兒工夫，就栽了三盆花。變着腰，總不肯伸直來。大家靜默了一會，只聽見屋子裏的鐘噹噹響了十下。李冬青笑道：「怎麼就十點鐘了？家裏快要吃飯，回去了，省得他們等我。」楊杏園這才站了起來，笑道：「你府上不是十二點鐘吃午飯嗎？」李冬青道：「今天禮拜，格外提早一點，吃了飯，好出去玩呢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向來沒有聽見說出去玩的人，今天也自動的要出去玩。」李冬青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再會。」楊杏園伸着兩隻糊滿了泥的手，便跟在身後，送了出來。到了月亮門邊，李冬青回頭說道：「這樣的熟客，還送什麼？」楊杏園道：「也應該送到前院。」說着，依舊望前走。李冬青真忍不住了，笑着說道：「瞧罷，這個樣兒……」楊杏園一看一雙泥手，渾身泥點，這才笑着止步，一直望着李冬青走了。然後轉回身，這才覺得兩隻腿有些酸，地下還攤着一大堆菊花秧子，不能栽了。走回房去，就着臉盆裏的涼水洗了一把手，洗得滿盆都是泥土。看看院子裏的花，叫自己也未免笑自己做事有頭無尾，便叫了聽差車夫進來，一頓把花按着盆子栽了。栽不了的就叫他們拿了出去。自己先栽一株花，按着歌訣，要多少土，要多少水，這會子亂七八糟，也就不管了。當新聞記者的人，是沒有星期休息的。每到了星期，就要抱怨自己幹的這種職業不好。楊杏園也是這樣，不過他有一種自慰的法子，把一部份不受時間限制的事，星期五、星期六，就預先忙着趕做些起來。星期日，在家裏究竟可以休息半天。這時富氏兄弟不在家，李冬青又走了，一個人不做事，反而不知道怎樣好？回頭一看椅子邊的電話插銷，隨手將耳機插上，便四處打電話，找朋友說話。百無聊賴中，找了這樣一個消遣法，可是這樁事，又宣告失敗。有的地方是電話沒叫通，有的電話叫通了，人又不在家，後來委

實無人可找了，心想，只有華伯平沒有去找，他平常都不在的，星期更不必說。管他，且試一試，便又把電話叫到惠民飯店。那邊接了話，卻說是剛剛起來。楊杏園就請華伯平說話。一會兒華伯平接電話了，問道：你是打聽余夢霞的住址嗎？楊杏園笑道：什麼？紅蝦？紅鴨？華伯平道：他昨天到北京，你不知道嗎？楊杏園笑道：你說是誰？我並不認識這個人。華伯平在電話裏笑了起來，說道：你們都是文丐啊，不至於不認識。楊杏園道：真不認識，也許我一時記不起來，你說他從前在什麼地方做事，我就可以想起來了。華伯平道：他是個小說家，曾做過一部翠蘭風，風傳全國，早幾年，中學校裏的學生，還當作教科書呢。楊杏園笑道：哦，是他，難怪說紅蝦紅鴨。我也是只聞其名，並不認識。但他是上海的洋場才子，到北京來做什麼？華伯平道：聽說是招親來了。詳細情形，我不很知道。我怕你是要找他呢，你既不是找他，打電話給我，有什麼事？楊杏園道：一個人在家裏悶得慌，找你談談。可否到？我這裏來吃飯？華伯平道：對不住！我這兩天爲着老總的太太過生日，籌辦壽事，簡直沒有閒呢。我正要找你一樁事，那裏有骨董出讓沒有？我倒要收三個五樣。楊杏園道：對窮措大打聽骨董，豈不是問道於盲？華伯平道：我不過順問一聲，那就再會罷。說畢，各自掛上電話。楊杏園找不到人，只好悶在家裏看了半天書。下午依舊到館裏去辦事，星期這一天，還是自過了。時光容易，已是八月初旬，所謂已涼天氣未寒時。楊杏園偶然受涼，病了兩天。他因爲自己喜歡害病，小小感冒，不肯把他當一回事，依舊掙扎着做事。因此一回來，就睡覺，連李冬青家裏，也有三四天沒有去。這日下午，小麟兒拿了一封信來，交給楊杏園。他沒有拆信，心裏就想着，難道怪我不見面嗎？連忙拆開信來一看，上面寫着是：

史女士寄人籬下，情有不堪，君所知也。茲彼決計擺脫，入校讀書。因學膳各費，共需百餘元，乃就商於青。青同懷淪落，有逾骨肉，力所能及，義無可辭。惟阮生之囊，雖不名一錢，而相如之家，亦徒空四壁。愛莫能助，謂當奈何？君於青，似可一商緩急，特此專函奉託，謀以玉成其志，君素任俠，當必有以慰我也。

青白。

楊杏園將信看完，盤算了一會，決計不能說是沒有錢。可是這時領薪水的時候沒到，手邊又沒有存款，那裏去弄一百多塊錢去？心想，一兩天內，也許不要用，我答應了再說。便拿了一張信紙，寫道：

示悉。此亦朋友應盡之義務，何所謂俠耶？惟連日適患小恙，深居簡出，恐不能於即日籌之。在一星期內，當有以報命。

杏覆。

信寫完了，找了一個信封，將信紙放進去。也沒有封口，標了兩行請回交令姊冬青女士幾個字，便交給小麟兒，他拿着信，跑着走了。到了家裏，李冬青將信一看，總算滿意，但是看見楊杏園所說，連日在病中，不知道又害了什麼病？過了一會兒，便自己來看楊杏園。楊杏園正因為無聊，背着兩隻手，在院子裏踱來踱去，看見李冬青，便笑着道：好幾天不見。李冬青道：怎樣病了？楊杏園道：不相干，小感冒罷了。說着，便一路和李冬青走進屋來，在兩張沙發上對面坐下了。楊杏園問道：那位史女士和他的親戚脫離了嗎？李冬青道：昨天就搬到我家裏來了。說着，皺了一皺眉毛，又道：這事，我困難極了。他的親戚余府上，我都認識的，密斯余，和我又是朋友。他住在我那裏，他怕我避嫌疑，要搬到公寓裏去住，我想，他又沒有個伴，怎樣去得？硬把他留下了。他就如坐針氈一般，那裏能安穩？我今日忙了一上午，才在鳳鳴女子實業學校裏，親自和他校長交涉，給他弄了一個選科生，立刻可以搬到學堂裏去住，只是學膳費，一刻兒拿不出。說着，笑了一笑道：我的窮，又是可不言而喻的。楊杏園道：據這樣說來，密斯史在府上借住，實在不便。不知道他爲什麼和余家弄翻了？李冬青道：那無非是受兩個姨太太的氣。況且他的姑母早已去世了。現在的余太太，是續絃的，他雖叫一聲姑母，其實還是由於姑丈的關係，你想，大家並無關係，他老在余家過活，怎能保余家不說話？楊杏園道：他還有一位祖母在余家，那怎樣辦呢？李冬青道：這就沒有法子。他要不是他的祖母在余家，早就搬出來了。說着，皺了一皺眉毛道：這位小姐，太任性些，說走就走，只穿了隨身的衣服出來，這就是第一要解決的問題。我的衣服，他又不合身，就眼面前而論，就要製二三十

塊錢的布衣服。楊杏園知道李冬青最守口德的。他所說史科蓮這種情形，很是含混。由這上頭去推測，一定他的境遇，非人所堪，才搬了出來的。便慨然的答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要做兩步去辦。第一步，做衣服，免得不能進學校的門。第二步，再籌劃學費。二三十塊錢，我這裏倒也現成。說着，便走進房去，在箱子裏拿出二十八塊錢來，把身上皮夾子裏的三塊錢，抽出兩塊，一共湊成三十塊，交給了李冬青。李冬青一看，有鈔票，有現洋，就知道他，不免悉索敵賦。笑道：「我暫拿去二十塊得了。留下十塊錢，這下面一句話，雖沒說出來，卻分明留作他零用的意思，免得他爲此受窮。」楊杏園又很了解他的用意，說道：「不要緊，我身上少零錢用，隨時可以到報館裏會計部去拿的。」李冬青見他這樣說，知道他出於至誠，便收下了。這時候已經電燈亮了，李冬青知道富氏兄弟快要回來，談了幾句話，就走了。楊杏園心想，答是答應了人家，馬上就要籌款，不要耽誤才好。當晚就分頭去借錢。偏是事不湊巧，一處也沒有借到。就是人家答應有，也約在三五天以後，不能應急。他心想，約好了一星期內拿出來，不說提早，總也不要恰好是一星期。而今看看要失信了，怎樣辦？自己忽然想起一樁事，那華伯平，不是要買骨董嗎？我箱子裏還有一幅關山夜月圖，不如賣了他。這樣一想，立刻在箱子裏找了出來，便打電話，約華伯平來看畫。一直打了四遍電話，才把華伯平找到。原約定次日下午四點鐘來的，到了晚上十點鐘才來。楊杏園道：「你怎樣如此不顧信用？叫我在這裏老等。」華伯平道：「老弟，我這就極講信用了。四點鐘出城，被人拉去捧角，看完了戲，吃小館子，吃了小館子，又去逛胡同，走了兩家，我硬抽身跑來了，他們還在等我呢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國家養你們這班官，不發薪呢，就怨天恨地，說是枵腹不能從公發薪呢，你們又花天酒地，把辦公做個幌子。華伯平笑道：「得了，不要發議論了，你拿畫給我瞧瞧罷，我還要走呢。」楊杏園看他那種急的樣子，知道他不能久等，便把畫拿給他看。這畫是個小中堂，畫着半勾霜月，一角孤城，城外一片沙漠，兩個遊騎，向城門飛奔而來。紙卻是雪白的。華伯平道：「這並不是古畫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不是古畫，你且看看那落款下面的圖章。」華伯平仔細看了一看，乃是伯秋



之章四個字。華伯平道：哦！是他畫的，他是我的同鄉，做江西吉安縣知縣，沒到任落水死了。楊杏園道：不錯，就是他，他叫趙伯秋，十年前，在江西做官的人，沒有不知道他的。你看這一軸畫能值多少錢？華伯平道：這一軸畫，賣給外省人，他當一軸平常的畫買去，出不了什麼大錢。你賣給我，算是找着主顧了。我出一百塊錢罷。楊杏園道：你不把他當骨董，我可把他當骨董哩。老趙的畫，我家裏一共只有三軸，賣了可沒地方找去。你要買，就出一百三十塊罷。華伯平笑道：原來是你的畫，我不能要。明天同鄉知道，說我華伯平，掙了幾個錢，把朋友收藏的東西，都搜括了去，豈不是笑話？楊杏園笑道：你不要瞞我，你不是收藏家，你那有閒錢買這個？你買了去送老頭子的禮，對也不對？就是你買，那也不要緊，朋友就不能作買賣嗎？華伯平道：你的話，猜是猜着了。據我說，我出一百不少，你就要二百或一百五，以所愛之物而論，也說得過去。何以單單要一百三十元？楊杏園道：我有一筆費用，差一百三十元，所以想賣這個數。華伯平道：你有什麼費用，結婚費嗎？若是爲這個，我借一百三十元給你。要你賣東西，就不够朋友了。楊杏園道：不是，不是。有東西賣，豈不很好？我何必負債？華伯平道：雖然，你這話還是可疑。設若你東西只值十塊錢，你因爲要一百三十塊錢，也賣那個數嗎？再說，你差一千呢，就要賣一千嗎？楊杏園道：你是做買賣來了，還是論邏輯來了？華伯平道：好！我就出一百三十元，不和你爭了。不過我想你不嫖不賭，那裏會鑽出這一筆費用？楊杏園笑道：將來也許可以告訴你，現在因某種關係，要守秘密。華伯平見楊杏園一定不肯告訴，只得罷了。便說道：畫我是不要你的，我明天叫人送一百三十塊錢過來得了。楊杏園道：我在客中，這軸畫我留着也沒有地方去掛。掛起來，也沒有相當的骨董來配，我還是賣的好，省得負債。你就把畫拿去罷。你若不要畫，還說我用手腕來借錢呢。華伯平道：笑話，我那有這種意思？楊杏園道：你不要畫，我就不借你的錢。華伯平沒法，只得把畫拿走了。他想到：楊杏園爲什麼不肯負債呢？這一定是結婚。大概不願在新夫人面前露出窮相，所以寧願賣掉這可有可無的畫。他知道楊杏園等錢用，第二天，居然起了一個早，九點鐘就專人把錢送了

來。楊杏園將錢拿到，也沒有停留，就把錢送到李冬青家裏去。李冬青恰好這天上午無事，還在家裏。楊杏園來了，便出來在客室裏和他見面。楊杏園將錢如數交給李冬青，問道：「够不够？」李冬青道：「足够了，總要多個三十塊錢呢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那就很好。」密斯史這時進學校，那裏不要用錢？就留着他零用罷。李冬青用手扶着茶几，輕輕的撫摩着眼睛，又望着手，沉思了一會，然後微笑了一笑，對楊杏園道：「這個錢，幾時要用？」楊杏園笑道：「還打算還我嗎？我要加一的利呢。」李冬青對這一句話，就不好答了。理由是爲什麼借錢不要還？可是在彼此的友誼上，又絕不許計較金錢問題。一定要談有借有還，就太俗了。他的臉太嫩了，這一急，卻急得滿臉通紅。但急中生智，也答應一個不着邊際。便笑道：「加一的利，也不算重。借來的錢，至少也是三分利，這也不過賺七分罷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我並不是借來的。」李冬青笑道：「不要相瞞。第一次，尊囊就給我搜括無遺，那裏還有儲蓄？越是這樣說，我越過意不去。」楊杏園道：「自然不是儲蓄，是我把一軸畫賣來的錢。」李冬青道：「這就對不住了。」回頭密斯史又要說許多不安的話。楊杏園道：「不！這事我是不出面的。在史女士面前，千萬不要說是我的款子。因爲……」李冬青知道他的意思，第一他和史科蓮，沒有很重的友誼。這樣幫助，有些躡等。第二，也決不願意在自己面前，對女朋友賣這一個大人情。第三，他這個人情，並不是對史科蓮而發的。便笑道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？難道我乞諸其鄰而與之，就這樣示惠嗎？其實第一次那一筆款子，我就實說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並不是我矯情，因爲史女士現在的環境，是不適用嫂溺援之以手那句話的。」李冬青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叫密斯史保守祕密得了。」楊杏園覺得祕密這兩個字，又有些刺耳，笑道：「那也無所謂。自己說了這無所謂三個字，卻也不知何所謂。便搭訕着說：我家裏還有事，我要回去了。」說着，站起身來便走。李冬青照例送到大門口，然後拿了錢進去。這幾天史科蓮和李冬青同睡，沒事卻在那間小書房裏看小說。剛才李冬青和楊杏園所談的話，他句句都聽見了。李冬青拿了錢進來，一把就遞給史科蓮，說道：「這全够了。好了，明天你可以去上學。」史科蓮道：「真難爲你，給我搜羅許多錢來。」李冬青道：「我那裏有許多錢？還

不是那位楊先生辦的？史科蓮道：他幫我這一個大忙，我心裏真過意不去。李冬青道：他不但幫你的忙，他也知道你要感他的情，卻叫我不要說出來是他的錢呢。史科蓮道：既然如此，我尊重楊先生的意思，只感謝密斯李。李冬青道：楊先生幫你的忙，你何以感謝我？史科蓮笑道：若不是你認識楊先生，他又怎樣能因你而幫我的忙呢？我感謝你，你自然要去感謝他，這手續就不錯了。李冬青道：這無所謂手續，也無所謂感謝，是楊杏園說的，乃朋友應盡之義務。史科蓮道：這樣說，就完全便宜我了。李冬青有一句話要說，幾乎要說出來，又忍回去了。只笑了一笑。史科蓮得了這筆錢，是滿天愁雲盡散，臉上的笑容，也就止不住顯出來。到了次日，他就離了李家，搬到學校去。學校裏的生活，那都是有秩序的，而且耳所聞，目所見，都離不了功課。和余家那種繁華家庭的狀況，自己寄人籬下的環境，完全不同。不說別的什麼，第一吃一碗安心飯，不看人家的顏色。這時史科蓮除了掛念祖母是一樁心事外，竟成了個自由之神。好在余瑞香始終和他不傷友愛，不時寫信給他，報告外祖母平安。史科蓮因此乃安心去做他的功課，滿打算畢業而後，學着李冬青自己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。想到自己之所以有今日，到底不能不感謝楊杏園。很快的工夫，一個星期又過，大家都換了夾衣。史科蓮得了楊杏園第一批款子，綱繆未雨，早把夾衣作好，這時也全身更換起來。他讀心，若不是楊杏園，莫說讀書，第這衣服問題，就不得不了。也雖然不要我感謝他，我究竟受之有愧，因此批的。在他寢室裏的時候，用來所指的是不一封信給楊杏園。那信道：

杏園先生：我寫這封信給你，實在冒昧得很。為你極力的協助我，是不願意我知道的。我這時寫信和你道謝，豈不有傷你的本意嗎？不這事在你那一方面，可以這樣設想。在我們受惠的人，良心上，卻不能容許我緘默。所以我於尊重尊意和安慰我良心的兩方面，轉來轉去，費了一個禮拜的研究。結果，良心戰勝了友誼，我只得冒着不是，寫信給你道謝。道謝兩個字，實在形容不出我心中的感激，但是我也沒有別的話

可以說了。我是一個沒有學問，而又窮無所歸的女子。我不信這世上人，除了李冬青之外，還有幾個人能看我一眼。現在我知道不然了，天地之大，不少好人，只是難以遇着罷了。學校裏的生活很好，由前十天的我，變到現在的我，我簡直得到第二個生命。生平的快乐，莫過於此。在這種良好環境裏，我現在除了思念一個寄人籬下的六旬祖母而外，沒有別事，只是盡力的奮鬪。這是可以報告助我的朋友。我不長於文字，寫得不成東西，求你原諒。卽頌安。

答了。

在御覽謹啓。

這一封信，覺得是一種可紀念的東西。楊杏園連信也信封，一併收起來，放在一信匣裏。又想不到能默爾受之，也就拿了一張信紙，回了一封信，無非的自己謙遜一番，又勉勵史料蓮幾句。寫完了，就交給聽差寄去。當聽差將這封信拿走之時，恰好吳碧波前來，望他。吳碧波的目光，最是銳利，遠遠的看去，已經看見信封上有女士兩個字。一腳踏進門，看見他的書桌，筆還在硯池邊斜擱着，便笑着問道：來的不巧，又要打斷你的詩興吧？楊杏園道：作什麼詩？幾個月也謔不出七個字來哩。吳碧波道：你看，筆還擱在硯池上，大概正是工作時間。楊杏園道：見面很少，既然來了，多坐一會兒，暢談暢談。我這時不作事，剛才寫一封信。吳碧波就故意問道：寫信給誰？讓我來做一回福爾摩斯。據我想，這封信，很簡單。你看，那一盒信紙，不是像沒動一樣嗎？大概不過一兩張八行。既然很少，當然是不重要的。可是你寫好了就封，封了寄，一定又是急於要答覆的。因爲墨汁還沒有乾，信已不在桌上，當然是寫好就付郵了。這封信，大概是寄給朋友，不是家書。要是家書，發得這樣急促，你豈能態度還這樣安閒？再說，這封信一定是寄給一位極好的朋友。我是知道的，你有一個壞脾氣，把寫信認爲最便宜的事，卻往往因此延擱下去。有許多要緊的事，都耽誤了。你若不是寫給好朋友，不能這樣留心。這是我一分鐘內理想和觀察上得來的推測，你看對不對？楊杏園笑道：有對的，也有不對的，一封信罷了，值得這樣研究？來來來，我們下盤圍棋。吳碧波知道楊杏園有三不高明，下圍棋，猜詩謎，拉胡琴，都是最愛，又够得上打零分的。

這時他發起下圍棋，決不能這樣不量力，分明是王顧左右而言他。也就笑道：你那種棋，罷了。楊杏園聽說他不  
下棋，也就一笑而罷。問道：你怎樣有工夫出城？吳碧波道：罷了課了。楊杏園道：上半年罷課罷了兩個月，你們已  
經玩够了。下學期開學，還不到一個星期吧？怎樣又罷課？吳碧波道：上半年爲教員欠薪罷課，原來沒有解決，下  
半年是財政部答應給錢，才開學的。開了學，財政部不給錢，校長受了騙了，教授們一惱，又罷課了。楊杏園道：上  
半年記得罷了兩次課了吧？吳碧波道：可不是？第一次是爲鬧外交罷課，第二次是爲鬧洋錢罷課。倒霉，自從我  
進大學的那年起，每個學期，都有罷課的事。我讀了四年書，大概罷了十次課。合起寒假暑假一算，說句良心話，  
頂多讀了一年半的書罷了。這個學期，是第五個年頭，看看又算完了。再過一年半，就要畢業。說起來在大學讀  
六年的書，弄個學士頭銜，真也不容易。要像這個樣子，六年工夫，能學個什麼？家裏每年匯整千的洋錢到北京  
來，自養我們住公寓吃小館子，這是何苦？不曉得留着錢，讓我們在家裏當少爺。楊杏園笑道：豈僅住公寓吃小  
館子而已乎？吳碧波道：自然還有，那還可以算作例外。至於在北京住公寓吃小館子，卻是貧富一樣。千里迢迢，  
到北京幹這個，真冤。楊杏園笑道：你現在是一個諮議了，總算一個官。中國的父兄給錢子弟們讀書，無非是要  
他作官，你既然作了官了，算已經達到目的，讀書不讀書，那有什麼關係呢？吳碧波道：在北京作官真容易，不料  
我居然也佔些官味。難怪上海斗方名士，近來整批的往北京跑。楊杏園道：你這話有所指，是不是說的余夢霞？  
吳碧波道：是的。楊杏園道：他不是來京作官，是來京娶老婆。吳碧波道：你怎樣知道？楊杏園道：我聽見華伯平說  
的，大概不假。吳碧波道：劍塵在上海做過洋場才子的，這內容他一定知道。楊杏園道：說起劍塵來，他問了你好  
幾回呢。吳碧波笑道：我正要找他，你有什麼事託他沒有？我可以轉告。楊杏園道：我和他常見面，有事可以當  
面說，何必又請你轉告？吳碧波道：總有吧？你想想看。楊杏園道：你這話我真不懂。吳碧波道：既然不懂就算了，以  
後可不要託我。楊杏園始終沒有領悟他的意思，答應不託他。吳碧波見他沒有口風，也就算了。談了一會兒，他

一人到何劍塵家裏來。

第四十九回 淑女多情淚珠換眷屬 書生吐氣文字結姻緣



這

時，何劍塵夫婦兩人，圍着書房裏的桌子，在拼七巧圖。何太太看見他來了，笑了一笑，彎着腰，側着身子就走出去了。吳碧波眼快，早看見他胸面前的衣服，隆隆而起。何太太的衣服，雖然不十分時髦，究竟也不肯穿太古套的。今天穿的衣服，卻是長得奇怪，分明是有所掩蓋。便笑着對何劍塵道：夫人其有……何劍塵連忙一面擺手，一面對玻璃窗子外努嘴。過了一會兒，才笑着說道：人家還走得不很遠，不怕人家難爲情嗎？吳碧波道：太太生少爺，這是極普通的事，我不懂一斑太太，爲什麼總爲這個害臊？何劍塵道：這個誰答覆得上來？就是他們太太本身，也只覺害臊而已，何以害臊？大概就不能答覆呢。你在那裏來？吳碧波道：我在杏園那裏來。我看他搬家以後，越發的和我們少來往了。聽說他搬家，是有所爲的，所以其心專在一方面呢。你知道嗎？何劍塵道：早就有此傳說了。不過也是會逢其適。所以杭州月老詞的對聯說，是前生註定事，莫錯過因緣。吳碧波道：這是下聯啦。上聯呢？何劍塵道：一副熟對聯，這也不知道。上聯是，願天下有情人，都成了眷屬。吳碧波道：卻又來。照說，兩方都是你的朋友，這個撮合山，就有斯人不出之感。何劍塵道：這個意思呢，我早就有了。杏園不消說，是求仁而得仁，還不是一允百允。只是那位李女士的話，是不容易說。吳碧波道：難道他對老楊不滿意？何劍塵道：那卻不是，要是真不滿意，兩個人的友誼也不會這樣好。吳碧波道：那末，你爲什麼說難？何劍塵道：內人爲這個事，探過他好幾回口氣了。他說：今生沒有談戀愛和婚姻的希望。吳碧波道：狗屁！女學生對人談起婚姻問題來，總是持着不屑的態度的。他说不談戀愛，他現在和杏園不即不離的樣子，不是戀愛，難道是愛戀？何劍塵道：我也是這樣想。不過他的家庭問題，很是複雜，恐怕這裏面有難言之隱。吳碧波道：果然

如此，那又要杏園半條命。未雨綢繆，我們得先和他想法子。何劍塵道：我也想好了。等他們兩人的關係，極力的接近。杏園歐化些，能够直接求婚，那是很好。萬一不能，我猜他一定會來託我的。所以我索性不作聲，讓他水到渠成。吳碧波道：要說讓他水到渠成，我看還不是一兩天的事。就是有那一日，總是另外找媒人，和女邊的家庭去說合的。這個媒人除了你，也沒有別的人可當。與其作那樣的順水人情，何妨挺身而出，先和他兩家說合呢？何劍塵笑道：你爲什麼突然提出這個問題？你從杏園那裏來的，不要是和他说說客吧？吳碧波道：我倒是真想和他作說客，討了他的口風，他卻裝傻，只是不知道。你說我做說客，我還沒有作上呢。何劍塵道：他們兩人，既然一個不想，一個不懂，我們何必聽平書掉淚，替古人擔憂？吳碧波道：不過我又猜他有些想我說。今天他先提到余夢霞到北京來求婚，其後又叫我到這兒來，故意把這兩種事聯續到一處，似乎對我取瑟而歌。何劍塵道：這是你心理作用，有此猜想。余夢霞到北京來求婚，是有這個事，他也知道嗎？吳碧波道：他知道不很詳細，說是你知道這事的內幕。何劍塵道：我是知道。他原配的夫人，就是他愛人的姪女。吳碧波道：他作的那部翠蘭痕，就是他的情史。那書上所說，他的夫人，是他情人的小姑子呢。何劍塵道：因爲姪女晚了一輩，他只好那樣說。這位夫人，倒也賢淑，過門以後，夫妻感情也還不錯，只是他的母親，是一個悍婦，最會折磨媳婦兒。所以不到幾年，他那部小說，竟成了讖語，書中的女家人物，死個乾淨，他的夫人也死了，這又合了他那哀感頑豔文章的腔調，作了許多悼亡詩。在他實在無意出之，不料數千里之外，竟有一個翰林公黎殿選的小姐，爲他的詩所感動，和他心心相印起來，於是他有到北京求婚這一件事。吳碧波道：天下真有這樣的好事，我吳某怎樣遇不到一次？何劍塵笑道：你既不作言情小說，又不作香奩體詩，誰來注意你？吳碧波道：這黎小姐有詩給他，他當然有詩回答了，就是這樣發生關係嗎？何劍塵道：就是這樣發生關係的。他們第一步是通信，第二步是交換相片，第三步就是求婚。吳碧波道：難道求婚，也是在通信裏面說出來的嗎？何劍塵道：那卻不是。聽說余夢霞到北京來以

後，寫信給黎小姐，約他會了幾回面，現在正在交涉中呢。吳碧波道：這小姐叫什麼名字？也是明星之流嗎？何劍塵道：聽說叫昔鳳，倒是一個舊式的女子。他們二人要是成了夫婦，那真可以說得是姻緣有定。吳碧波笑道：這樣說來，詞章小說家，不可作而可作。你看，余夢霞是如此，楊杏園又是如彼。何劍塵道：你們當學生的人，要老婆的法子，那還少了？何必羨慕人？你不是和幾個同學，組織了什麼星期講學會嗎？裏面有女同志沒有？吳碧波道：有。何劍塵道：這還說什麼呢？佳人才子的勾當，不是儘量的可以做嗎？吳碧波搖手道：罷了！罷了！我們這會裏，統共五個女同志。一個最俏皮的，是疙瘡麻子。第二個是胖姑娘，我們綽號他母猪。其餘三個，都是尊範不堪承教。還有一個叫女士匪的。我們原不是才子，他們到佳人的程度，也只好望來生。何劍塵道：何以一個漂亮的沒有？吳碧波道：漂亮的自有人去仰求他，就不屑於入會來俯就了。何劍塵道：然則你們組織講學會的目的，也就昭然若揭了。吳碧波笑道：他們的目的，大概如是。我是被他們拉入會的，只到過一次，是沒有目標的。何劍塵笑道：設若那位最俏皮的，並不是麻子，也許你到會了。吳碧波道：你這非知己之言，我要找老婆，是不在這裏面去找的。何劍塵道：難道你也要賢妻良母這種人材？吳碧波煩膩起來，說道：得了，得了，不談這個了。杏園說你好久就要找我了，找我什麼事？何劍塵道：也沒有什麼大事，因為有個通信社，要請一個編輯，叫我物色人才，我想介紹你去。不過又一想，你已做了官了，還幹這個，所以又中止了。吳碧波道：報館裏的記者，那還可以幹幹，通信社裏的編輯，要兼任訪員的，這個非我所長。何劍塵道：何如，我猜你就不幹。吳碧波道：你莫笑，我這分差事，這種打嗎啡針的機關，也疲下去了。昨天才拿到上個月的薪水呢。將來還不是一個月壓一個月，越欠越多，這裏面的人，也就慢慢變成災官。何劍塵笑道：昨天發了薪水了嗎？請客請客。吳碧波道：發薪水又不是發橫財，請什麼客？何劍塵道：你們這種諮議顧問之流，拿國家的錢，不替國家做一點事，還不算發橫財嗎？試問你在學堂裏上課，爲貴機關辦了什麼事，要拿這百十塊錢一個月？請客請客！吳碧波被他一質問，也無辭可說了，當真就答應請客。



便問上那家館子？何劍塵道：南方館子，吃的太多了，今天換一個特別些的地方如何？吳碧波道：吃燒鴨子去，好不好？何劍塵道：不肥的鴨，不好吃。肥鴨呢，不說別的，我們兩人也吃不了一隻鴨，而且吃了烤鴨之後，心裏總覺膩得難受。吳碧波道：吃河南館子去罷。何劍塵道：河南菜，樣樣都甜，也不好。吳碧波道：河南菜雖然是甜的，卻甜得有味，倒不很討厭。何劍塵道：也好，我們上大柵欄去。那裏的老德福，倒是真正的河南廚子。兩人又談了會子，便一路到大柵欄來，到了一個黑胡同口上，掛着一個大紙燈籠，就是老德福門口。走進黑胡同，一陣油香，刀勺聲，早隨風而來。走進一重灰沉沉的屋子，一列幾張桌子，都坐滿了人。一個夥計走過來，笑道：你啦，兩位，雅座沒有了，就是這兒罷。大家既是吃口味來了，就不能考究座位，只得坐下。吳碧波開着單子要了菜，正在等着。只見一個五十多歲的人，走了進來，東張西望。他穿着嘩嘩袍子，玄呢馬褂，胸前扣子上吊了一塊瑤瑤的徽章，分明是個官僚。何劍塵看見了，便站起來招呼道：那不是衛梅菴先生？衛梅菴道：原來是何先生。幾位？何劍塵道：兩個人。衛先生是一個人？衛梅菴道：唉！爲人的事，跑了大半天，回去吃飯都來不及了。何劍塵道：難得遇到，請到一處來坐罷。衛梅菴雖然謙遜了幾句，究竟沒有了座位，只得坐在一處來。何劍塵便給吳碧波介紹認識了。何劍塵道：梅菴先生，是怎樣的忙法？衛梅菴道：我倒是個閒人哪。這幾天爲着夢霞的事，天天和黎家老頭子糾纏，麻煩得很。何劍塵道：是婚事問題嗎？衛梅菴道：是的。這位黎殿選老先生，抱着古禮，絕對反對自由結婚的。如今偏是他的小姐，要以身作則，這真是與他難堪。我現在受着夢霞的重託，正在向黎老乞應令。不過他公事又很忙，竟不容易會面。弄得我犧牲工夫不少。何劍塵道：有梅菴先生出來作月老，大概這事可以成功了。衛梅菴搖搖頭道：難說難說。這時菜已端上來了，三個人一面喝酒，一面談話。衛梅菴道：要說夢霞的才學呢，儘可以配得上黎小姐。就是年歲大一點，他今年三十六歲，已是中年人了。再說他的家境，實在貧寒。而且他的令堂大人，聽說治家很嚴，就是爲這兩點，我不敢太說死了，免得黎老先生將來埋怨我。要說窮呢，他們小姐的妝奩，大概可

值萬金，那還可以補助補助夢霞。只是他那位令堂的問題，是將來的累。我雖然做一個現成的媒人，老實說，我都不敢擔這個干係。何劍塵道：夢霞的家庭在吳縣，他在上海辦事，黎小姐嫁過去，就和他上海過日子，就得了。衛梅菴道：我也是這樣想。不過人的眼珠是勢利的，這是北京去的一個千金小姐，或者特別優待，也不可。三人說着話，將飯吃完。何劍塵認定衛梅菴是他的朋友，不便要吳碧波請，掏出錢來，自會了帳。衛梅菴因爲白天沒有見着黎殿選，這時又二次到他家去，志在必會。恰好黎翰林已自衙門裏回也罷了，請在客廳裏相見。二人一見面，黎翰林兩隻手抱着拳頭，拱齊額頂，笑着說道：躲避躲避，又勞你來一回。衛梅菴先說了幾句閒話，頭談到余夢霞的婚事。黎殿選拿了一根煙捲，用火柴燃着，深深的吸了一口。他坐在桌前，腿架着右腿，搖曳不定，默默的一句話不說。一直等他吸了大半枝煙，用指頭夾着煙捲，對瘦孟子裏彈了一彈灰，然後歎了一口氣。衛梅菴看他這種情形，知道就不高妙，接上黎殿選說道：這事我實在傷心得很，自信生平忠厚待人，不料這樣有傷風化的事，就出在舍下。這也難怪，我現在爲着公事，家裏小孩子的教育，就沒有心過問。衛梅菴不等他說完，連忙說道：算論我雖不敢駁，可是老兄恐怕有些誤會。你想，毛詩關雎一章，闕首便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好逑也者，自然是現在所說的求婚了。下面接上說，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，窈窕淑女，君子求之。荇菜是譬淑女，參差是形容淑女的才色，正和窈窕相對，左右流之，就是說他的聲音在外，引了君子來。黎殿選聽了，點一點頭，又搖一搖頭，接上嘆味一笑，噴出一口煙來。衛梅菴笑道：別忙，等我說完。這下面不是參差荇菜，左右采之嗎？你瞧，這就是君子求得淑女的譬喻。你不信，下面又解說得清白，他們已經作了朋友了。所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也。黎殿選說道：豈有此理？豈有此理？衛梅菴道：怎樣豈有此理？請望下面說。這就是參差荇菜，左右芼之了。芼這個字，鄭註是擇的意思。我想不然，應當註着獲得的意思。所以窈窕淑女，鐘鼓樂之了。鐘鼓樂之，就是奏樂結婚。這一章詩，不是頌美周文王后妃則已。若說是的，文王他就是提倡自由結婚的人。從來言婚姻，誰也是主張合

乎關雎之樂的那末，自由結婚，有何不可呢？關雎是國風的首章，試問自由結婚，有何有傷風化？衛梅菴雖是一篇笑話，強詞奪理，自也有他的道理。黎殿選一肚子墨水，本來只要一幌，就會盪漾起來，現在衛梅菴大談其詩經，不由他開了書庫。說道：從來談毛詩，都是根據鄭註和解四書，根據朱註一樣，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見解。固然……衛梅菴一想，不好，這位黎翰林公要和我搬書箱了，這一搬書箱，翰林公幾時歸，到原題？他現在說了固然二字，是一抑，下面少不得還有一揚，就是議論了。我那有工夫，聽你先生講經？他這樣一想，不等黎殿選下面一轉，連忙說道：我無非是一種笑話，你信我的，我懂的什麼文學經學呢？我們言歸正傳罷。黎殿選見他追着問婚事，也不便一定硬要談書，便說道：這事好在姓余的只有文字上的引誘，不是踰東家牆，和鑽穴相窺不同。看在那姓余的人少不解事，我也只有犯而不較而已。說着，頭仰在沙發椅子上，啣着煙大噴其氣。兩隻手扶着椅子圈，用幾個指頭，彼此起落的彈着。衛梅菴道：據老兄的意思，這婚姻是不能自由的了。請問要怎樣辦，才能够結爲秦晉之好？黎殿選昂着頭，搖了幾搖，說道：其有他哉？惟有經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而已矣。衛梅菴在煙筒裏取了一根煙，慢慢燃了火柴，吸着，抽了一口煙，然後微笑了一笑，說道：老哥哥若不提出這八個字的範圍，我也無從說起。若是尊意不過如此，我想那位余君，他都遵着這一個規矩辦的，沒有什麼說不過去。黎殿選道：老哥，這話從何說起？我卻費解得很。衛梅菴道：你不信，聽我說：余君這次北上，是和他令堂商量好了的，在他一方面，已經是合了父母之命。就以他對於府上而論，屢次託我來請老哥的示，老哥一答應，令愛也不是有了父母之命嗎？至於媒妁之言，那更不必說，我只近取諸身，請問小弟高攀來做一個媒人，老哥還能嫌我不够資格嗎？黎殿選聽了他這話，竟是理由十分充足，無有可駁的地方。只得斷章取義的說道：笑話了。老哥怎樣說起不够資格的話來？衛梅菴道：既然如此，父母之命有了，媒妁之言有了，還有什麼不能聯婚的地方？要說余君的人才，和令愛一比，合了六才上說的話，這叫才子佳人信有之，更是珠聯璧合。黎殿選和衛梅菴，原是極好的朋友，

平常見面，都是隨便說笑。所以衛梅菴那一篇半莊半諧的話，黎殿選卻是沒有法子去抹煞，不過他總覺他的小姐與男子私自通信，總不是正當的事。因此上他對於婚事，只是含糊其詞，不肯明白答應。衛梅菴再三的逼問，他才答應讓他和太太商量商量。衛梅菴見他的意思，已經有些活動了，心想，也不必苦逼他，免得欲速不達，還是再來一次罷。當時就告辭回家，約改日再談。黎殿選將衛梅菴送到大門口，自回上房去，就打算找着太太，把這事決斷一下。一走到裏院的屏風邊，就隱隱的聽見一種哭泣聲，若斷若續，送入耳鼓來。仔細一聽這哭聲，出自廂房內，哭的不是別人，正是他的小姐黎昔鳳。黎殿選對於他的女公子，原是十分疼愛的。不過這回做的事，和三從四德有些不合，所以不高興。現在聽見女公子在那裏哭，他早已恍然是爲着什麼事，似乎也覺得太固執些。自己走進屋去，要問太太呢，只見太太坐在一邊，眼圈兒紅紅的，不住的擤鼻涕。黎殿選道：「咦，奇了！太太爲什麼哭起來了？」黎太太道：「你還有什麼不明白說着，拿出一方手絹，索性揩起眼淚來。」黎殿選道：「我剛從外面進來，我知道你爲的什麼事。」黎太太道：「你到女孩子房裏去看看，他有兩天整工夫，水米沒沾牙了。從昨天起，他睡在牀上，頭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，只是躺着，口口聲聲，要活活的餓死。我聽見李媽告訴我，昨天晚上，孩子找出一付金環子來，還打算吞下去呢。難得李媽昨晚上看守了他一晚，我想，這孩子要爲這婚事，有個三長兩短，那怎樣是好？說着，放聲哭將起來，我的心肝，我的寶貝，亂叫一陣。黎殿選跌腳道：「什麼話！什麼話！黎太太越發帶帶說道：「孩子有個三長兩短，我也不活着了。」黎殿選道：「有其女必有其母，吾末如之何了。」說着，長歎了一口氣，搖着頭出去了。走到書房裏，自己拿了一本資治通鑑，看了兩三頁，太太倒找着來了。黎殿選眼睛斜吊了太太一眼，臉仍舊對着書上，好像看得入神，人來了，都不知道似的。黎太太走上前，一把將書奪了過來，望書架子裏一塞。說道：「看見人來了，裝什麼傻？」黎殿選把眼鏡取下來，望桌上一放，瞪着眼睛，望着他太太。黎太太道：「你作出這一個樣子，就嚇得我不敢說嗎？」這個時候，自由結婚的就很多，難道人家都沒有娘老子的？況且鳳兒這事，也完全

由父母作主，還不能說是自由啦。黎殿選道：我們詩禮人家，不能……黎太太不等說完，把胸一挺，頭望前一伸，一直問到黎殿選臉上。說道：我問你，什麼不能？怎樣不能？黎殿選見他太太氣勢來得凶猛，身子望後仰着，退了一步。黎太太伸手將桌子一拍，說道：這事我辦定了。誰要不答應，我娘兒倆兩條命，就拚了他。黎殿選氣的直摸鬍子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在往日黎殿選不和他太太較量，早走開了。這時他太太攔住書桌坐着，要走也走不了。只得站在一邊，咳嗽歎氣。黎太太道：你說話呀，這事怎樣辦？黎殿選道：你已經作定了主了，我還說什麼呢？我說也是白說啊。黎太太見黎殿選有些軟了，又不忍再逼，也就低下聲音說道：這事呢，女孩子自然也有些不是，只要沒作無禮的事，可是不能怪他。譬如我們罷，說到這裏，笑了一笑，然後又笑道：我們做女孩子時候，那種家規，比你們家裏還要重十倍呢。可是姊妹們心裏，誰也願意嫁個狀元郎。當你家到我家提婚的時候，我聽說你是一個翰林，早就願意了。黎殿選道：幾十年前的陳事，還翻出來說些什麼？黎太太道：我這是譬喻呀，你想，這還不是前後一樣？這個姓余的孩子，很有名呢。詩詞歌賦，樣樣都好。可惜如今不科考了。要是科考，還不是個翰林？黎殿選鼻子裏哼了一聲，說道：你太把點翰林看便宜了。黎太太道：便宜不便宜，我不管。你想，從前我羨慕你，無非是爲你文章做得好。黎殿選忍不住失笑道：什麼？你是爲我文章做得好？只怕不是吧？其惟望我做八府巡按乎？黎太太道：你不要瞎打岔了，我們還說正話。現在那個姓余的孩子，出了許多書，據說遍中國沒有人不知道的。他有這樣的文才，鳳兒在書上看見他的文章，羨慕的話，也是有的，總不能說他是什麼下流。況且他念書作詩，也都是你教的，他不會念書，不會作詩，就會知道姓余的是個才子嗎？黎殿選道：好哇，說來說去，倒是我的不是。黎太太道：我不問別的話，你到底答應不答應？黎殿選道：若果應允，吾其爲名教罪人矣。黎太太跟着黎殿選這幾十年，耳薰目染，也就沾了不少的文氣，黎殿選說出名教兩個字來，他又知道是指的孔夫子。便道：就憑得罪孔夫子，也要得罪這一回。難道孔夫子還親似親生女兒，你忍心爲了孔夫子阻止他的婚事，讓他去死嗎？

黎殿選道：「吁！是何言也？」黎太太又逼近一步，抵到黎殿選身邊，問道：「究竟怎麼樣？黎殿選沒有法子，只得說道：『好，我也沒奈何，由你一手作主就是了。』」黎太太軟弱一陣子，強硬一陣子，把黎殿選鬧的七顛八倒，裏面那位昔鳳小姐如怨如慕的，又在牀上哭泣，托病不起，黎殿選只好含糊的答應了。黎太太見事將已有九分成功，便笑着說道：「只管和你說話，忘了請你吃飯了。我今天親自做的紅燒蹄子，一碗蟹肉，都是你愛吃的，走罷，我們吃飯去。」說時，不由得黎殿選不走。一陣風似的，把黎殿選逼到上房去，黎太太用軟禁的手段，就不讓他走。這一晚上，黎太太和黎殿選大辦其交涉。一個談的是個天理人情，一個談的是些三從四德，總是欲即欲離。最後，黎太太說：「你若是不答應，明天我就帶女孩子到南邊去，和你斷絕關係。」黎殿選這才完全屈伏了。到了次日，黎昔鳳已知道了父親允許的消息，因為睡了兩天，睡得膩了，只好起來梳頭。梳完頭之後，已有十點多鐘，逆料父親已到外面書房裏去了，便到母親房裏來看母親。不料一腳跨進門，頂頭就碰見父親。他既有些害臊，又有些害怕，只得靠住房門，低了頭叫了一聲爸爸。黎殿選臉往下一抹，哼了一聲。黎太太便道：「你有事還不出去？鳳兒這裏來，我有一筆帳忘了，你來替我記上。」黎昔鳳聽了他母親的話，知道是爲他解圍的，答應了一聲，趕快走過去了。黎殿選因爲太太是護着小姐的，果然要責小姐，太太一定是不同意。反而掃了威信，一聲不言語，自走了。這裏黎太太把自己和黎殿選交涉的經過，一頭一尾告訴了黎昔鳳，黎昔鳳坐在桌子邊，借着照鏡子理髮，含着笑容，靜靜的聽着。黎太太道：「我雖然看見了他的相片，究竟還沒有看見他的人，你寫一封信，叫他明天過來先見我。」黎昔鳳望着鏡子道：「現在人家怎樣好來見媽呢？」黎太太道：「親戚已經算結成了，遲見早見，要什麼緊？若說還沒有決定，你們爲什麼也見過幾回面了？我娘是見不得，你倒見得？」黎昔鳳道：「這不是蠻理？就說來，人家怎樣稱呼？」黎太太道：「將來我就是他的丈母娘了，他先叫我一聲伯母，還不成嗎？」黎昔鳳先是不肯寫信，經黎太太再三的說，他只好寫了一封信給余夢霞，約他當父親不在家的時候來，信上不能寫得那樣明瞭，只說家嚴家慈。

請過來談一談。余夢霞住在旅館裏，正是弄得進退狼狽，每日照例做一封駢散兼用的情書，寄給黎昔鳳。這天在旅館的百葉窗下，正在那裏起信稿，寫了半頁信紙。上面說：

昔鳳女士惠鑒：南園一別，倏又三日，相思如月，夜減請暉。晚來孤燈一盞，苦茗半甌，旅社清淒，中愁如夢。倚枕搥牀，凝思搔髮，嗟我懷人，曷其有極？而乃滿天風雨，落木蕭蕭。

越寫越高興，把他做翠蘭痕的本事，剛剛使出幾分之幾，忽然黎昔鳳的信送到。據信上面說：已是有成功的希望。余夢霞一想，他父親叫我去見他，莫不是要考我一考？我這個學問，我自己知道，是沒有根底的。要考我的詩古文詞，我或者不至交白卷。若是談經史，談考據，那就要我的好看。既而又想一想，他父親是個翰林頭兒，我們這樣後生小子，還不是小巫見大巫。只談詞章，我們這浮豔淺薄的東西，恐怕就看不入眼。再說，他也未必不談實在的學問，來考詞章。或者是考經史小學之類都沒有準呢。這樣一想，那封情書，也沒有心寫了。到了次日，他要表示誠懇，不肯依着黎昔鳳的知會，上午才去。清早起來，吃了一些點心，就打算走。他因為上海洋場才子油滑著名的，自己要裝出一個老成的人，綢衣服不敢穿，只穿灰布夾袍，黑布馬褂而去。到了黎宅，便將名刺投到門房，讓他進去回稟。門房看他那樣子，斯文一脈，似乎也是個體面人。據他心想：這或者是我們老爺的門生。老爺對於門生，向來是歡迎的，當然不能拒絕。便讓余夢霞在門房外站定，自己拿着名片，便到上房來。這時黎殿選用過早點，正也打算上衙門。他看見門房拿了名片進來，要過來一看，連忙望地下一扔。手將桌子一拍，喝道：好大膽的東西！他居然敢先來見我。替我叫警察來，把他抓了去。黎昔鳳正在房裏和他母親梳頭，聽他父親喝聲，知道是余夢霞來了。趕忙叫過女僕李媽，教他搶先一步到外院等着。就對聽差說，請那余先生過一個鐘頭再來。李媽是黎小姐一個親信，聽說，連忙就出去吩咐行事了。這裏門房碰了一個大釘子，也不知道來人是那一路角色，惹得老爺發這麼大氣，垂手並足，站在一邊，不敢作聲。黎殿選大喝一聲道：你辦事越發轉去了，不問青

紅皂白，你就當他是客。你趕快把這人給我趕出去。門房答應了一聲，自退出來。路上碰到李媽，李媽問道：你要出去轟那個客走嗎？門房道：我冤透了，挨了一頓罵，爲什麼不轟他？李媽笑道：你知道那是誰？那是新姑爺呢。老爺和太太鬧盤扭，把新姑爺夾着裏面出氣，咱們爲什麼得罪他呀？我已經打發他走了。回頭老爺上衙門，他還得來，你可別說什麼，引他進來見太太得了。大凡聽差的，遇着老爺掌權，就怕老爺，遇着太太掌權，就怕太太，剛才李媽這一番話，分明是太太的暗示。大家都知道老爺怕太太說，太太的話，怎敢不遵辦？聽差的心理如此，所以余夢霞第二次來了，門房就很客氣的，替他去回稟。黎太太因爲是嬌客到了，也穿了一條裙子，然後請余夢霞在客廳裏相見。這個時候，黎殿選已經上衙門去了，黎昔鳳要聽他母親和余夢霞說些什麼話，自己親自走到客廳的外邊，用手指頭沾了一點口水，將窗紙濕成了一個小窟窿，用一個眼睛在小窟窿裏張看。黎太太先到客廳裏，聽差隨後就把余夢霞引進來了。余夢霞看見一位五十多歲的婦人，坐在太師椅上，一猜就是他岳母，走上前彎腰便是一揖。黎太太看見他作揖，彎身就扶。余夢霞一想，難道他還疑我要行大禮嗎？不行大禮反不好，說不得了，只得跪了下去，磕了三個大板頭，磕頭之後，起來又作了三個揖。心裏可在爲難，對黎太太稱什麼呢？稱爲岳母，似乎冒昧些，稱爲黎太太，又太疏遠了。心裏這樣劃算，口裏就不住的哼哼噙噙的。黎太太看他雖然是一身布衣，卻是乾淨齊整。明知他三十多歲，看起來卻只二十來歲，心裏先有三分願意。再看余夢霞恭恭敬敬，站在那裏，又正合他喜歡人家恭維的脾氣，連忙說道：余先生請坐。余夢霞這時心裏靈活起來了，便一拱手說道：伯母這樣稱呼，小姪不敢當。說畢，才坐下。黎太太道：余先生的學問很好，我是早已聽說了。余夢霞欠了一欠身子，說道：不懂什麼。黎太太道：是那天到京的？余夢霞道：到京快一月了。黎太太這時沒有話說了，停了一會，問道：府上都好？余夢霞道：都託福。這兩句話說完，索性緘默起來。李媽在這個當兒，送上茶來，余夢霞端着茶杯呷了一口，抽空找一個談話的題目，便笑對黎太太道：小姪今天過來，很願見着黎老伯，請指教指教，可惜



老伯公事忙，不容易見到。黎太太道：改日我總是要他見的。年紀大一些的人，多少是有些固執的，其實也沒有什麼。黎昔鳳小姐在窗子外聽見，不由得着急起來。心想，人家很客氣的，說些冠冕話，你倒望這婚事問題上引着說，這個口氣，不是把我們家庭內幕都告訴了人家嗎？黎昔鳳站的這個地方，背正對着進院子來的月亮門。正望得興濃時，聽見身後一聲咳嗽。那聲音極其硬朗，分明是個男子進來了。回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父親。他萬不料他父親出其不備的，這時卻會回來。又怕又羞，兩臉逼得通紅，眼皮兒低垂着，看見黎殿選的腳，一步一步走近，兩隻手扶着窗子，站着直發楞。黎殿選見他的小姐在窗戶眼裏張望，大概是偷看客廳的生客。這是女兒家故態，也不足為怪。忽然一見黎昔鳳顏色大變，兩隻白珠翠葉耳環，在衣領之間，搖搖不定，似乎他身體上都有些發顫。黎殿選心知有異，可也不知道奇怪到什麼程度。且先板住面孔，擺出嚴父的態度，為將來教訓的張本。最要緊的，便是打破這悶葫蘆，客廳裏究竟來了什麼人，引起他小姐這樣的注意。這樣想着，他毫不猶豫，一直就到客廳裏來。一走進門，便看見一個中年人，由他太太陪着，在那裏很客氣的談話，自己卻並不認得，也不免為之愕然，停步一站。黎太太正在這裏仔細盤問這位嬌婿，不料黎殿選卻在這個時候回來。他心裏一想，你莫不是成心來撞破這樁事的？哼，你太不給我面子了，我豈能怕你？這樣一設想，馬上把面孔放得格外莊重起來。便對余夢霞道：這就是我們老爺。余夢霞看見黎殿選進來，早就猜是自己的泰山，趕快就站了起來，微微拱手，微微彎腰，眼睛可望着黎太太，就是問這是誰的意思。等到黎太太一說是我們老爺，余夢霞早搶上前一步，要行大禮。黎殿選要想攙扶也來不及，只得由他。黎太太趁着這個當兒，告訴了黎殿選，說這就是那位余先生，是我派人請他過來談談的。黎殿選見人家行下大禮，沒有向人家發脾氣的，呆呆站在客廳中間，不知怎樣是好？余夢霞把頭磕完，爬了起來，又給黎殿選深深地作了一個揖。黎太太見黎殿選始終未改笑容，也搶上前一步讓余夢霞坐下。余夢霞看黎殿選這個樣子，凜然不可犯，就猜今天此來，大概是岳母私召，並沒有

通過岳丈。不然，何以兩下並不接頭？而且岳母雖然千肯萬肯，岳丈只怕還沒有答應。設若這個時候，他發作我幾句，我卻何以爲情？走是走不得，坐又坐不住，背上一陣陣熱氣直透頂心，不期然而然的那汗珠子，有豆子那麼大小，從背上冒出來，裏衣都濕得沾着肉了。黎殿選撇着鬍子，眼珠直望着余夢霞。突然開口問道：你就是作那部翠蘭痕的余夢霞？余夢霞萬不料黎殿選提出這樣一個問題，叫他答覆，而他這句問話，顯然表示着不滿意。倘然一口承認了，未免覺得自己態度強硬，毫不讓步。不承認吧？又沒有這個道理。只得站起來，笑着答應道：是的，那不過是早年少不解事之作，實在不值一顧。黎殿選道：我向來是不看這些吟風弄月的稗官小說，不過我常聽見人說，這部書簧鼓青年少……下面一個女字，剛要出口，黎殿選突然止住，便一面連續着說少少，一面想下文，然後才改口道：少年人何項文章不可作？一定要作小說。就是作小說，也不應當說那些傷風敗俗的事情。余夢霞被他劈頭劈腦的說了一遍，似有理，似無理，也不好怎樣辯駁。黎太太雖然是個翰林夫人，他肚子裏的經典，不過二度梅、孟姜女、珍珠塔之類。黎殿選批評的話，他不十分了解，也不好插嘴。可是揣想口氣，對於婚事，大概是要拒絕的。心想，事已至此，老頭子決對我不滿意的。一不作，二不休，索性當面將女兒許配給姓余的。拚了一場吵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。事便笑道：你們今日翁婿見面，就談起文章來，過日再說。說着，回頭對余夢霞道：趁這會子老爺在當面，我們就此一言爲定，認爲親戚罷。以後過來，也方便許多。余夢霞正在爲難，又不料黎太太會有這一着，真是喜出望外，趕緊站起來，彎腰答道：那是高攀了。黎太太以爲他又耍磕頭，走上前一把按住，說道：不必多禮，剛才拜過就成。黎殿選對於這婚事，本來沒有十分願意，現在太太當面鑼對面鼓的鬧起來，極不高興。生米煮成熟飯，又不能反對，一揚脖子走了。他走到屋外面，看見黎昔鳳還剛剛掀上房的門簾子，由外面進去，這樣看來，分明剛才他依舊站在客廳外面，成了書上鑽隙相窺的那句話。這天衙門也懶得上了，走進書房，和衣就在一張軟榻上睡了。依着本性，原要和太太吵一頓。回頭一想，和太太吵嘴，沒有一回佔

便宜的，犯不着如此，只有一法，守堅壁清野之策，老不表示出來，你總不能將女兒嫁出去。誰知自這天起，余夢霞已經以黎家女婿自居，而黎家這些僕役，也都知道了。姓余的是姑少爺，裏外一宣傳，親戚朋友都知道了。還有些人說：黎小姐是自由結婚。黎殿選最怕這個名聲，不過他這樣的人家，自由結婚，既所不許，退婚又是決不肯做的事。他於無可奈何之中，想出一個笨法，和他太太提出條件來。他說：婚事已經有你母女作主，我也沒奈何。可是男女二家不許在北京辦事，免得人家知道。這是第一條，黎太太答應了。他又說：昔鳳不守教訓，我不願他再在眼前。明天就把他和他的嫁妝，一齊送到旅館裏去，叫姓余的即日帶他回江蘇。黎太太一聽說，就炸了，說道：這是什麼辦法？黎殿選不等他說下文，便道：你們不這樣辦，我也不能勉強，我即日收束行李，遠走高飛，讓你們鬧去。說畢，板着面孔，撇着鬍子坐在一邊，兩隻手交叉在胸前，眼睛要閉不閉的樣子，也不望着人。許久許久，不說一句話。這位黎昔鳳小姐，文學得他乃父的真傳，理學偏沒得父的真傳，很有些名士氣。乃翁出了這個難題，他母親不能交卷，他卻視爲平常得很。黎太太正在考慮黎殿選這第二個條件時，黎昔鳳便由房裏走了出來，對他母親說道：父親的意思，既然這樣決定了，就都由父親作主，不要再讓他老人家生氣。黎殿選聽了一句話沒有，只有那頭似搖非搖，似擺非擺的表示他氣極了的樣子。黎太太看見老頭子這個樣子，倒有些不過意，怕他鬱了一口氣，就對昔鳳道：這是你父親氣頭上一句話，那裏當真這樣，讓我來好好和他商量。況且……黎殿選猛然站起身來，將大衫袖一揮，說道：沒有什麼商量，就是這樣辦。說畢，背着兩隻手在屋子裏走來走去，一步也不停。黎太太知道黎殿選意思已決，真怕把老頭子逼走，那可不是玩的，只得連夜和女兒收拾行裝。黎殿選次日又繼續了一天的假，非眼看女兒出大門不可。那邊余夢霞早得了信，一年以來，形諸夢寐的美人馬上就要到手，也就樂得無話可以形容。到了下午，黎昔鳳坐着汽車，一直到余夢霞的惠民飯店裏來，所有箱篋行李，也是一陣風似的，陸陸續續搬到。恍如聊齋誌異上說的故事，美人財產，一塊兒從天而降，余夢霞含着

笑容，在屋子裏站一會，又跑到外面站一會，手足不知所措。同黎昔鳳來的，並沒有別人，只有一個心腹女僕李媽。他下汽車之後，由茶房引進去，余夢霞接上前來，李媽先叫了一聲姑老爺，黎昔鳳笑了一笑，卻只低着頭。余夢霞早就想了一篇話，預備見面說的。這時可全忘了。只說道：請到裏面，請到裏面到了屋裏，黎昔鳳先在牀上挨住帳子坐着，雖然大家是見過好幾次面的了，但總是有些害臊，余夢霞也是沒甚可說的，站了一會，和李媽說了幾句閒話，就搭訕着走出去，指點搬嫁妝東西搬完了，在屋子裏坐了一會，又借着別的事情出去了。李媽看這樣子，大概因為本人在這裏，他二人有些不好意思談心，便對黎昔鳳告辭要走。黎昔鳳一把拉住，說道：你不要走，陪我坐會兒，我心慌得很呢。李媽道：我暫且回去，回太太一個信，說不定晚上再和太太過來。就是明天小姐動身，我還送上車呢。黎昔鳳見他這樣說了，只得讓他回去。余夢霞趁着這個機會，才進房去，陪伴新人。黎昔鳳見他進房，不由得秋波微漾，粉頸低垂，杏臉生春，嬌紅欲滴。余夢霞到了此時，想起由接到了黎昔鳳第一次通信起，便起情愫，實在費了不少心機。今日如願以償，也可見得雖曰天定，豈非人事乎？

## 第五十回 酒食情人擲金留笑去 脂粉地獄微服看花來



### 這

時他們之樂，自有甚於畫眉，這飯店裏，也就轟動不少的人羨慕，都說一個千金小姐才貌雙佳，怎樣就如此輕車減從的嫁過來了？這話傳到華伯平的耳朵裏去，也替余夢霞歡喜。

一陣，借着道喜爲名，便到余夢霞房間裏來瞻仰新人。這新人見了客，居然於流麗之中顯出端莊，落落大方。華伯平越是欣羨，由欣羨中，不由得又起了一種感想。余夢霞的文章，風花雪月，並沒有什麼根底，何以得美人傾許如此？這些日子，他在胡同裏，結識了一個姑娘，花的錢正不在少處。這姑娘認識幾個字，勉強能看紅樓夢花月痕一類的小說。他故意在人面前短歎長吁，表示多愁多病的樣子。華伯平初經此道，老老實實的，把他當了

自己的劉秋痕。今天他受了這種感觸，便又想到了那位姑娘。只這意念一動，馬上就坐車出城來。因為這時候還早，便到楊杏園家來坐坐。走進後院來，階沿上羅列着幾十盆菊花，楊杏園拿着一把竹剪子，正在修理菊花枝葉。那菊花綠葉油油，剛剛澆了水，清芬撲人，就沒有開花，也覺可愛。華伯平不由得失聲說了一句好花。楊杏園回頭一看，笑道：又多日沒見，請屋裏坐。說着，二人一路走進屋來，那屋的四個犄角上，已經各擺上兩盆已開的菊花。中間沙發椅子圍着的圓几上，也有一盆。這一個盆子，是特式的，其形好像日本紙燈籠，雖然是瓦器，洗刷得十分乾淨，菊花只有兩個頭，一枝斜伸出來，有一尺多長。一枝稍直，綠葉蓬鬆，卻是很短。花是白色，中間的瓣子整齊細嫩，四圍卻是疎疎落落，略現零亂。華伯平對花坐下，叫了兩聲好。說道：杏園我看你不出，你倒會藝菊。花固然好，枝葉和盆子烘托得宜，大可入畫。看他楚楚有致，直是一個帶病的美人。我替他取個名字，有病西施罷。楊杏園道：菊花的名字原有一千多種，所有玉環飛燕西施這些名字，早都有了，何待你來取。華伯平道：那末，據你說，這花已經有名字了，請問這叫什麼？楊杏園笑道：連我都說不清楚。你看他白而秀嫩，這應該叫簾捲西風。你看他四圍零亂，又應該叫一縷雲。再以白色而細軟論，或叫一捧雪。以外挺秀內柔軟而論，又可叫錦裏針。其實這都不好。這花是個朋友送的，他同時又送了一個很好的名字。你若是聽了，不能不拍案稱絕。華伯平道：很好的名稱，叫什麼呢？楊杏園道：你看這兩朵菊花，不是飄飄然其勢欲舞嗎？你就在這上面着想猜一猜。華伯平本來於此道是外行，猜了幾個名字，都不對，反引得楊杏園笑了，然後他才說道：我告訴你罷，這叫玉燕雙飛。華伯平鼓掌道：極好。這四個字把花朵的顏色形狀，和全株的姿勢，完全表示出來了。這是誰取的名字？楊杏園道：就是送花的這個人取的名字。華伯平道：你這句話，豈不是等於沒說。我知道送花的姓張姓李？楊杏園聽了，笑了一笑。華伯平笑道：吾知之矣！你雖然不說，在你這微笑不言中，已經告訴我了。是不是那位李冬青女士？楊杏園依然微笑一笑。華伯平道：贈芍投桃，也是極平常的事情，這又值得保守秘密？楊杏園道：我又何曾保守

祕密？你先已經說過，知道姓張姓李，你已經猜中了，我還說什麼呢？華伯平道：好一個文字因緣，大概快發表了吧？楊杏園道：我們談不到那一層，不過文字因緣那四個字，你倒說着了，終久文字因緣而已。華伯平道：你說的文字因緣是虛看，我卻是着實的。楊杏園道：結婚是人生正當的事，爲什麼瞞你？不過真談不到那一步，我硬要造這一個謠言，證實你的揣想，那又何必？華伯平道：算了算了，你們這樣酸溜溜的口頭禪，什麼發乎情，止乎禮，我真有些肉麻。不談這個，今天晚上，我們一路玩去，你不去？我到這裏來，就是來邀你的。楊杏園道：你既然專誠邀我，我當然奉陪。上那裏去玩呢？華伯平頭靠在沙發椅上，望着天花板笑了一笑。楊杏園道：要玩就去玩，笑什麼？大概不是好地方。華伯平道：有什麼不好的地方？頂多逛胡同而已。這種地方，難道你還去少了？楊杏園道：這十個月以來，總算起來，我只去過三次。一次是引一個朋友參觀，兩次是吃館子之後，被朋友拉去了，這種地方，只一丟開久了，簡直不想去。華伯平道：這話我也相信，今天陪我去一趟，可以不可以？楊杏園道：不如聽戲去吧？我不願去，有兩種原因。第一由你作主人，我一個人和姑娘沒甚可說，無聊得很。由我作主，我得找人，恐怕花兩塊錢，只博得人家問一聲貴姓。第二，我對於這些地方，早已謝絕了，馮婦重來……華伯平拿兩隻手的食指，塞着兩隻耳朵，不要望下聽。楊杏園道：幾家江蘇館子，都吃得膩了，掉一個口味如何？華伯平道：你說上那兒？楊吃晚餐，我們先吃小館子去。楊杏園道：幾家江蘇館子，都吃得膩了，掉一個口味如何？華伯平道：你說上那兒？楊杏園道：上西車站去吃兩份大菜，好不好？華伯平道：太彎路了，胡同裏有的是大菜館子，何必望西車站跑？我有一家老吃的館子，口味還不錯，我帶你去嘗一嘗。說着，站起身來就要走。楊杏園道：何必如此忙？華伯平道：說起吃大菜，引起我一樁事，我有一件風流案子，趁這個機會，要去偵探偵探。楊杏園道：什麼風流案子？華伯平道：暫且不要說，你碰上了，自然見着便明白。若碰不到，我再慢慢告訴你。要走就走，失了機會，就可惜了。楊杏園好奇心盛，果然就和他一路出門，自己的車子，跟着華伯平的車跑，到了一家番菜館子門口，便停住了。那門口電燈

燦亮，車馬塞途，十分熱鬧。楊杏園下了車，忘了看招牌，跟着華伯平走了進去。所有的雅座，都滿了，只有一間大些的屋子，一張六折屏風，隔爲兩邊，有一邊卻還空着，茶房引他二人在那裏坐。楊杏園看一看菜牌子，大體可以沒有更換什麼。華伯平道：「牛排我不要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那末換一個火腿蛋。」華伯平道：「你怎樣知道我要換火腿蛋？」楊杏園道：「這是我吃大菜，屢試不爽的經驗。」大概要換菜，十之八九是換火腿蛋呢。楊杏園說話時，華伯平的目光，早已從玻璃窗上射到院子外面去。楊杏園道：「你找什麼人，這樣留意？」華伯平將手對窗外一指，也沒有說什麼。楊杏園見他鬼鬼祟祟的，不知有什麼有趣的事，也就偏着頭從窗子裏望去。只見正當着窗戶，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徒弟，雪白的圓臉蛋兒，一說話，臉上現出兩個酒窩。頭上梳着西式分髮，又光又滑。身上一樣的穿件白色制服，就是胸前前鈕扣邊，多插上一枝自來水筆。他站在那裏，正和別的夥計說話。楊杏園輕輕的問道：「你所注意的，就是這個小徒弟嗎？」華伯平道：「不是他，不過要從他身上引出一個人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引出一個怎麼樣的人？」華伯平道：「也許是謠言，因爲人家這樣告訴我，我才來偵探的。」說時，茶房就送上冷菜來，兩人且坐着吃東西。在這個當兒，只聽見屏風那邊，有人咳嗽了一聲，卻是女人的嗓子。華伯平本靠屏風坐着，回過頭去，便在屏風折縫裏張了一眼。楊杏園將手上的叉子，輕輕地敲着盤子，又咳嗽了一聲，華伯平才回過臉來。楊杏園道：「這是做什麼？」回頭夥計看見，要說我們不莊重。華伯平道：「又不是偷看人家大家閨秀，有什麼不莊重？」說時，夥計正捧兩盤子湯進來。華伯平對屏風一努嘴，輕輕的問道：「那不是水仙花嗎？」夥計笑了一笑。華伯平道：「他倒是你們這兒一個老主顧，大概每天都在這裏吃晚飯。」那夥計聽說，又笑了一笑，拿着空盤子自去了。華伯平對楊杏園道：「你明白了沒有？」說完，對屏風又一努嘴。只聽屏風那邊，唧唧噥噥，有點說話的小聲音。楊杏園和華伯平二人，不由得都停住刀叉，兩隻手伏在桌上，一些不動，極力的聽去。先是說了幾句話，後來一個女子的聲音，發起笑來，操着蘇白說道：「阿木林，停了一停，又有一個男子的聲音，說了一句謝謝。這才有大聲說話，和收器具刀叉。」

的聲音。接上門簾子一響，正是那個白臉小徒弟，從隔壁屋子出來。一會兒工夫，又出來一個女子，頭上梳着鬚髮，束着細絲辮。身上穿一件鵝黃色蔥綠滾邊的長坎肩，露出兩隻絳色的衫袖，如蝴蝶翅膀一般。電燈一閃，他就過去了，面孔怎樣，卻沒有看清楚。楊杏園道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你說。看華伯平的臉色時，極不自在，好像要發氣似的。華伯平道：這個姑娘，就是水仙花。我一個同事，爲他花了錢不少。心目中看得起他，那是不必說了。近來聽見人說，他愛上了這裏的一個小徒弟，風雨無阻，天天到這裏來吃大菜。吃完之後，總暗下給這小徒弟兩塊錢的小帳。我的朋友，那樣花錢，他還是冷冷的，偏偏醉心這個小徒弟，你說可氣不可氣？楊杏園笑道：這水仙花與你有什麼關係嗎？華伯平道：沒有什麼關係。楊杏園又問道：那小徒弟與你有什麼關係嗎？華伯平道：你這話問得奇，他和我能够發生什麼關係？楊杏園道：卻又來，他兩人都和你沒有關係，水仙花醉心小徒弟也罷，小徒弟醉心水仙花也罷，與你有什麼相干，要你生氣？華伯平道：我自然管不着，不過我替我的朋友生氣。楊杏園道：爲什麼替你的朋友生氣？華伯平道：因爲他待我的朋友，還不如待這個小徒弟。楊杏園道：這是自然的道理，有什麼可氣？你的朋友，不過是他一個客人，你出金錢，他犧牲色相，不過是一種買賣，無非敷衍而已。這小徒弟是他的情人，他自然待他好，客人與情人，怎樣可以相提並論？華伯平道：你這話，是強詞奪理，我只問他爲什麼不好好做生意，要出來胡調？楊杏園正用刀叉切着盤子裏的雞，微笑不做聲。將雞切開，用叉子叉着自吃。華伯平道：我不要多說，只這一句，就將你駁倒。楊杏園將雞吃完，把刀叉放在盤子裏，推到一邊去，然後對華伯平道：我們索性辯論一下，把這段公案解決。我反問你一句，妓女能不能够和人談戀愛？華伯平道：自然可以，而且表面上總要做出戀愛來哩。楊杏園道：妓女和客人戀愛，可以的，和客人以外的人戀愛，可以不可以呢？華伯平被他這一問，倒不好答應，若說不能和客人以外的人戀愛，決無此理。若說可以和客人以外的人戀愛，自己馬。上宣告失敗。笑道：你這樣繞着灣子說話，我說你不贏。楊杏園道：你也失敗了。我以爲水仙花和小徒弟這樣情



形，正是新文化某條所規定的，戀愛自由。神聖不可侵犯，你爲什麼要從中多事？我看你這樣盡心盡意偵探人家，似乎要破壞人家的好事，那倒大可不必呢。華伯平笑道：你不愧是個詞章家，很有些詩人敦厚之意。接上便吟道：寄語東風好擡舉，夜來曾有鳳凰棲。楊杏園道：你不要瞎說，我一點也不認識他。我要是認識他，像你一樣心懷醋意了。華伯平打聽這一樁事，原想做一篇花稿的。因爲他在衙門裏，沒有事的時候多，有的是現成的紙筆，常常把冶遊的經驗，做稿子投到小報館裏去登。而且因爲做花稿，還結識了一班朋友。起了一個名字，叫着芳社。每到晚上，大家到八大胡同去亂鑽，鑽得了有趣的材料，一篇稿子登出去，非常得意。這班人大概都是金融鐵路兩機關的小官僚，事閒錢多，就以做娼門消息，爲風流韻事。他們有一個社員都叫他六少爺，因爲自己不能動筆，請了一個書記，專門替他做花稿。月送三十塊的津貼，所以大家對於花訊，非常注意。華伯平一面吃飯，一面已把水仙花這件事的腹稿擬好了。現在被楊杏園一解釋，也覺得自己多事。笑道：老實對你說，我原想把這事在小報上宣布的，現在體諒你護花的心事，不做稿子了。楊杏園道：古人惜墨如金，看得文字很值錢，你鎮日把文字舖張這些事，太不值得。華伯平道：這也是社會問題啊。寫出來好供給許多材料，讓研究社會學的人，去慢慢研究哩。楊杏園笑道：你們那些芙蓉其面楊柳其腰的句子，還能讓人家去研究嗎？華伯平道：這種字樣，我向來不寫的，我就專門注意史料。楊杏園道：果然要研究社會學，倒是值得注重娼門史料的。不過專記小班子裏的娼妓生活，那還不能代表娼門生活萬分之一。華伯平道：二等茶室裏，我也去過兩回，簡直坐不住。楊杏園道：二等還不算，一定要把三等四等妓女的生活，調查出來，那才覺得他們這裏面的黑暗。華伯平道：我老是這樣想，這三等裏面，到底是怎麼一個樣子？只是沒有人帶我去。楊杏園用小茶匙，調和着咖啡杯子裏的糖塊，望着那股熱氣，有意無意之間，微笑着，說道：這種地方你也肯去嗎？華伯平道：有什麼不肯去？我還怕失了官體不成嗎？只是沒有人陪我一陣，我一個人不敢去，倒是真的。楊杏園笑道：四等呢，我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。

若是逛三等，我來探一回險，陪你去。華伯平高起興來，說道：好，我們就去，我預定的地方，也不必去了。楊杏園一看華伯平身上，穿着霞青色素緞夾袍，套着玄呢馬褂，搖了一搖頭，笑道：只怕走遍蓮花河，也找不到這樣的闊嫖客。到了這裏去，不必我們去參觀他們，恐怕他們的視線，都要注射在我們的身上了。華伯平搔着頭髮道：這一層慮的是，怎樣辦呢？時夥計已開上帳來。華伯平給了錢，笑着對楊杏園道：我有主意了，洗澡去。楊杏園道：洗澡就有法子嗎？華伯平道：你不必問，跟着我去得了。二人走出大門，便吩咐各人的車夫，自拉空車回去。兩人便帶走帶說話，到澄清池澡堂子裏來。二人一直上樓，茶房看見華伯平，便叫了一聲華先生，連忙開了一個房間。華伯平和楊杏園走進房間，夥計泡好了茶，就問馬上倒水嗎？華伯平笑道：我現在不洗澡，問你們借兩樣東西。說着，將夥計引到一邊，囁哩咕嚕說了一遍。夥計笑道：可以。但是你先生不怕髒嗎？華伯平道：不要緊，反正回頭這裏來洗澡。夥計聽說，笑着去了。一會兒捧了一抱衣服進來，共是兩套短灰布夾襖夾褲，兩件青布夾袍。華伯平分了一件給楊杏園，說道：穿起來。楊杏園道：哦！原來你是仿徽服過宋的法子呀。他將衣服抖了一抖，笑着又扔下了。說道：真穿起來嗎？見熟人，怪難爲情的。華伯平道：那怕什麼？低着頭走路就得了。你看我穿，說着，華伯平將短衣服換了，把長夾袍也穿起來。把自己的呢帽子，歪着戴在頭上，兩隻手在腰上一叉，說道：你看如何？楊杏園笑道：雖然形勢不錯，神情還是先生的神情。華伯平道：這是資質所限，我就沒有法子了。你還不穿起？楊杏園見他已經穿了，當真也就把衣服換了。兩個人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笑了一陣。楊杏園道：哦！我想起來了。我們衣服算是換了，還有這帽子鞋子絲襪子呢？華伯平道：帽子鞋子都是呢的，現不出華貴，絲襪子倒是要換掉。於是又掏出五毛錢，叫夥計出去買了兩雙粗襪子穿了。兩人脫下來的衣服交給了夥計，便低着頭，一陣風似的，走出澡堂子來。楊杏園將帽子戴得罩在額角上，只揀着燈暗處走。華伯平趕上一步，將楊杏園的衣服一扯，笑着說道：你儘管大方些，別讓巡警疑心我們是一對扒手。楊杏園笑道：我們實在多此一舉，就穿了原來的

衣服，也不見得巡警攔住我們，不許走蓮花河。華伯平道：說不換衣服去不得是你，說換衣服去不得也是你，究竟是什麼一回事？楊杏園笑道：我這時滿身感覺不舒服呢。二人一面說話，一面走，不覺就到了蓮花河，只見三個一羣，兩個一黨的人，嘻嘻哈哈，在胡同裏自由自在走，只有楊杏園和華伯平，倒像到了外國，失了主宰一般。二人儘管往前走。華伯平道：快要走完了，你怎樣不進去？楊杏園笑道：算了罷，我們就在外面看看得了。華伯平道：胡說，到了這裏來，那還有不進去的道理？就是這裏罷。說着，把手對北一指。楊杏園一看，是一方白粉牆上，開了一個假的西式門。門裏面黑洞洞的，倒是門外面，撐着一個鐵架子，架上掛了盞悶氣玻璃煤油燈，發出一點淡黃的光。玻璃罩上，用硃筆寫了三等來喜下處六個字。華伯平推着楊杏園，就要他進去。楊杏園一閃，華伯平撲了一個空。華伯平道：不好，只怕踩了屎了。糟糕糟糕。這裏離街上的公用電燈又遠，昏昏暗暗的，又看不清地下。楊杏園略微低了一低頭，笑道：倒不是屎，你聞，還有一股酸臭氣，這是喝了酒的人，在這裏吐了。華伯平走到街中心，將腳頓了兩頓，發氣道：到底怎麼樣？不去就回去了。楊杏園笑道：你瞧，倒發我的氣。你要是進去，我還能不跟着走嗎？華伯平也笑了起來，說道：你進去，我又不跟着嗎？二人說着話，又走過了兩家，這地方亮些，上手是家燒餅舖，下手是家大酒缸，中間一個小門縮進去，門口掛了一個尿泡燈籠。華伯平道：就是這一家罷。楊杏園笑道：可以，你先進去。華伯平道：我的北京話，說得不好，你先進去。楊杏園道：這與北京話有什麼關係？說時，有兩個人挨身而過，走了進去了。華伯平笑道：我們跟着進去。楊杏園笑了一笑，站着沒有動。華伯平望着那兩個人進去了，說道：你看，人家都自在的進去了，我們怕什麼？你怕走得，我就走前。說着一鼓作氣的，很快的走了兩步，便到了門邊。楊杏園心想，這不好半路抽梯的，只得硬着頭皮走了進去。進門是一個小胡同，對面照牆上，掛着一盞斗大的小玻璃罩子，裏面也有一盞煤油燈，照得胡同裏，人影憧憧，看不清面目。走到照牆下，一陣尿臊味，直衝將來。楊杏園連忙將手握著鼻子眼。原來這地方，一拐灣，一扇小屏門。屏門左邊，星光之下，看得清

楚，一列擺着三隻乾水桶，屏門右邊，是個小夾道，夾道那邊，一間毛房，正半掩着門呢。兩人剛要過屏門，一個女人的喉嚨，嚷了過來，說道：「孫子呀，別走乾媽，你把他拉着呀。原來一個癩痢頭老媽，伸着兩隻手，正攔住兩個短衣的工人，不讓走呢。一看那屋子，也是個小小的四合院子，紙窗戶眼裏，射出燈光來。東南西北，人語嘈雜，鬧成一片。院子西角上，站着兩個老頭，一個小腳婦人，一隻手扯住一個，前仰後合，一搖三擺，扭成一團。說道：「站一會兒，就有屋子了。走了是我的兒子。黑暗下，也看不清楚那婦人是什麼樣子，只覺頭髮下面，紅一塊，白一塊，大概那就是人臉了。這時走過來一個穿黑衣的人，身上一股大蔥味，又是關東煙味，問道：「你二位有熟人嗎？可沒有屋子了。楊杏園笑着對華伯平道：「我們兩人，沒有被拉的資格，走過一家罷。兩人走出門，到大街上笑了一陣。華伯平道：「有趣有趣，只是走馬看花，有室邇人遐之感。楊杏園道：「有的是，我們再找得了。說着，大家也就不覺得難爲情了。接連走了三家，亂嘈嘈的，都是沒有屋子。一直到第四家，院子中間，有一根鐵絲，鐵絲上掛着煤油燈。兩個穿半截藍長衫的人，就在淡黃的光下，唱大鼓書。那個彈三弦子的，有一下沒一下的響。打鼓的站在院子當中，跳一下，打一下鼓，口裏唱着，公子當時上了馬啦，轉眼進了大東門呀，最後一個語助詞，拖得極長，聽得渾身難受。他們走到院子中心，就有一個大了走過來。他是一個大個兒，拖了一把大辮子，倒是勝朝遺民的樣子。一件短平膝蓋的藍長衫，全是油膩，人還沒上前，早有一股汗氣沖過來。他一副酒糟臉，又全是紅疙瘩，對着華伯平問道：「你啦，誰是熟人啦？華伯平倒怕得退了一步。楊杏園怕露出馬腳，反讓他們見笑，便說道：「沒有熟人。那大了喝了一聲，各屋子門口，就鑽出一個妓女來。他便指着道：「東邊屋裏排七，西邊屋裏排二，北邊屋子裏排四，吃柿子的排三。說時，一個妓女提着褲腰，由右邊夾道裏走過來。大了便指着他道：「打毛房裏出來的這個排二。那妓女伸着脖子，對大了呸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打你媽媽屋裏出來，打你姥姥屋裏出來。華伯平看見，也就忍俊不禁。這個當兒，拍的一聲，背上着了一下，倒嚇了一大跳。華伯平回頭一看，只見一張通紅的臉，兩個麻眼珠子直轉，在他

身邊原來是個妓女啦。這妓女一張雷公臉，抹了一層很厚的白粉，粉上的胭脂，又由眼眶上抹到下巴爲止。他的臉色究竟如何，實在看不出，腦袋上又挽了一個腳魚頭，那刨花水刷得又光又濕，頭髮就像膏藥一般光亮。漆黑一大塊。他身上穿套綠色印花布的褲褂，褲腳吊的高高的，露出一雙稷子般的小腳，倒穿着水紅線的襪子，花布鞋。他眼珠在長的覆髮裏一轉，嘴唇皮一掀，露出黃根牙一笑，說道：別裝孫子，你打算我不認得你哩。華伯平道：怪呀，你怎麼認得我？那妓女仔細一看，說道：呵呀，可不是錯了。他不像你說話，這樣怯，你是南邊人吧？說着，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給你沏茶，屋子裏坐。楊杏園成心給華伯平開玩笑，說道：得，就是那麼說罷。那妓女聽說，橫拉倒扯，就把他二人拖進屋去。楊杏園進得屋內一看，一張大土坑，坑上鋪着一條舊蓆子，坑頭邊，疊着兩牀棉被，用紅布掩蓋了。窗戶邊擺着一張小條桌，桌上有一把茶壺，幾隻茶杯，靠牆有一張方桌，桌上擺了些洋鐵瓶，綠瓦盆之類，倒是有一個瓷碟子，用水養着一圈大蒜瓣，蒜苗青青的，出得有三三寸長。牆上掛着兩張麪粉公司的美女月份牌，兩邊配着虹紙對聯，寫着生意興隆通四海，財源茂盛達三江。楊杏園心裏想，別看舊東舊西，倒也有三分雅趣。楊杏園在這裏觀看屋子，那妓女早就把華伯平一推，推在一張有圈無靠的椅子上坐了。回頭就對楊杏園說道：你也坐下。楊杏園生怕他也站過來，氣味罷了，若是沾上不乾淨的毛病，豈不是笑話？連忙退一步，在門邊下一張椅子上坐了。這時，走進一個梳髻尾巴頭的人，拿了茶壺出去，一會子工夫，把那茶壺送進來，塞在桌上的煤油燈下面。那妓女便斟了兩杯茶，先遞給楊杏園，後遞給華伯平，他很不客氣，隨身一屁股，便坐在華伯平大腿上。坐了還不算，把身子還顛上幾顛，瞅着楊杏園道：過來過來，坐在一塊兒。這一下真把華伯平急死了，連忙用手去推。那妓女笑道：你別忙動手呀。華伯平這比大庭廣衆之中，碰了上司的釘子，還要窘十分。楊杏園先是好笑，後來看見他受窘，正要過去拉那妓女，忽然嗚哩嗚啦一聲響，嚇了一大跳，原來是一對鎖呐，配着一把梆子胡琴，在院子外唱綳綳兒戲。那妓女聽見響，走過去掀開門簾子，探頭張看，華伯平這才脫

了危難，接連吐了兩口口沫。那妓女張望時，一個賣羊頭肉的吆喚着過來，那妓女便一蹲身子，坐在門限上買羊頭肉吃。華伯平和楊杏園丟個眼色，知會他要走。楊杏園靠在那張桌子，偏着頭向壁子聽呆了。華伯平聽時，只聽見有人喊道：小翠喜兒，老子今天豁出去了，多花三吊來！給大爺多上點洋勁。就有個女子道：你愛花不花？那人又道：什麼揍的，你冰老子。楊杏園一回頭，笑着對華伯平道：好文章。華伯平輕輕說道：走罷。若再不走，我要死在這裏了。楊杏園聽了，未免笑起來。一句回答的話，還沒有說出口，只聽見一陣皮鞋得得之聲，接上人的吆喝聲，桌椅打倒聲，瓷器撞擊聲，鬧成一片。那妓女早就望裏面跑，坐在土坑上，口裏說道他媽的又出亂子。楊杏園華伯平聽了這種聲音，還以為是人打架。只見門簾子一掀，一羣穿制服的人，手上托着槍，伸頭進來，對裏面人仔細看了一看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對面屋裏，鑽出許多人，綑綁着兩個短衣漢子，簇擁着走了。所幸那些人掀開門簾，並沒有對人問什麼，依舊放下來。華伯平那裏看過這種事情？不由得身上的熱汗，如蒸籠裏的熱氣一般，一陣一陣往外直冒。楊杏園也就不像剛才幸災樂禍的，把華伯平開玩笑，半晌不能作聲。這個時候，綑綁兒戲不唱了，賣羊頭肉的不吆喚了，賣硬麵餠餠的，唱話匣子的，唱蓮花落兒討錢的，全都沒有了聲息。院子裏隔壁屋子裏的男女叫罵聲，也都不聽見，立刻耳根清靜起來。華伯平問那妓女道：這是怎樣一回事？那妓女道：今兒晚上不幹了，他媽的在這兒拿賊呢。這一鬧，誰還來啊？華伯平這才明白了，那身上的汗，才肯止住。他也不知道這裏是什麼規矩，也不問楊杏園走不走，在身上掏出一塊現洋放在桌上，一掀簾子就走。楊杏園看見他走了，也跟着出來。那妓女不料華伯平這大的手筆，坐坐就出了一塊錢，心裏想，這兩個南邊人，是一對傻瓜，不可輕易放走，飛奔了出來，拉着華伯平一隻手望後就拖。華伯平忘記了他是三等下處遊客，說道：你拖我做什麼？那妓女笑道：嘿！你瞧，還端起來了啦。忙什麼？還坐一會呀。楊杏園用手對他一揮道：今天這個樣子，能久坐嗎？那妓女將頭一扭，望楊杏園撲了過來，楊杏園趕緊將身子一閃，他沒有撲住。他於是一隻手扯着華伯平的衫袖，

一隻手扯着楊杏園的衣服。笑着說道：你們明天要來，不來……楊杏園連忙止住道：別罵人，我們南方人，不信打是疼罵是愛的那句話。那妓女笑道：你真矯情，明天可得來，不來我要罵哩。華伯平楊杏園滿口裏答應來，這才脫身而去。兩人出得大門，據楊杏園的意思，以為調查所得材料太少，還要走一兩家。華伯平吃虧了虧了，死也不肯，一人在頭裏望前便走。楊杏園拉不住，只得笑着在後跟隨。走了一陣，楊杏園喊道：走慢些啊。華伯平道：我渾身不舒服，急於要洗澡呢。路旁正歇了兩輛車子，雇了車便到澄清池來。夥計見着是笑吟吟地。華伯平走進房間，將衣服脫下，連忙叫夥計放水。楊杏園笑道：你也太做作，何至於急到這一步田地？華伯平道：你不知道，那一位在我大腿上坐了一下，有陣狐騷氣引起了我的惡心，我渾身作起癢來，其實也沒有什麼，不過心理作用，不洗澡不舒服罷了。說時夥計將水放好，華伯平披了圍巾，走進浴室，便跳到澡盆子裏去。這時心裏一塊石頭方才落下去。洗到半中間，華伯平忽然記起了一樁事，不覺啊喲一聲。要知爲了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一回

同謝解囊人還勞白髮

笑看同命鳥惋惜青春



卻

說華伯平啊喲一聲，楊杏園在這邊屋子裏問道：什麼事？這樣大驚小怪的。華伯平道：我想起來了，那個醜東西，坐在我大腿上的時候，伸手在我衣裳袋裏摸了一把。我因爲是人家的衣服，隨他去摸，錢放在小褂子袋裏，他摸不着呢。現在我記起來了，我走的時候，嘴裏還啣着煙捲。煙抽完了，那個煙嘴子，就放在袋裏，現在一定沒有了。那衣服夥計拿去了沒有？楊杏園道：還在沙發椅上。華伯平道：你摸摸看，裏面還有沒有？楊杏園當真拿起來摸了一摸，笑道：沒有。華伯平道：那個煙嘴子，是五塊錢買的呢，丟了可惱得很！楊杏園道：那不值什麼，花幾吊錢，再去看上一回美人，就拿回來了。華伯平道：罷罷罷！慢說拿不回來，就是拿得回來，寧可丟了，我也不去。楊杏園道：你怕得這樣，爲什麼先又要去？華伯平道：先要去無非是看看而已。

誰知會發生關係起來。楊杏園笑道：「明天告訴熟人，說華伯平還有一個貴相知在蓮花河啦，也就是你生平的風流佳話了。」華伯平也笑道：「你不要以為花錢少，洗澡費煙嘴子完全在內，算一算，也就快十塊啦。我又算學了個乖，到這裏面去，還得小心扒手呢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你出這大的價錢，人家叫什麼名字都沒有問，實在闊得很，這算得是蓮花河的王金龍，可以高比見面銀子三百兩，吃杯香茶就起身了。」華伯平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也不算寬。我們總算到了一回另一世界。」說起此事來，也可傲於儕輩了。說着話，華伯平已經披了圍巾，自浴室走出來。楊杏園道：「何以洗得這樣快？」華伯平道：「我是昨天洗的澡，身上並不髒，不過水裏泡一泡，除去穢氣罷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果然，我也是昨天洗的澡，可是今天要不洗，恐怕去睡覺也睡不着呢。」說畢，自去洗澡，也是在熱水裏睡一下，就起來了。依着華伯平，一定要到胡同裏去一趟。楊杏園因為許多稿子沒有料理，卻要回家。兩人各穿了自己的衣服，分道揚鑣。楊杏園回得家來，進得自己屋子，扭着電燈，只見桌上放着一個西式信封，上面寫着自己收，旁書史寄兩個字。心想，這是史科蓮來的信，我上星期曾寫一封信去，答覆他的來信，了一段應酬，難道他又答覆這封信來了嗎？將信拿起，並未封口，拿出裏面的信紙來，卻是一封請柬。上面約的就是次日下午，在英麗番菜館晚餐。在那候光的光字下面，另有兩行紅墨水鋼筆寫的字，是家祖母欲與先生一談，務請駕臨，不必客氣。楊杏園想道：「我說呢，他那有錢請客？原來是他祖母拿錢出來，這位史老太太，有什麼話和我談呢？無非是道謝罷了。我若去了，分明是受人家的道謝，那有什麼意思？不過不去呢，史科蓮又特意註上了兩筆，意思是很誠的，太拂人家的情，也不好。想了一會，將請柬扔在一邊，自去料理稿子，偏是這類不要緊的事，又會老放在心裏，編了一會兒稿子，又把請柬拿起來，將那兩行字看了一看。楊杏園一想，他若是請我，一定也請了冬青的，我不如先問一問冬青，這究竟是什麼意思？把那請柬依舊插進信封，便塞在一疊書裏。次日，下午四點鐘，楊杏園算定李冬青教書已回來了，自己走出大門，沿着胡同，一步步向李冬青門口踱來。走到門口，見小鱗兒正夾着一個書包，



從外面回來。楊杏園笑着道：這兩天怎麼不到我那邊去玩？我那邊的菊花，全都開了。小麟兒道：你的花開了嗎？我的花都開了呢。楊杏園道：前天我看見了，只開了幾朵小的。小麟兒道：你那裏看見了？客廳裏的不好，好的全在上面屋子裏呢。楊杏園笑道：你這話是瞎說的，我不相信。小麟兒一伸手拉着楊杏園的衣裳，說道：你不相信，就進去看一看。楊杏園道：不必去看，我知道了，總沒有我的好。小麟兒聽他這樣說，死拉活扯的，把楊杏園拖了進去，一路嚷道：不信，非要你看不可。楊杏園也就一路笑着進來。李冬青買了一條鰻魚，正自高興的，在院子裏收拾，要煮作晚餐。看見楊杏園來了，笑道：在我們這裏吃晚飯吧？請你吃紅燒鰻魚。楊杏園一想，這個樣子，分明是準備在家裏吃晚飯，沒有預備出去。大概史科蓮竟沒有請他。隨口答道：一來就要叨擾。李冬青一面洗手，一面讓楊杏園在小書房裏坐，隨後也進來了。笑道：隨口就是戲詞，這都是近來看戲的成績。楊杏園道：我快有一個月沒看戲了，這話不對。李冬青笑道：我是有證據的，並不是瞎說。其一，你們那裏看了兩份小報，我想，大詞章家和大學生，決沒有要看那種什麼講演聊齋，土話西江月之理，一定是看戲單子。其二，我在貴字紙簍裏，發現好幾回天樂園的戲單。那晚香玉的戲，我也看過幾回，也還不錯。說着，笑了一笑。楊杏園心想，他以為我捧坤角呢，真是黑天的大冤枉。說道：證據是不錯，可是你誤會了。這是富家那位大少爺，得來的成績，我向來就不很大看坤角戲。晚香玉還是初起來的一個坤角，我更不要看。李冬青見他辯之甚急，也就不再往下說。便問道：這個時候，正是撰稿子的時候，今天怎樣有工夫來談談？楊杏園道：今天的稿子，因為省事，早已辦好了，只沒有發。剛才，在胡同裏散步，遇到令弟，他拖我來看菊花呢。李冬青道：說到菊花，我記起一樁事。中央公園，年年是要開一回菊花會的，不知道今年陳列出來了沒有？楊杏園道：聽說就是這一兩日之中，陳列出來的，同去看看如何？李冬青道：今天也晏了。楊杏園約他同去看菊花，原是順口說出，並未指明是今天。李冬青一說今天晏了，知他很願去的，便道：就是明天罷。這兩天去，正是菊花茂盛之時呢。古人說：有花堪折直須折。又說：人生為樂須及時。所

以機會倒是不可失的東西。李冬青笑道：看一回菊花罷了，何必引經據典。這樣鄭重說起來？楊杏園見他明天的約會，又沒有答覆，也不好再說，談了幾句話，說要發稿子，就要走。李冬青道：剛才不是說了，請在我們這裏吃便飯嗎？楊杏園道：實在說，我願意在這裏吃魚。偏是今天五點鐘，有人約了吃飯，我又是先答應了，不能不去。李冬青笑道：那邊一定是滿漢全席。楊杏園道：何以見得？李冬青笑道：這個典故出在孟子上，怎樣不知道？孟子說：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既然舍了這裏的魚，一定是去吃熊掌。現在有熊掌的酒席，只有滿漢全席。所以我根據三段論法，斷定了是滿漢全席。楊杏園聽了，臉上不覺紅了起來，心想，他難道曉得史科蓮請我也笑道：不過是吃西餐，其實西餐是不如中餐好吃，因為這個朋友請這餐飯，是有作用的，若是不去吃，好像存心躲避，也不好。從前有人說，在應酬場上吃飯，是盡義務，不是享權利。我起初不肯信，如今看起來，一點不錯。說時，看李冬青臉色如常，又笑道：這一段說法，大可以和尊論見個高下吧？李冬青覺得幾句無心的笑話，一時高興而出，倒惹起了楊杏園疑心似的大非本意。便收了笑容說道：這倒是閱歷之談，我很承認不錯。說到這裏，便說別的，將這事引了開去。楊杏園分明要走，也就故意安閒起來，多談些閒話。一直快到五點鐘，才告別回家。一到家，聽差便說：英麗番菜館已經催請來了，我知道你在隔壁。楊杏園連忙問道：你怎樣回答的？聽差道：說就來，原打算過去告訴你呢？楊杏園對他這個措詞，很是滿意，點了點頭。急急忙忙換了衣服，就到英麗番菜館來。一進門，夥計點點頭招呼，問是那一位請？他這裏本是一個小番菜館，一進門，就是個飯廳。這時大小桌上，人都坐滿了。夥計這一問，他要說是一位史小姐請，未免令人聽了注意，便說道：是位姓史的請。夥計道：是位小姐嗎？在樓上呢？楊杏園也懶理得那夥計，自上樓來。下面夥計吆喚了一聲，樓上的夥計，將一個雅座的門簾掀開。史科蓮早伸着頭向外望了一望，看見楊杏園，笑道：請裏面坐。楊杏園見他沒有梳辮子，頭上挽着雙髻，陡覺得除了幾分稚氣，頭前面的覆髮，他已剪了，露出頭上雪白的頭皮，灰色的制服，短短的領子，整個兒的脖子，都露在外面。

長頭髮理的齊齊的，在那黑頭髮與白脖子分界的所在，有一圈細若蛛絲的毫毛，疏疏落落的，長可半寸，這越顯出那青年處女的本色，竟不像是從前那個女孩子相了。也就含着笑道：「久候久候，走進雅座來，上面坐着一位老太太，約摸有六十來歲年紀，兩隻手扶着桌子，要站起來的樣子。」楊杏園一想：「這一定是史科蓮的祖母，便取下帽子鞠了一個躬。」史科蓮便從旁介紹，說道：「這是家祖母。」這是楊先生。史老太太道：「科蓮屢次對我說，楊先生人好，蒙楊先生的情，幫助他考進學堂去，我實在不過意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因為聽到李老太太說，史小姐有志求學，很是欽佩，所以幫一點小忙，其實並不費力。」史科蓮將桌上的菜牌子，看了一眼，笑着送到楊杏園面前，說道：「換一兩樣吧？」史科蓮袖大入時，而又不很長，當他將菜牌子由桌子對面伸過來的時候，一節雪白的胳膊，露在外面，玉雪可愛。楊杏園伸手接過菜牌，說道：「不用換了，就是這樣罷。」史老太太道：「楊先生喝什麼酒？」楊杏園道：「不必客氣，向來不會喝酒。」史科蓮對他祖母道：「楊先生倒是真不喝酒，我是知道的。」這話說完了，忽然一想，話有語病，接上又對他祖母道：「上一次不是李小姐過生日嗎？那一天，李小姐家裏吃壽酒，男女兩大桌，全擺在他家客廳裏。當時，還行酒令呢？」楊先生卻總是不很大喝酒。史老太太對於這些話，並沒有注意，史科蓮解釋了一陣子，他也莫明其妙。不過和楊杏園談些起居瑣事，後來慢慢談到江南風景，便問楊杏園道：「老太爺還在堂嗎？」楊杏園道：「家裏還有一個家母。」史老太太道：「兄弟幾位呢？」笑道：「可不少，愚兄弟六個。」史老太太笑道：「楊先生添了幾位少爺？」楊杏園道：「舍下都是反對早婚的。」再說，在外面餬口，也就不敢再添室家之累了。史科蓮這時便沒有作聲，自低頭吃東西。史老太太聽着楊杏園的話，前後不接氣，而且所答非所問，不過他年壯之時，也是一位精明強幹的太太，如今老了，心裏雖然儘管慈善起來，那察言觀色的本事，他並不會讓人，他一看這種情形，心下了然，知道楊杏園並未結婚。笑道：「是的，在外辦事，沒有家室，那是輕鬆得多。」楊杏園道：「老太太說得極對。」史老太太道：「可是話又說回來了，客中有家室也方便許多，一個人顯得孤寂些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久客在外，也就慣了。」史老太太和

楊杏園大談家室問題，史科蓮在一邊，卻是一言不發。一直談到上咖啡，詞鋒方始中斷。史科蓮對楊杏園笑道：家祖母原想親自到楊先生貴寓去奉看的，因為那是富公館，又不知道能去不能去。楊杏園道：那就不敢當。史小姐這話替我說了，我要去看史老太太，因為是余公館，又不便去，還是要老太太原諒。史老太太道：不瞞楊先生說，我祖孫兩個，在北京住着，衣食雖然不愁，精神上非常痛苦。說着，將手對史科蓮一指，說道：他又愛使小性兒，在人家裏做客，那裏容得？我因為他是無娘無老子的人，不忍管他，所以這回鬧得他一個人決裂了出來。不是楊先生幫助，還不知道怎麼了局呢？楊杏園道：這也是人情之常，現在史小姐到余府上去，彼此一說開了，總是親戚，自然可以恢復感情。史老太太笑道：俗語說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這裏面的情形，事外人是猜不透的。今天到這裏來，是我到他學堂去邀他來的，他並沒有回去呢。史科蓮對楊杏園一笑，說道：這事見笑得很。說話時，史科蓮用着刀子，正和他祖母削一個蘋果的皮，削好了，伸手要遞給他祖母。史老太太說道：你這孩子，怎麼主客之分都沒有了？應該先敬客呢。恰好楊杏園盤子裏擺着兩個香蕉，一個橘子，並沒有蘋果。楊杏園道：你老人家不要客氣，這裏有。他這樣說時，低頭一看自己的碟子裏，正是沒有蘋果。自己也覺這種虛謙，虛謙得沒有道理。史科蓮這時也就很為難。這個蘋果，一定要給祖母，豈不是不給祖母面子，若是吃了，越發顯得沒禮。要是送給楊杏園，巴巴的削一個蘋果給人，又有些不好意思，況且經祖母說明了，然後再送給人家，在儀節上，也難為情。手上拿着個蘋果，臉上儘管顯出笑容來，卻不知道如何交代是好。恰好茶房送了手巾來，楊杏園一伸手，先將手巾接去了。史科蓮隨手將蘋果放在碟子裏，也接了手巾。這一個難題，才這樣含糊過去。這時，一餐飯，已完全吃畢，大家自然要走開，不能久佔人家的座位。楊杏園將帽鉤上的帽子，取在手裏，和史老太太道了一聲謝。又和史科蓮道了一聲再會。史科蓮卻在身上掏出一張自己的名片，說道：這上面有電話號碼。密斯李若是有什麼事，請楊先生轉告他，就在電話裏通知我。楊杏園接了名片，拿出身上的皮夾，將他藏好了。復又點了一

個頭，告別回家。一路之上，他坐在車上冥想，究竟不知道這一餐飯是什麼意思？要說是酬謝，不應該請我一個要說是約我談談，又毫無所謂，叫人真是不解。到了家裏，屋裏業已亮了電燈，只見桌上放了一個蘇式的紅漆提盒。心想，這是那裏來的？將提盒蓋掀開，裏面有大小三個盆子。一個盆子紅燒魚，一盆子肴肉，一盆子金花菜。用手摸盤子，兀自燙手，便一樣一樣拿了出來，放在桌上。他心想，這不用說，是李冬青送來的。這大概是因為請我吃晚飯，我沒有到，所以又把可口的菜，送了三樣來了。這時聽差進來，楊杏園一問，果然是李家送來的。楊杏園一看桌上那盆楊妃帶醉的菊花，電燈光一照，白中透出淺紅，越發好看。菊花旁邊，擺着一盆大紅秋海棠，兩相陪襯起來，覺得菊花真非凡豔。在那花盆底下，放了一冊仿宋本的唐詩，湊趣得很。便叫聽差道：這附近有好酒賣沒有？聽差道：你又喝不了多少，買去作什麼？富二爺那裏有大瓶子的白蘭地，給你倒一杯子，够喝的了。楊杏園一皺眉頭道：俗俗！二爺那裏有瓶子露，前天我喝了半杯，很好，你看還有沒有？聽差聽了，將提盒帶着走了一會兒，拿了一個高不到一尺的小酒瓶子來，另外一雙牙箸，一個無花仿玉的白磁杯子，全放在桌上。楊杏園一看那瓶子上的白商標紙，乃是果酒公司的葡萄露，還沒有開封呢。楊杏園先就有三分中意，笑問聽差道：這都是你辦的嗎？聽差道：不是。剛才到二爺那裏要酒，他看我手上拿着提盒子，就連嚷明白了，在書格子裏拿下這瓶酒來，又叫我拿這一副杯箸。說着，笑了一笑。又道：他說，楊先生若是做了詩，給他瞧瞧。楊杏園就中了魔似的，搖頭擺腦的笑道：好好，孺子可教。一高興，在身上掏了一塊錢，賞給聽差。聽差得這一筆意外財喜，笑着道謝去了。楊杏園將桌上收拾得清楚了，將瓶子打開了，斟上一杯酒，端起來先抿了一口，味是鮮甜的，竟不十分厲害。於是坐下來，一面讀詩，一面喝酒。自己本來吃了個八成飽，因為一高興，就想點酒喝，所以這樣鬧起來，不料菜既好吃，酒又適口，吃得滑了嘴，只管喝下去。慢慢的喝了半個鐘頭，那一小瓶酒，竟去了三分之一。他本來沒有酒量，這葡萄酒喝在嘴裏不怎麼樣，到了肚裏去，一樣的翻騰起來，因此就有些醉意。不會喝酒的人，是不

會大醉的，自己心裏明白，就不敢喝了。不過人是很高興的，一想今天的事情，不能不記之以詩。想到這裏，在抽屜裏抽出一張玉版箋，面前現成的筆硯，將筆蘸得墨飽，便寫道：製出魚羹帶粉香，玉人寫到這裏，連忙將筆塗了。又寫道：一宵沉醉美人家，寫了這七個字，又把筆深深的塗了。自己想道：我今天下筆，怎樣如此的放肆，不要做罷。把筆放下，將那張玉版箋，搓成了一個紙團，扔在字紙簍裏。聽差見他在寫字，知道已不喝酒了，就給他泡上一壺濃茶，把碗箸全收去了。楊杏園也覺得口極其渴，而且心裏也有些慌亂似的，便撮了一把檀香末，放在銅爐裏燃着，自己斟了一杯茶，躺在外面屋子裏沙發椅上，慢慢的喝着茶醒酒。閒看電燈底下，那四五盆菊花，瘦影亭亭，淡秀入畫。不由得想到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的兩句詞。心想，今晚詩情纖豔得很，何不填一闋詞試試。對窗子外面一看，只見月華如洗，院子裏那棵樹被風吹着，光桿兒只在空中搖撼，略一思索，已有了兩句，按着格式，恰可以填一闋臨江仙。馬上坐到書桌上，提起筆來，將想成的句子，先寫好了。自己沉吟了一會，又接上三句。因是眼前的事，卽景生情，寫來並不費力，不多一會兒，已經填好一闋詞。思路一活，意思上生意思，又填了一闋。填到第三闋，只寫了兩句，覺得不是章法，左思右想，總接不下去，只得算了。而且酒沒有醒得好，人也實在要睡，丟了筆墨，自去睡了。次日早上起來，因爲記起一樁事，便出去了。他出去不久的時候，李冬青因爲來履約去看菊花，特意來約他定個時候，聽差沒有留心，楊杏園出去，一直引李冬青到後進屋子裏來。一看，一連三間屋內，寂焉無人。聽差便道：楊先生大概出去了，一會兒就回來的。李小姐，你坐一會兒罷。李冬青道：不坐了，我留一個字條兒罷。說着，坐到楊杏園撰稿子的位子上，拿起筆，還沒有打開墨盒，只見一本唐詩底下，露出半張字紙。紙上有門外卽天涯五個字射入眼簾，便抽出來一看，原來是兩闋詞。詞前面序了幾句，說道：對花小酌，不覺微醺，觸景生情，偶填臨江仙數闋，然未盡我意也。那詞是：

瑟瑟西風簾幙冷，庭槐噤了啼鴉。小窗明月玉鈎斜，閒吟浮綠蠟，微笑對黃花。

自熬沉檀消薄醉，拋書雙

手頻叉。今宵夜課較寒些，更闌休索夢，門外卽天涯。

李冬青將詞看了一遍，把寫字條的事都忘了，念了幾遍，點點頭，心裏想道：確是意猶未盡，再看第二闋，依舊是麻韻。那詞是：

白紵歌殘秋意亂，誰憐憔悴京華？知音一個轉推他，江南紅豆子，同里女兒家。儘有啼痕餘舊恨，淒涼江

上琵琶。紅牆不是白雲遮，莫如思婦淚，化作斷腸花。

李冬青看了上闋，臉上紅色一變，心裏尙還有幾分同情，看到下半闋，顏色勃然一變，心想：這未免擬不於倫，這若是被他這裏幾位公子哥兒看見，豈不是笑話？而且無病而呻，很犯不着。這詞下面還有三句，依舊是麻韻。那詞是：

眉樣初成天際月，秋容淡秀如花。忽然高髻挽雙丫，

這以下便沒有了。李冬青想道：這個字下面，分明有驚喜初見之意，這是誰呢？這樣說來，第二闋詞，竟與我毫不相干，我何必多什麼心？想着，又把詞從頭念了下來，念到那江南紅豆子，同里女兒家十個字，顛倒着念了幾遍，究竟按捺不下，便打開抽屜，將這張稿子放進去了，然後找了一張紙，寫道：午間無事，如約赴中央公園看菊花。一時至二時，在春明館會晤可也。紙後面註了一個青字，把他來壓在那本唐詩底下，便對聽差道：楊先生回來了，你告訴他桌上有張字條，他就知道了。說畢，他自走去。一個鐘頭以後，楊杏園回來了。雖然看見書下半張字紙，以爲是昨晚自己填的詞，也就沒有留意。等聽差說了他才知道是李冬青留的字，楊杏園看了一遍，便把這字條放在一個小信件匣子裏。再一看填的那兩闋詞，卻不見了。心想：奇怪！明明壓在書下面，何以不看見了？這一定是他看見帶了去了，但是措詞不恭，自己也是知道的，他就是看見了，也未必要偷拿去吧。大概是富家兄弟拿了看去了，也未可知。不過剛才從前面進來，他兄弟三個，都沒有回家，這一猜又不對了，好在這也不是大

問題，猜不着也就算了。吃過午飯，快要出去了，因為找手絹，打開抽屜來。只見那張稿子，擺在浮面。江南紅豆子同里女兒家十個字，卻被墨塗了。楊杏園扶着抽屜，呆立了一會，然後點點頭。把那張稿子索性撕成了紙條，扔在字紙簍裏，看一看手表，正指十二點三刻，算一算，由家裏坐車到中央公園，大概是一刻鐘的工夫，馬上坐車出去，到中央公園裏面，正是一點鐘了。因此馬上就到中央公園來，買票進了門，順着大路，慢慢走去。心裏劃算到春明館泡一壺茶來等着，低着頭在柏樹林裏，數着腳步，一步一步的走。忽然面前有人笑了聲，說道：巧得很。楊杏園擡頭看時，李冬青從迴廊下穿了過來，楊杏園也笑道：這真算能守時刻的了，雖外國人也無過之。李冬青道：這句話有些不合邏輯，外國人就能替守時刻的人作代表嗎？這外國人三字，自然是指歐美人而言，但照字面上論，決計不能這樣說。馬來人是外國人，黑人也是外國人，楊杏園不等他說完，笑道：是我宣告失敗，雖然失敗，我很爲榮幸。李冬青笑道：這又不是和國手下棋，何以雖敗猶榮？楊杏園道：何妨作如是觀？李冬青笑道：可謂善頌善禱了。但是當面恭維的人，背後……楊杏園道：背後就罵人嗎？李冬青笑道：這也是不合邏輯的話，我並沒有說出口啊。楊杏園一想，他這句話，分明指我那一闕詞而言，也就一笑了之。兩人順着腳走來，已到了社稷壇，那上面大殿上出來幾個青年，有一個人李冬青卻認得，是楊杏園極熟的朋友，他原走在楊杏園前一步，這時停一停，倒退到後面去。說道：你瞧，你的朋友。楊杏園看時，原來是吳碧波。便搶上前幾步，叫道：碧波，不要走。吳碧波用手扶着帽沿，略爲點了一點頭，笑嘻嘻地望着楊杏園。楊杏園道：不要走，我們一路看菊花去。吳碧波放低聲音，斜着眼睛笑道：這可對不住，我要陪我的好友哩。說着，自向東邊去了。楊杏園停了一停，李冬青才慢慢走上前來。笑道：你這位朋友，很調皮的。楊杏園道：小孩子淘氣。李冬青笑道：閣下也未必是大人。說着話，已進了擺列菊花的大殿，遊人很多，楊杏園就沒有望下說了。這一個大殿上擺着幾百盆菊花，五光十色，倒很不少俊逸的種子。看了一遍，楊杏園問李冬青愛那一種？李冬青就一老一實的批評了一陣子。到了最後，



少不得也要問一聲楊杏園，你愛那一種？楊杏園道：菊花越淡越好，我愛白的。李冬青道：這裏白色的菊花很多，難道你都贊成嗎？楊杏園道：自然有個分別。說時，楊杏園將手往東邊一指，說道：那邊有一棵很清秀的，就可以代表我心中所愛的菊花。李冬青笑道：那自然是一經品題，身價十倍的了。我倒要看看，是怎樣一朵菊花？大概伯樂所願，一定不凡。走到近處一看，原來是一枝獨幹，上面開了兩朵白菊花，那菊花瓣子，有一指寬，瓣的尖端，略略帶些粉紅。李冬青笑道：這也未見得十分好呀，那邊不有一盆嗎？不過題名六郎面，卻是很切。楊杏園道：不對，不對。李冬青一面說話，一面彎着腰，將那白蠟桿上夾的標名紙條，看了一看，原來是並頭蓮三個字。這一個小紙條，本來捲着半邊的，所以李冬青先沒有看見。這時那紙條掛得平正了，一看都看見。李冬青臉上一紅，不敢望着楊杏園。楊杏園本想問一聲你贊成嗎？說到嘴邊，又忍了回去。搭訕着掉過臉去，故意很詫異的說道：好花好花。李冬青也回過臉來問道：什麼好花？楊杏園道：這兩朵葛巾，綠色的花瓣，配着金黃的花心，實在古雅。李冬青附和着他的話，也贊許了一陣。剛才的話，雲過天空，就不提了。看了花，走出大殿，楊杏園道：今日天氣，沒有風沙，在園裏遶個灣兒再出去，好嗎？李冬青道：忙人都有工夫遶灣，我閒人自然不成問題。楊杏園讓李冬青走前一步，自己在後跟隨着。沿着柏樹林裏的大路，走了大半個圈。楊杏園只是望着前面人的後影，不像未看花以前，那樣談笑自然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倒是李冬青時常找出幾個問題來談着。順步走去，不覺到了水榭後身的小石橋上。一灣曲水，這時既清且淺。水面上還留着幾根荷葉幹兒，臨風搖撼。李冬青道：這殘荷葉，既枯又黑，究竟不好。記得紅樓夢上有這一段，賈寶玉要拔去塘裏的荷葉，人家一勸他，說留得殘荷聽雨聲，他就留着，可見人的見解，隨時可變。楊杏園道：那是姊妹們勸他的，所以他信了。要換一個賈政門下的清客去勸他，恐怕沒有這樣靈。李冬青笑道：這話我也承認。楊杏園道：你覺得寶玉這種行為對不對？李冬青道：據我說，寶玉一生，沒有一樁事是對的。楊杏園笑道：這個批評，下得太苛刻了。能不能舉出一個例子來？李冬青道：這不是一言可盡，

我有一本讀紅樓夢雜記，上面批評得有，我明天送給你，你就知道了。一面說話，一面走着，又到了水榭前面。楊杏園卻不往前走，自向水榭外的迴廊下走來。李冬青在後面說：這裏有什麼意思？我們走罷。楊杏園靠着欄干道：這裏靠水，很清靜。晚上在這裏玩月，三面是水，最好。說時，楊杏園呆呆的站着，只望着對岸。那對岸，一個大鐵絲網罩，從岸上罩到池心，裏面養了不少的水禽。李冬青道：不錯，那裏養了兩隻鶴，他要飛舞起來，遠遠是很好看的。但是這種東西，懶得很，他是難得飛舞的。楊杏園道：我不是愛看水裏的那一對鴛鴦，你看他游來游去，總不離開，很是有趣。李冬青站在楊杏園後身，彼此都不看見臉色。楊杏園說了這句話之後，半晌沒有言語。李冬青笑道：這也是天生的造化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。他愛教你怎樣，你便得怎麼樣，有是推不了，沒有強不過來。我們看見鴛鴦，雙雙一對，覺得有趣。也許他自己看起來，極是平常。楊杏園便套莊子說道：子非鴛鴦，安知鴛鴦之不樂？李冬青也笑道：子非我，焉知我不知鴛鴦之不樂？楊杏園道：我們不用爭。我請問你一句話，天下事事物物，還是有伴侶快樂些呢？還是沒有伴侶快樂些呢？李冬青道：這很難說定，看各個的性情物質如何，才能下斷語。有以得伴侶爲樂的，也有以不得伴侶爲樂的。楊杏園原是有着鴛鴦，這時轉過臉來，正對李冬青道：這話我不敢贊同，要說人有以不得伴侶爲樂的，何以沒有人成心學魯賓遜飄流到絕島去的？李冬青道：在這種社會裏，我們碰不到罷了，那裏能說沒有楊杏園道：就是有，也是有所激刺使然，決不是自然的。我以爲與世落落不合的，像陶淵明嚴子陵這些人，並不是以孤獨生活爲樂，不過眼界高，把俗人看不入眼，所以成了孤高自賞的人。你以爲如何？李冬青笑道：你根本上錯會了我的意思，你說的是人事，我說的是天然。你慢慢想去，就明白了。楊杏園道：世上那有……李冬青不讓他說完，止住他道：不要討論這種無聊的問題了。走罷，那邊溫室裏面還有許多鮮花，到那裏看看去罷。說畢，他已開步先走。楊杏園見他已走，只得也就跟在後面。李冬青已是毫不停留，出了中央公園的大門了。楊杏園生怕自己的表示，有些太露骨了，以致引起他的不悅，悄悄的在後面走，不

敢再說什麼。可是看李冬青的顏色，絲毫沒有什麼變動，依然平常一樣，心裏又安慰了一半。不過他這樣矜持，儼若無事的態度，未知他的旨趣何在？兩人各坐了一輛洋車，一路回家，李冬青的車子在前面走，楊杏園的車子在後面走。車子是先到楊杏園門口，李冬青的車子過去了，他還回過頭來，笑着說一聲再會。

## 第五十二回

一東結金蘭緣訂來世

四言留血淚誓守今生



### 楊

杏園低着頭走進自己屋裏，將帽子一扔，掛在衣裳架上。身子往沙發椅上一倒，靠住椅子背，只是傻想。腦筋裏的印象，如演電影一般，哭的形狀一幕，笑的形狀又一幕。想道：往日他是個持重的人，照今日看來，有幾處很是率真的了，但是有幾處在持重之外，又有些裝癡裝呆，似乎有很深的

城府，這種人最可怕，我是不取的。本來呢，女子經人家用情的試驗，這是不肯輕易容納的，他裝癡裝呆，卻又難怪他是有意如此嗎？又有些不然。當我看鴛鴦的時候，他照事論事，恐怕還沒有悟到言外之意哩。然而不見得吧？我說那並蒂菊花的時候，他不是很難為情嗎？順邊一想，反邊又一想，覺得順想有理，反想也有理，自己做啞謎自己猜，簡直猜不出一個頭緒來，就這樣糊裏糊塗想了幾個鐘頭，在沙發上竟呆過去了。在這個當兒，吳碧波穿着一套漂亮的西裝，笑嘻嘻地進來，吳碧波後面又來了許多朋友，十個倒有九個穿了西裝。而且每人的衣襟上都插上了一朵紅花。他們走上前來，簇擁着楊杏園望外就走。都說道：快上禮堂去罷，害什麼臊呢？新娘子快要到了。楊杏園這時候，喜歡得言語無可形容。只是嘻嘻地笑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到了禮堂上，那邊站着一個身披水紅紗的新娘子，一羣女賓，圍得花團錦簇。楊杏園心裏想道：好快，他怎麼就來了？這時人多手雜，一陣忙亂，就把婚禮舉行過去，一刻兒工夫，大家又在新房裏了。壁上掛着許多繡屏喜聯，有一個玻璃框子的絲繡喜聯，上面落款是杏園冬青兩先生結婚之喜。上聯是水月松風清華絕俗，心裏想道：這那像喜聯，而且字樣

用得不太好，我看他下聯拿什麼來對？一回過頭去，看見李冬青穿了一身水紅色的衣裙，低頭一笑，轉過身去了。仔細看時，並不是水紅色，乃是藕色的。而且沒有穿裙子，乃是一件旗袍。心想，這件衣服，從前梨雲是最愛穿的，他也愛穿嗎？不想再一看，這人正是梨雲，梳着一條漆黑的辮子，插上了一枚珠花壓髮。楊杏園忘其所以，手扶着梨雲的肩膀，說道：你怎樣把臉背着我？你惱我嗎？我真不曉得，你還是好好的，但是他死也不回轉臉來，那裏牽得動？那些男女來賓，大家都好笑，說是新郎太沒有用了。頭一天，大庭廣衆之間，就是如此，將來還了得嗎？楊杏園聽了這些話，又羞又急，掙出一身大汗。這時有人喊道：楊先生！楊先生！好像是叫他鬆手。楊杏園睜眼一看時，手扶着沙發椅子的靠背，人還躺在沙發椅子上呢。聽差站在一邊，說道：楊先生醒醒兒罷，快開飯了。說時，擰着了電燈，斟了一杯熱茶，遞給楊杏園。楊杏園接了茶杯，對那茶上升起來的熱氣出神，半晌也沒有說什麼。聽差道：楊先生，你不舒服嗎？楊杏園道：沒有什麼病，不該睡午覺，把人睡呆了。楊杏園這樣說着，倒是真像有病似的。夜裏勉強將報館裏的稿子弄完，就拿出一匣信紙來，筆蘸得墨飽，不假思索，就寫了三張八行。剛要寫第四張時，自己把信從頭到尾看了一遍，雖然有兩三百字，全是空話，一句也不切實。一嫌不好，馬上把他搓成一個紙團，扔在字紙簍裏。於是從新寫起，把句法望簡潔一路做去。寫了一張八行，還覺不好，又把他搓成第二個紙團，扔到字紙簍裏去了。這時心裏一大篇的話，真好像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從何說起？於是索性把筆丟了，走到臥房裏去，仰在牀上躺着，望着帳子頂，靜靜的呆想。他想了半天，居然得了一個意思。一翻身爬起來，走到桌子邊坐下，提筆便寫了四句詩。那詩是：

簾捲西風漾鬢絲，黃花相對兩三枝，花寒若有憐人意，可在亭亭不語時？

寫畢，又在詩後草草的寫了幾行字道：看菊歸來，對案頭盆供，尤爲愛惜，偶有所感，因賦七絕一首。尙乞不吝賜和，以開茅塞也。卽呈冬青學姊正之。杏園再拜。將信寫好，馬上就叫聽差送到李家去。當時心裏就繫了一個疙

瘡，不知道李冬青對此，是怎樣的答覆？初時預料今夜有回信，一直等到十二點，並沒有信來，只好去睡覺，待諸明日。心想，他早上是要出去教書，回來在下午，若有回信，恐怕要到明晚了。誰知次日一早起，剛一下牀，就看見書桌上擺着一封信，那字正是李冬青的筆跡，也來不及扣衣服，赤着腳，站在地下，便拆開信來，那信道：

杏園吾兄愛鑒：青今突以兄相稱，兄必訝然。而青之於此，固已籌思半年，爛熟在胸。但隱無可隱，至今始發耳。兄於青，相知未及一年。而青於兄，則在讀梅花詩十首之時，已心儀其人。蓋詞華藻麗，瀟灑不羣，自有令人欽慕者在也。及既見吾兄，則一往情深，人如其詩，竊幸所慕之非虛。而兄以青命途多舛，家室飄零，尤垂青眼。青非木石，安得木然無動於中？故詩文往返之間，花月評章之會，雖相逢日密，而不敢以男女之別爲嫌。情感之好，夫豈局中人自知？吾儕友朋，固早已紛騰於口矣。事已至此，青果擇終身之良伴，舍兄而外，寧復有誰？即以今日而論，並蒂之蓮，同命之鳥，兄所舉以示青者，則白首之約，固已不啻若自其口出。由是言之，是吾兩人之必須結合，各已莫逆於心，奚待黃花之詩，微辭遙託耶？

楊杏園看到這裏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拿着幾張信紙，開了房門，就往外走，打算告訴人。但是走到外面屋裏一想，又有誰可告訴呢？他醒悟過來，自己也好笑。復又走回臥室，將那封信，從頭至尾又看一遍。這才知道，原來信還只看一半，還有兩張信紙，寫得密密的呢！上面說：

雖然，青之薄命，自呱呱墮地以來，已爲一定不易之局，故人世姻緣，與青絕對無分。青言及此，雖爲萬言之書，不足以盡其悲苦之萬一。柔腸萬轉，只向兄道得一聲有負知己而已。

楊杏園看到這裏，臉也變了，手也顫了，那一顆心，更是像時鐘的下擺，在胸口亂跳。但是越是這樣，越要往下看，那信接上說：

青知一出此言，必至大傷兄心，故始終隱忍，不敢以告，且更知兄去冬情場所受重創，已爲畢生之恨，今哭

死者之淚未乾，青又將以薄命之故，向兄索之，於情良有未忍也。在青之意，本擬一面求形跡之淡，以冷爾我情意。更一面物色賢淑，自居於蹇修。願兄既比鄰而居，而友朋亦以同心見許，致青爲兄情網所縛，無可自拔，結果必有今日，青已早知，惟兄夢夢耳。

楊杏園看到這裏，已經站不住，便倒在椅子上。聽差在外面，已經由玻璃窗下，看見了楊杏園，他進來打臉水，說道：楊先生早上很涼，怎樣還穿條單褲？仔細中寒。楊杏園沒有說什麼，只搖搖頭，再看信末段說：

嗟夫，杏園兄，我負君矣。爲兄計，視我爲梨雲妹，業已死去，或以爲李冬青並無其人，自始卽未嘗遇我，亦可。青思及此，恨不卽死，死而重生爲女，十五年之後，猶得兄中年而事之。但第二生命之說，渺茫無稽，亦空作此想而已。杏園兄，謂將奈何？

楊杏園將信放在桌上，把兩隻胳膊，互相抱住枕着頭，對着那一張剩信，不敢仰視。半晌，擡起頭，長歎了一口氣，將信拿在手上，再看那未了的末節信說：

青書及此，已不覺腕之酸，淚之下，方寸之亂，而瑣瑣碎碎，以前所作何語，卽亦不復自知，但預料兄讀得此書，其煩惱痛苦，當十百倍於青者。青於無可奈何之間，思得一法，乃以形式之愛，移作精神之愛，以同居之愛，移作手足之愛。則庶幾有生之年，猶不失爲塵海之良伴也。人而至於終身愛好，彼此無間，則亦足以愉快矣。又奚必限於婚姻之約哉？且退步想，世之始以友愛，繼之以婚姻，而終乃以計劃柴米油鹽，陷於苦惱之境者，則又比比是。則吾人得終身爲友，亦未始不可作美滿結果看。且西諺有言曰：結婚乃人生之墳墓。由此言之，則吾人何不爲活人，而必作塚中枯骨哉？此青所以以兄事君也。兄眼光不隨時俗，青常信能解脫一切者，則其對青也，又未必不能以超人之態度相對。而青之瑣瑣碎碎，或正淺之乎視兄耳。方寸旣亂，不知所云，咽淚長歎，擲筆惘然。惟兄察之！

冬青再拜。

楊杏園將信看完，也不願再看了，將信疊起，便塞在衣袋裏。坐在椅子上，一言不發。半晌，覺得兩條腿像冷水澆了一樣，低頭一看，原來自己還是穿一條單褲子，赤足穿鞋呢。回頭一看，洗臉架子上，不知幾時，已經放了一盆水在那裏？走過去伸手一摸，水也不十分熱。但是也不願意叫聽差再換一盆，就這樣洗了一把。漱洗之後，自己再去穿衣服，不料這樣一來，就傷了風了。穿好衣服，喝茶看報，不到兩個鐘頭，忽然覺得身上不舒服。便走到院子裏來，慢慢踱來踱去，呼吸空氣。這傷風症偏是不適用這樣治法，越運動越是難過，一陣惡心，便大吐起來。聽差看見，連忙走過來攙扶道：「剛才我還說，你別凍着，你瞧，還是凍着了。你進去歇一會兒罷。」這時楊杏園身不由主，實在也支持不住，由聽差把他攙了進來，摸着牀，便睡下去。聽差便替他將被蓋好。這一睡，糊裏糊塗，一直睡到下午三點鐘才醒過來，人也就清楚些了。便吩咐聽差，泡了一壺薑湯，拚命的喝了半壺，索性脫了衣服，將被蓋得完密，再又睡了一覺，等到出了一身大汗，人才爽快了。這時已是晚上，日裏睡了一天，晚上就睡不着，睡在枕頭上，先是聽見富氏兄弟吃晚飯，復聽到富老大出門去，聽到老二老三念書，又聽到老大回家，一直聽到萬籟俱寂，自己還是睡不着，前前後後，自己思想了一遍，不由得爬起來，在衣袋裏將那封信取出，睡在枕頭上，一字一句，仔細研究了一番，總覺得李冬青純是自怨自艾，並無半點對我不滿。那末，何以不能結婚？在這一點上，自己作啞謎自己猜，什麼原由也猜遍了，總覺理由不充分，越想越睡不着。不覺聽得外面屋子裏的掛鐘，噹噹噹敲三下。這時楊杏園兩眼枯澀，才覺得有些昏迷，便閉着眼睛，立意睡覺。無如心火如焚，一陣一陣的鼓盪，總是睡不穩。後來便用相傳治失眠的老法，心裏默數着「一三四」，一直望前數。不料數到三千個數目，還是清醒白醒的，於是這一晚上，簡直沒睡。等窗外大亮，聽差起來掃院子，才迷糊了一陣。到了上午十二點鐘，慢慢的起來，打一個電話，向報館裏告了假。便隨便拿了一本書，躺在沙發上看。下午兩點鐘的時候，只聽見小麟兒在窗外和聽差說笑，便把他叫了進來，小麟兒問道：「楊先生，你今天沒有出門嗎？」楊杏園道：「沒有出門。」小麟兒道：「楊先生

害什麼病好些了嗎？楊杏園道：我不害什麼病。小麟兒道：我昨天下午到你這兒來了，你睡了一天，怎不是害病？今天上午我也來了，你還沒有起呢。楊杏園道：你沒上學嗎？小麟兒道：上學了。楊杏園道：你上學，上午那有工夫到這裏來？小麟兒道：我看你不舒服，特意來看你的。楊杏園便握着他的左手，說道：謝謝你！你一天比一天懂事了。小麟兒笑道：是我自己來看你的。你不舒服，我媽不知道，我大姐也不知道，他們沒有叫我來看你。楊杏園道：那末，越發的要謝你。你大姐在家看書嗎？小麟兒道：沒有看書。楊杏園道：出去了嗎？小麟兒道：在家裏待着呢。楊杏園再要和他說話時，他摔開手就跑，說道：我不和你說許多話，我要回去呢。楊杏園道：回去有什麼事？小麟兒把一個食指含在嘴裏笑着對楊杏園道：我不告訴你。說畢，就跑了。小麟兒去了，楊杏園一想，這大的小孩子，他那裏懂得來看病？我又何必作那小家子氣象，競競於婚姻之得失，越發讓他難過？我不如放開手去，照他的話行事，看他將來怎麼樣？如此一想，振作精神，便依舊如往常一般作事。對李冬青那封信，便打算等到燈下無事，詳細細細答覆一番。這天晚上，吃過晚飯，和富家兄弟講了兩篇楚辭，早一點兒就回書房來。一掀門簾子，只見李冬青坐在自己寫字的位上，鋪了一張白紙，低頭寫字玩。前面兩行寫的是：欲除煩惱須成佛，各有因緣莫羨人。又兩行竹葉與人既無分，菊花從此寫到此字。李冬青一擡頭見楊杏園進來，便笑着站起來，說道：講得好楚辭。楊杏園道：你怎樣知道？李冬青道：我剛才進來的時候，在窗戶外聽了半天呢。我聽見你把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，那幾句，高聲朗誦，我就止住聽住了。楊杏園歎了一口氣道：老冉冉其將至兮，恐修名之不立。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色之落英。李冬青道：不要發牢騷了，我問你一個字。這個落字和上句墜字是平等的嗎？楊杏園笑道：你是一個研究詞章的人，難道這個不懂？李冬青道：我還真不懂。我想這菊花不比別花，沒有自落的，從小讀離騷就引為疑問，後來看王逸的註本，他當作取字解，以為這落英二字，是和墜露相對的。這樣解終不妥。但是除了這個也無別法可解了。楊杏園道：這樣解是不對的。李冬青道：還有別解嗎？楊杏園道：你念過



爾雅沒有？李冬青道：只看過一兩回，這和說文一樣，看着一點趣味沒有，沒有念過。楊杏園道：那就難怪。這個落字的解法，爾雅釋詁第一句，就說得明明白白，乃是初哉首基肇祖元胎，做落權輿，始也。這句夕餐秋菊之落英，就是夕餐秋菊之始英。初開的菊花，又香又嫩，自然好吃。若說吃落了菊花，恐怕自盤古到如今，也沒有這回事。李冬青笑道：這種念了頭痛的書，虧你記得。楊杏園道：這也因為他是爾雅第一句罷了。李冬青道：如此說來，北京這些飯館子裏的廚子，都是會讀離騷，會讀爾雅的。楊杏園笑道：匪夷所思了，這話從何說起？李冬青道：到了秋季，這些飯館子，不都新添菊花魚鍋嗎？說一句笑話，我初次在北京上館子，看見夥計送上兩碟白菊花的花瓣來，擺成一隻螃蟹的樣子。我想這倒別緻，但是也不過猜着擺樣罷了。後來桌上的人把兩碟新鮮菊花瓣全倒進火鍋裏去，我才知道是吃的。如此說來，不是北京廚子得了屈大夫的衣鉢，知道餐落英嗎？楊杏園道：這種吃法，南方也有。不見得就是北方廚子發明的，而且這些廚子弄這項菊花鍋，焉知又不是得之於士大夫之家哩？李冬青見楊杏園談得很高興，索性引了許多問題來問他。楊杏園心裏納悶，爲什麼他今天這樣高興？自己本來有一封長信要寄給他，現在二人當面，正好談一談了。可是李冬青儘管引着許多有趣的事說，想要問話，無縫可入。而且自己所要問的話，又不是三言兩語可盡的，總要慢慢談起，所以說了半天的話，楊杏園只是嘴裏隨便答應。說了之後，自己便不記得了。楊杏園正想之間，在桌子邊，和李冬青對面坐下，見那張字紙，菊花從此四字以下，便沒有字。因成心問道：這是兩句熟詩，我竟忘了，這下面還有幾個什麼字？李冬青笑道：何至於忘了？提筆便補上不須開三字。楊杏園道：這兩句詩，固然是活對法。但竹葉於人無分，只管竹葉於人無分，何必菊花也不讓他開？李冬青低着頭，手撫着那張紙，很悽慘的說道：這叫無福人連累有福人。楊杏園聽了他這話，不知要怎樣說才好？歎了一口氣，站起來在屋子裏踱了幾個圈子。然後說道：我自信是個厭世派，不料你厭世的觀念，比我還深。說了這一句話，再要望下說，又覺太逼近了，轉不好出口。因爲這一年以來，和李冬青雖成了

極好的朋友，但是他一談到戀愛問題，李冬青必竭力迴避。若是談些文藝上的話，反可以盡興發揮，無話不談。起先楊杏園還以為李冬青不脫舊式女子的故態，有些害臊。後來日子一久，知道李冬青最怕談愛情，實在無法透露口風。有時勉強一試，他雖然不正色拒絕，可是就像人家揭發了他的陰私一樣，十分難受。看那情形，實在是吞聲引恨，並不是無語害羞。楊杏園和他談得高興的時候，既不能說出愛慕，掃了他的興頭。無原無故，這愛慕二字，又不能衝口而出。他這一腔心思，也就極抑鬱之能事。愛情是個消磨勇氣的東西，到了此時，楊杏園一見李冬青冷冷的樣子，自己先軟化了，那裏敢再提到愛好字樣？楊杏園不作聲，李冬青也不作聲，一時屋子裏便十分沉寂了。楊杏園坐在一張小的沙發上，兩隻足交叉起來，搖曳不定，半晌，微微的喘了一口氣。李冬青原本在桌上寫字，這時便把筆一放，對楊杏園道：我昨天就聽見小鱗兒說，你人不舒服，今天全好了嗎？楊杏園道：那是一時的感冒，過一兩天，自然好了。不過……說到這裏，就咽住了。李冬青道：你是一個聰明人，難道看不破。楊杏園擡頭看李冬青時，臉上板得一絲笑容沒有，正襟危坐在那裏。楊杏園微笑道：有什麼看不破？說了一句，又沉默了。李冬青道：我很用不着避嫌疑說話了。我前天給大哥的一封信，我實在是出於不得已，我本想當面來說的，但是當面說起來，恐怕還是不能暢所欲言，所以寫了一封信來。楊杏園初聽李冬青叫一聲大哥，心裏突然一動，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想。勉強笑道：這封信，實在出於我的意料以外，這樣的稱呼，我有些不敢當。李冬青道：大哥對我那信不滿意，我是知道的，我希望大哥要諒解我的苦衷。若說以兄相稱就不敢當……李冬青微微歎了一口氣。他的臉，掉過去了，在身上掏出一塊雪白的乾淨手絹，舖在桌上，用手慢慢的去摸平，把桌上的銅尺壓住了兩端。楊杏園以為他把話說的造次了，所以搭訕着撫摸手絹。這時李冬青一伸左手，把墨盒傍邊，那把削鉛筆的小刀，拿在手裏，將右手的中指伸開，猛然提起小刀，在中指頭上，竭力畫了一下。一刻兒工夫，指頭上就湧出血來，李冬青當那血湧得最盛的時候，左手按着手帕，右手便把中指頭在手絹上寫字，楊

杏園坐在一邊，看他拿小刀子，還以為是削手指甲，絕對沒有留意。忽然看見他用手指頭在手絹上亂塗。連忙跑過來看，只見鮮紅的指血，已經在手絹上寫了三個斗方字。楊杏園一伸手過去，搶着把李冬青的手托了起來。連說道：「這是何苦？」李冬青左手把楊杏園一推，說道：「你讓我寫完這幾個字，不必干涉。」說着，飛快的又寫了一個字，連起上面三個字，乃是一句我不負君。楊杏園見了這四個字，倒看呆了。李冬青又在這字後面用血寫了幾個小字，乃是杏園吾兄惠存，冬青血書。寫畢，走到楊杏園臥室裏去，在洗臉架上，打開牙粉盒，抓了一把牙粉，將血按住。然後走過來對楊杏園道：「那條手絹，奉送大哥，作個紀念。」楊杏園到了這時，疑惑李冬青的意思，完全洗去，只覺滿腔熱氣，望上直湧，要透出頂門心而去。李冬青左手捧着一把牙粉，將右手中指頭握住，笑着說道：「這事請你保守祕密，不要對人說。」大哥少年朋友多，他們都是喜歡研究婦女問題的。被他們知道了，又要生出許多是非。楊杏園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李冬青看見楊杏園淡淡的樣子，說道：「大哥心裏，還不能放開嗎？」楊杏園右手捏着拳頭，在左手掌心裏搥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好！我就依從你的話，我想這事，索性不要瞞伯母，請你去對他說了。以後我以一日之長，勉做兄長，大家就是自己人，有許多客套，就可以刪去了。」李冬青笑道：「這樣就好，家母一定很喜歡的。」楊杏園見事已如此，也就只好望這條路上走。光陰易過，轉眼又是半個月，楊杏園屋子裏養的一些菊花，現在都有一大半枯萎了。楊杏園坐在位上，背望後靠着椅子，籠着衫袖，望着菊花出神。一擡頭，只見小麟兒手上拿着一個皮球，在窗子外走廊下拋，便隔着窗子喊道：「小麟兒進來，怎麼今天又不上學？」小麟兒很高興的跳了進來，說道：「我不上學了。」說時，把皮球向地下一丟一拍，又在房裏鬧起來。楊杏園道：「你爲什麼不上學？好兄弟，不要學那些壞孩子逃學。」小麟兒把頭一偏，又一跳，說道：「你別瞎說，誰逃學？」楊杏園道：「是你母親不讓你上學嗎？」小麟兒道：「是的。」母親說，「反正也只讀得了一個禮拜書，大清早起來上學冷得很，叫我不去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怎麼只讀得了一個禮拜書？」小麟兒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嗎？」我們就在這幾天裏頭要回南去呢。」楊杏園聽了這話，嚇了

一大跳，將手拉住小麟兒的小手，問道：沒有這回事，你母親窺你好玩的呢。我怎樣沒有聽見說過？小麟兒道：真去，誰窺你母親說，要坐好幾天的火車呢。楊杏園道：上那兒去？小麟兒道：回南邊去呀。楊杏園知道小麟兒向來不撒謊的，而且他也不會撒這個大謊，這事竟有八九分是真的。握着小麟兒的手，呆呆的想着，是何原故？李老太太要走小麟兒見他不作聲，摔開他的手，自往外走。楊杏園追出來，又問道：你大姐小麟兒道：大姐在家裏。楊杏園笑道：知道他在家裏，他回南不回南？小麟兒道：他不回南吧？楊杏園道：你怎麼知道他不回南？小麟兒道：我不知道，我這樣猜想呢。楊杏園一點摸不着頭腦，到了黃昏時候，逆料李冬青已回來了，便踱到李家來。一走到院子裏，就看見李老太太戴了一副老花眼鏡，在燈下縫衣服，便一直走來。說道：伯母，你老人家也太省儉了。衣服就不把裁縫去做，交給女工去縫，也不花什麼。何至於戴上眼鏡，還要慢慢的摸着做去？李老太太取下老花眼鏡，用手揉了一揉眼睛，笑道：我那裏還有那個本事呢？說着，把手上的布料一舉，笑道：這是一隻行李口袋。縫好了，將棉被褥子全裝在裏頭，還可以攔不少別的東西，出門的人這樣東西，是不可少的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真抽了一口涼氣。隨便在李老太太對面椅子上坐下，眼睛對着壁上懸的口曆，很隨意的樣子，問道：伯母好好的縫這個東西，也要出門嗎？李老太太笑道：冬青還沒有告訴你嗎？我要回九江去了。楊杏園本想問李冬青去不去，可是又不好開口。便道：大概是走京漢路吧？李老太太道：是的。楊杏園道：三等車亂得很，我勸伯母坐二等車去。小麟兒兄弟，也許可以打半票，只有伯母和冬青兩張整票，花錢也有限。李老太太道：你是外行了。我已打聽得清楚，特別快車，沒有半票和免票，就是三等，也還可坐。平常通車，不花錢的人，專門在二等裏，不如三等車，人還稀少呢。楊杏園見他沒有駁自己的話，知道李冬青去定了。這個時候，恰好李冬青回來，手上提着一大包東西，先送進屋子去，然後再出來。楊杏園正要問他今日回來爲何這樣晚，李老太太卻先開了，說道：勸業場去了嗎？李冬青隨便答應道去了。李老太太道：那一大包，將那些紙花，骨頭簪，水鑽的首飾，都買了嗎？李冬青偷眼看

了一看楊杏園，答道：都買了。李老太太道：還有王回回的狗皮膏藥，和同仁堂的小兒回春丹，紫金錠，這都是家鄉人愛要的。平常一遍一遍寫信來託買，好寄了去。而今我們自己回南就不送人家，少不得人家還和我們討呢，所以總要多買些才好。李冬青要想把話來扯開，已是來不及，只是聽一句，答應一句。楊杏園知道他的意思，無非是想隱瞞這南下的話，不讓自己知道。便笑着對李冬青道：還有幾樣漂亮些的土儀，也不能不買一點，像珞珈銅器，銅墨盒子之類，都是送人的好東西。李冬青聽他這話，知道南下的事，他已曉得了。一時也找不出什麼話來回答，也不過承認他這話不錯而已。當時李老太太便問楊杏園吃了晚飯沒有意思，留他吃晚飯。楊杏園回說，吃過了。坐了一會兒，自回去。到了家裏，倒真是在開飯，聽差問他吃晚飯不吃，他一擺手，走回房去，便和衣躺在牀上。聽差以為楊杏園又不舒服，進進出出，倒是捏手捏腳的，怕驚動了他。其實楊杏園絲毫沒有睡着，只是側着身子，閉着眼睛，一味的悶睡。約摸也睡了一個鐘頭，只聽見一陣腳步聲，從外面走了進來。腳步到了房門口，停了一停，到了牀面前，又停了一停。楊杏園以為是聽差，也就由他，並不理會。一會兒那腳步向外移動，有人說道：睡了，明天再來吧。楊杏園聽得是李冬青的聲音，一翻身坐起來，笑道：那個睡着了？李冬青已經走出房門，復又回來，笑道：不敢驚動，所以回去，原來是醒的。楊杏園道：我正在納悶，你要回南去，何以不讓我知道？李冬青道：我原是怕大哥疑心，所以來解釋這一個問題。說時，兩個人都在外面客房裏坐下。楊杏園叫聽差沏一壺新茶，又給了 him 些錢，叫他去買瓜子點心。李冬青笑道：天天來的客，何必這樣招待？楊杏園道：我想留你多談幾句話，趁着這幾日，多客氣一點，幾日之後，勞燕東西，就不知何年何月相會了。李冬青聽了他這話，心裏轉覺淒然。但是表面上依舊笑道：這是大哥疑心錯了。我送母親回南去，不過勾留一兩個月，至多明年正月就要來的。楊杏園道：這話我不相信。老伯母全靠着你侍奉的，你既要來，現在又何必送他老人家回南？李冬青道：你這話果然問得有理。但是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因為兩位家叔都回南去了，他們逃不了鄉族的公論，已經

願意分出一些產業，作爲家母的養老費，和舍弟的教育費。可是訂明，非回南不能承受，所以我不得不回南。楊杏園道：你所以在外飄泊，無非是爲着令堂和令弟。現在令堂和令弟的問題，都解決了。正可以承歡膝下，終老江南了。明年正月，爲什麼還要來？李冬青道：我這幾年爲了家庭問題，不能求學，正是一樁大恨事，他們的問題，既然都解決了，我樂得抽出身子來北京讀書，爲什麼終老江南？楊杏園聽他的話，也有相當的理由，卻也相信。說道：縱然你有此意，一來伯母肯讓你遠離與否，就不可知。二來人事變幻，少不得隨環境爲轉移，到那時候，也不敢說一定沒有阻力，讓你如期北上。有這兩種看法，所以我願意這兩天在一處多盤桓一會兒。李冬青笑道：凡事這樣想，人生可慮的地方，那就太多了。說時聽差將點心買來了，用碟子盛着，都放在茶几上。楊杏園將新沏的熱茶，斟上一杯，放到李冬青面前。笑道：勸君更盡一杯酒。李冬青用手接着茶杯，身子略微起了一起，也說一句唐詩。笑道：與汝同消萬古愁。說畢，一口喝了。將杯放在茶几上，問道：我解釋得好嗎？楊杏園道：自然好。說完這句話之後，兩人對嗑着瓜子，半晌沒有說話。無意中，楊杏園微笑了一笑，李冬青兩個指頭，夾着一粒瓜子，放在四顆雪白的門牙中間，要咬不咬的樣子，一擡眼皮，見楊杏園笑了，也吟吟一笑。這樣一笑，總是他們認識以來，最愉快的一次了。

## 第五十三回

永夜離懷心悲將滿月

斜陽古道腸斷獨歸人



楊

杏園悵悵的呆坐了一會子，才笑道：我覺有好多話要說，一時偏是毫無頭緒，不知道從那裏說起才好？李冬青道：我也是這樣。其實仔細一想，本來也沒有什麼話說。楊杏園道：讓我來想想看，可有什麼可說的？說着，昂起頭來，想了一會。然後說道：你的大作，沒有專門送過我，作幾首詩送我，爲臨別紀念罷。李冬青笑道：這仍舊是不相干的話，不切實際。楊杏園道：要切實際的話，我只有一句，希望常通信。

